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第十四册

復旦大學出版社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第十四册

復旦大學出版社

編纂委員會

學術秘書

第十四册目録

桑蓬錄（一）

桑蓬録

姜浩溥 撰

《桑蓬録》，寫本，十二卷，六册，現藏延世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고서(귀)418。

姜浩溥(一六九〇—一七七八)，字養直，號四養齋。原籍晋州，爲姜錫圭妾氏所生之子，師從韓元震(一六八二—一七五一)。英祖二年(一七二六)生員試中高中一等，三十年(一七五四)考中增廣試殿試二等，得授濟用監直長一職，又破例晉陞爲典籍，之後又先後得授陽川縣令、幽谷察訪等職位。正祖初從官場隱退，在彭城(京畿道平澤)四養齋研究程朱理學，著述講學以度晚年。因被多次推恩，位列崇録大夫(從一品)班列。姜浩溥常與宋能相、權震應、金謹行等論學，同金龍慶、鄭存謙、趙曮、李碩載等也有交往。著述除本書外，尚有《贅言》、《不朽方》、《史腴》、《喪禮補遺》、《下學日課》等，並曾編纂《朱書分類》八十四卷。

英祖三年(一七二七，清雍正五年)，李世瑾被任命爲冬至兼謝恩使副使，邀姜浩溥同行。本書十二卷六册，主體即此次出使記録，記載了該年十月二十四日於朝鮮慕華館籌備出發，到次年四月八日回到漢城(今首爾)的全部行程。因漢文原本在友人鄭壽延借閲時遺失，僅存姜浩溥爲母親譯成的韓文本，此本爲其曾孫姜在應參考韓文本輾轉漢譯而成。全書卷首有姜在應所作《編述四養齋桑蓬録序》和《凡例》，介紹了本書的編著情況和不足之處。現存韓文本從十二月十九日起記録，而漢文本一、二、三卷所記無對應部分。據著者「玄孫元會」記載，這部分借給「某位姑

母」，後因其家發生火災被焚毁。除日記見聞外，本書還收錄燕行詩二十六首、其從孫姜奎焕所作《送從祖養直氏之燕序》，及其回國後與程琰、白受采往來書信等内容。

姜浩溥眷念明朝、仇視清朝的情結頗重，貫穿全書形成一種獨特的觀察角度。他將此次燕行與「宋使入金」（十二月二十五日條，第三册第五卷）之痛相比擬，與中國士人筆談時刻意詢問「見我高冠廣袖，羡之乎」（十二月初八日條，第一册第二卷），不願參加朝拜清朝皇帝的儀式，態度從其燕行詩「羯狗腥塵今作窟，皇王文物已成灰」、「天意若教胡運盡，地靈定孕勇拳生」（第六册第十一卷）等句中可見一斑。故進京途中詩稿丢失時他倉惶以爲必死，直到確認詩稿已被錯用引火後纔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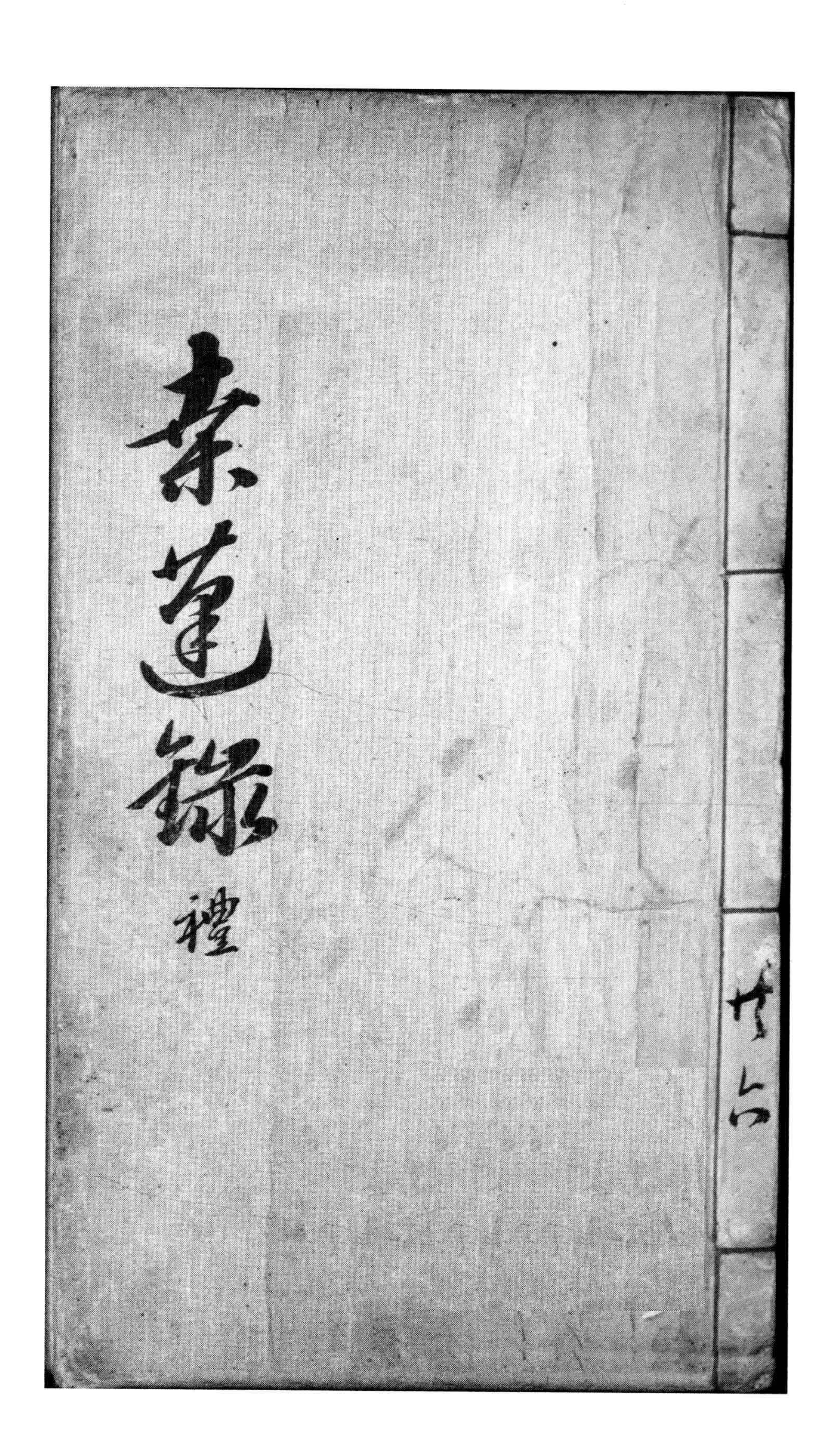
本次出使圍繞「史誣事」和「辱咨事」展開。「史誣事」即「仁祖反正」（即明天啓三年廢黜光海君王位，由綾陽君李倧即位，是爲仁祖）辨誣。去年冬至使回稟《明史》將於當年刊出，因此使團百般努力，最終從朝鮮後裔金常明手中得到《明史》改正未刊本，抄錄以回朝覆命。「辱咨事」指一七二七年清廷督徵朝鮮商人欠清朝人胡嘉佩債銀，即所謂「清債事件」的公文往來中，中方移文被朝鮮視爲「斥我先君，空然誣辱」（十二月十九日條，第二册第四卷），交涉結果是寬免債銀，並得到了「辱咨」原文的拓本，但姜浩溥未將全文抄錄。他所在使團歸途中恰遇朝鮮派遣的另一陳奏使團，爲辨誣「義州漢犯越事」（二月二十七日條，第五册第九卷）辱咨而來。姜浩溥記述了使團辨誣過程中多方打聽、周旋的細節，並收錄了朝鮮所上呈文和清廷的回咨，爲研究此段中朝關係中兩大外交事件的重要資料。另一值得重視的外交事件是琉球使節攜九名濟州漂人到京，通過清廷轉交，隨朝鮮使團回國。姜浩溥詢問記錄了濟州漂人在琉球的待遇、見聞，並得出琉球在福建正東、琉球使節地位在朝鮮之下等結論，從中可見當時東亞三國的交往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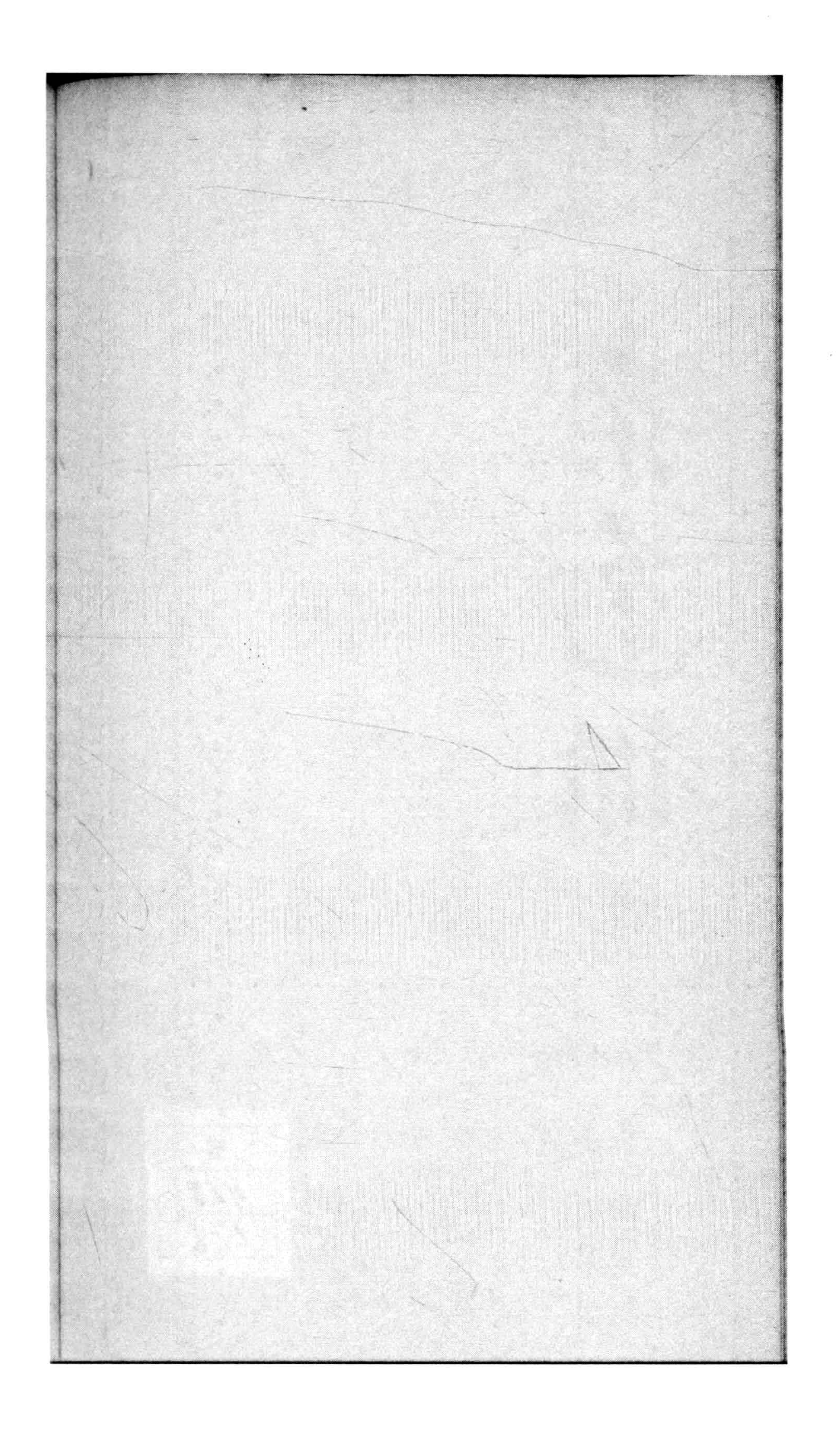
本書對使團在京期間其他活動也有描述。如副使李世瑾屢請京城畫師畫像不肖，轉托傳教士畫像；爲求購《讀禮通考》，姜浩溥試圖越過序班私自向書商王傳章求書，引發與序班間的糾紛等。而朝鮮醫官金時裕爲十三王允

祥之子治病被特旨留置，減少朝鮮歲貢米糧一事，給姜浩溥留下了「雍正帝愛允祥，國事皆委之，允祥亦竭誠輔政，故民倚而信之」（正月初二日條，第四册第八卷）的印象。

姜浩溥記錄了所在使團完成外交使命的具體過程，並抄錄了禮物明細、外交表咨、中國禁物等大量公文，對清朝外交禮制、東亞三國關係等研究都有參考意義。另外，對求購書畫、參觀教堂、欣賞雜技等活動的記述也展現了清代社會的某些側面。因此，《桑蓬錄》被視爲判定當時「老論派」對清朝及西洋事物的認識、瞭解水平的重要文獻資料。

李知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　研究教授）
吴湛（復旦大學中文系　研究生）


桑蓬錄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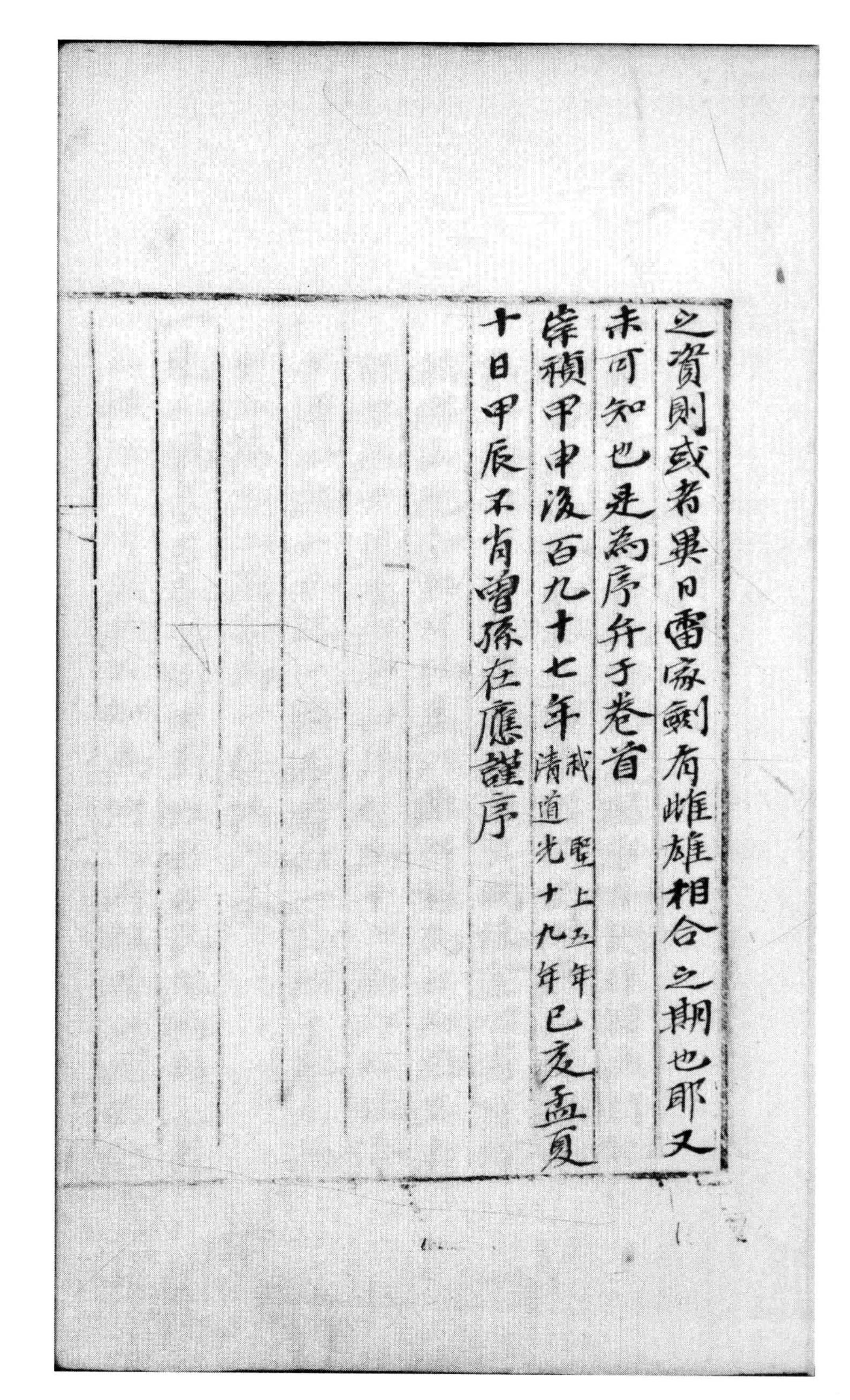
編述四養齋桑蓬錄序

寶劍之利在金不在冶苟金之鍊其制之巧不巧可遺也今有鎔莫邪之劍而為器者器也非劍也而劍之材固自如矣一朝有攻金之工復爐而為劍則猶之乎莫邪也直鋋鍔鐔脊之長短廣狹厚薄者或少差云爾其利剸兕犀光燭斗牛則無改也奚者金鍊故也九方皐之相馬也取其神駿而已牝牡驪黃亦所不辨也夫文亦如之文者所以載道也苟其道中理若字句言辭之揣摩舒縮特末也為文者以莫邪之出於鍊金為準讀文者以方皐之不辨驪黃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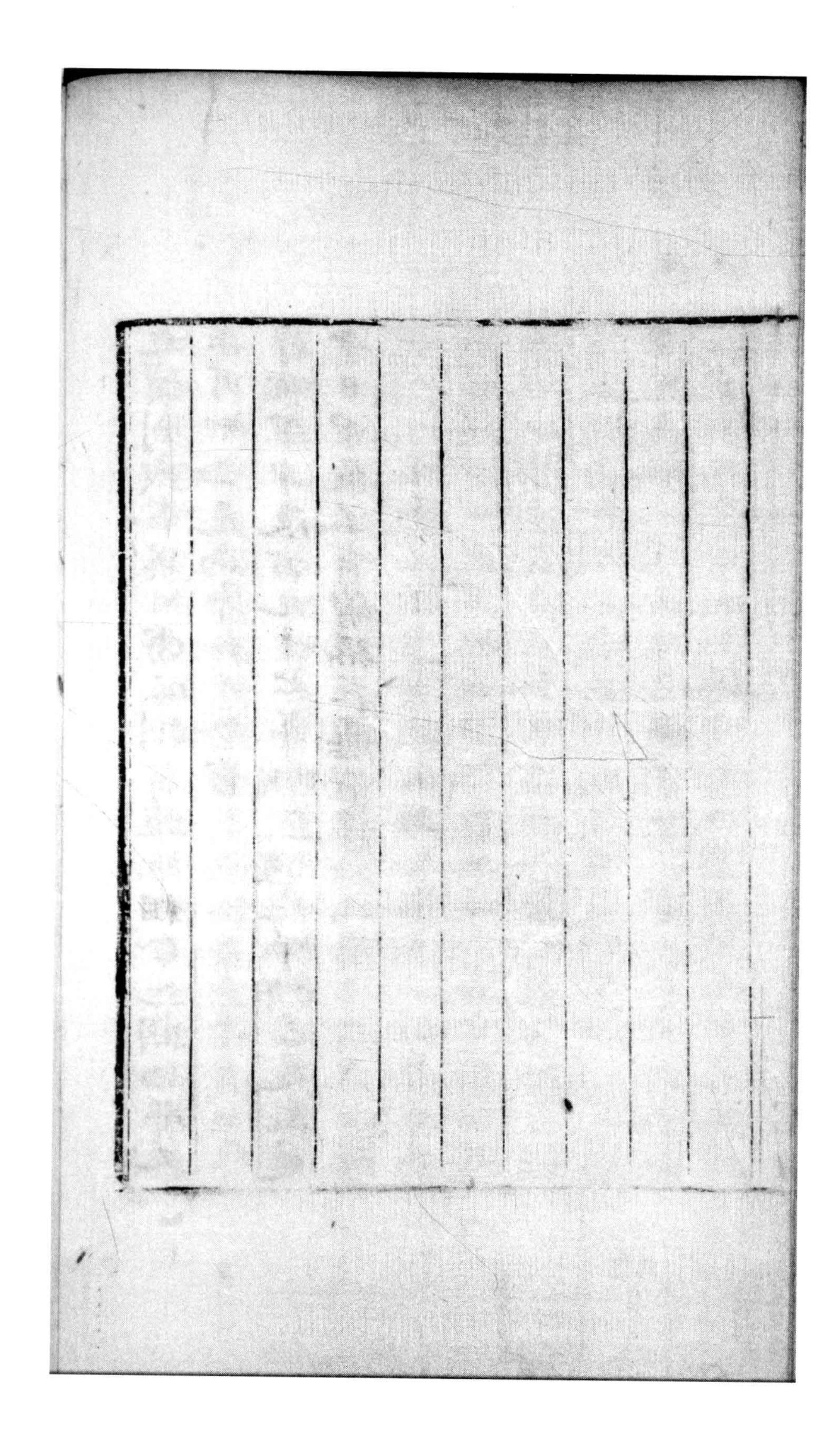
則幾矣粤在 英廟三年丁未我 曾王考四養齋
先生從行人遊燕京有記行日録名曰桑蓬録當時
博雅君子見之者無不詡其記載之詳密議論之精
確輒推以為我東人燕行録之最後其書為公友人
西岡處士鄭郡守壽延（鄭公字永年官楊根郡守）所借去未知何
由而蓋逸未返璧無副本自在應祖与考時常以為
深恨幸家有謄本一通即公嘗為奉覽於慈庭而手
自譯寫者也其文不可攷而其辭猶可據也在應幼
失怙年六七歲時侍先妣徐孺人膝下先妣勸課甚
勤非文字遊不許一刻移其志或夜讀倦欲睡輒令

止讀取是書於燈下讀而使聽之且諭之曰此汝曾大父燕遊錄而手譯以獻于汝　高王母者汝亦庶幾能文章又能遠遊而記行以示吾如是否耶應時嶪不省人事只以古談耽聽而已顧命險巇未弱冠又抱枯魚啣索之慟纍然居陋巷有時追憶幼時事始覺其期望之深遠誘掖之懇摯為可悲也且念我曾王考以學問之正大文章之醞醇其片言隻字皆足以砭警澆俗而殘編斷簡既散逸殆盡存者無幾重慟茲編之又泯焉無傳固擬據其謄本飜作文字而才拙學陋逡巡未敢自十數年前乃始下手而又

爲歷冗而牽掣作止輟多經歲僅成草藁然迹
段摸寫惟以不失本旨爲務往往猶刻舟求劍按圖
索駿顧奚得以彷彿典型而至若名物象形之有難
猶音而究字者又或有終不敢以臆説焉者惟其補
缺釐訛之功又不能無望於當世知言君子鐫誨而
修潤之余應之編是書也非敢曰繼述人之志事而
區區之誠所以愛惜先祖之遺蹟而亦不忘我先穪
人訓迪之至意而已覽者庶或以看劍相馬之術取
其大而略其細審其精而遺其粗則幸矣第其原本
今因不知落在何所而偶不爲不識丁人覆瓿糊籠


之資則或者異日雷家劍有雌雄相合之期也耶又未可知也是爲序弁于卷首

崇禎甲申後百九十七年（我聖上五年 清道光十九年）已亥孟夏十日甲辰不肖曾孫在應謹序



桑蓬錄艸藁凡例

一桑蓬者蓋取戴記語也是錄原本則非特燕行記而已其首卷即公之我東游山記而燕行錄編于第二卷以下公之與丁巳冬至副使金公書可證然游山記今無可攷直以燕行錄爲主而回其名自丁未十月至戊申四月分爲十一篇而於故紙中得四郡山水記一軸遂謄作一篇附于卷末凡十二篇每二篇合爲一卷共六卷

一東人編書者卷首例不載作者名氏故雖讀之盡一帙往往有茫然不知爲何人所作者此固野陋

而習俗不知其謬也今於首篇上段謹依中國人
編書例著公貫姓諱表德其下又載曾孫男其編
述欲令覽者開卷即知其爲某氏書而此與文集
有異又是草藁非正本故自第二篇以下闕之
一此編以諺書翻成文字其地名山名水名人名官
名之類皆有其音而究其字其耳目所常知者外
或有緣僻陋未及聞知者或有從前未嘗不得見
於書籍間而一時記不起者且家無藏書可考並
空其地別付小籤於其傍姑依諺字原本註之以
俟博考而次〻塡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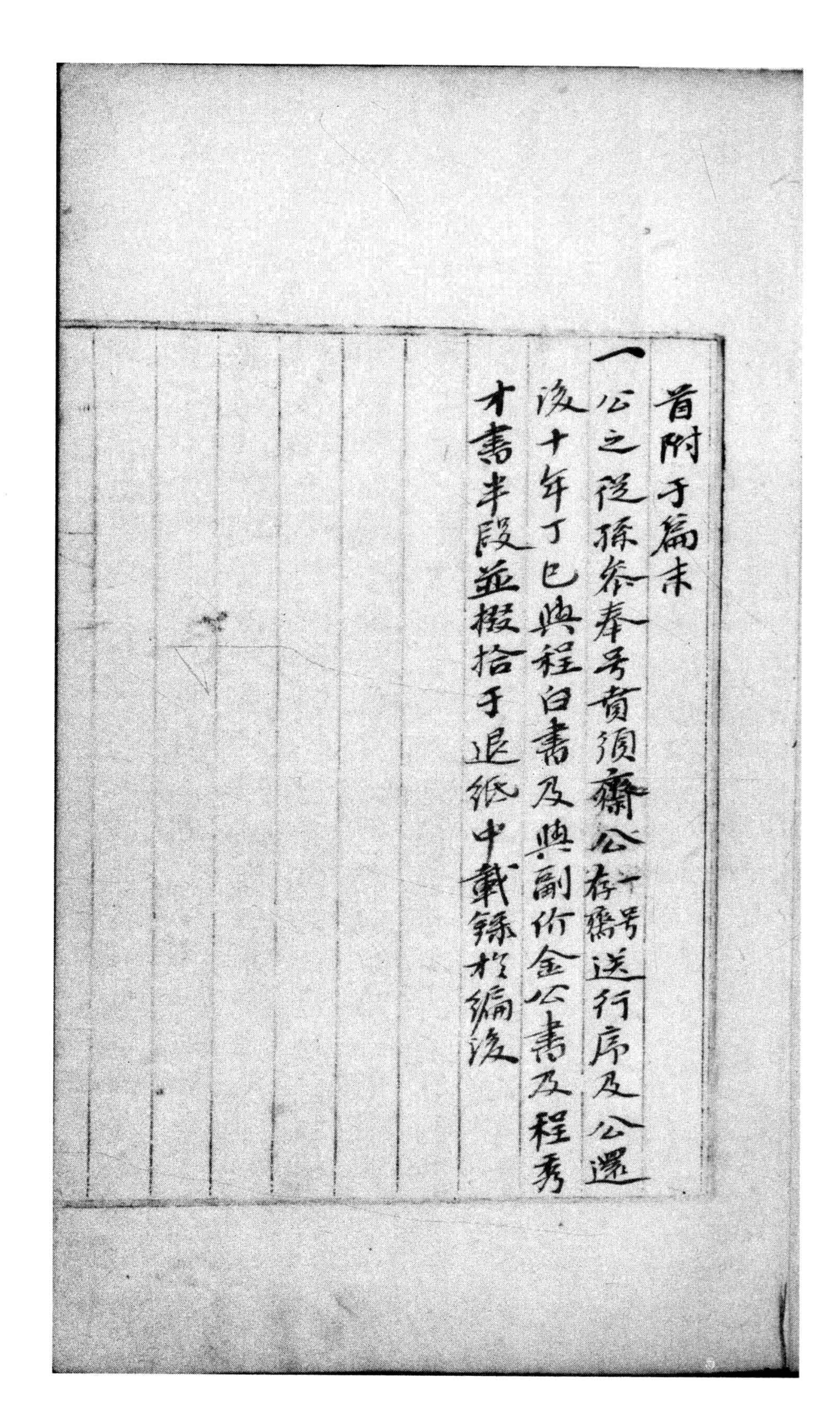
一凡地名山名水名官名苟博採而叅考之則庶幾填補而至於人名我國人則當時違官外自譯官軍官以下皆無從以致之中國人則除程璵白俊柔兩人外雖閣老尚書固未易摸其音而得其爲姓某字名某字也不得已姓、臆料而書之其有官職間人之畢竟或可以考索而有不可臆料者皆付闕亦姑以諺字書之而若其舍館主人与或一時相逢而名不足以傳後者及我國舌人以下至馬頭驛卒輩則皆宜臆料填名爲其每、付闕不便於觀覽又畢竟亦無可以得填之道故也此

固無害於爲書應之序文所謂以方鼎相馬之術觀之云者正謂此等類耳

一 隨日記行錄則皆依例平行書之而每更端處輒作圈子以書之若公之因所見所聞而有所立論處則並於平行低一字書以便省覽或有公自註者則並於每段每句下雙書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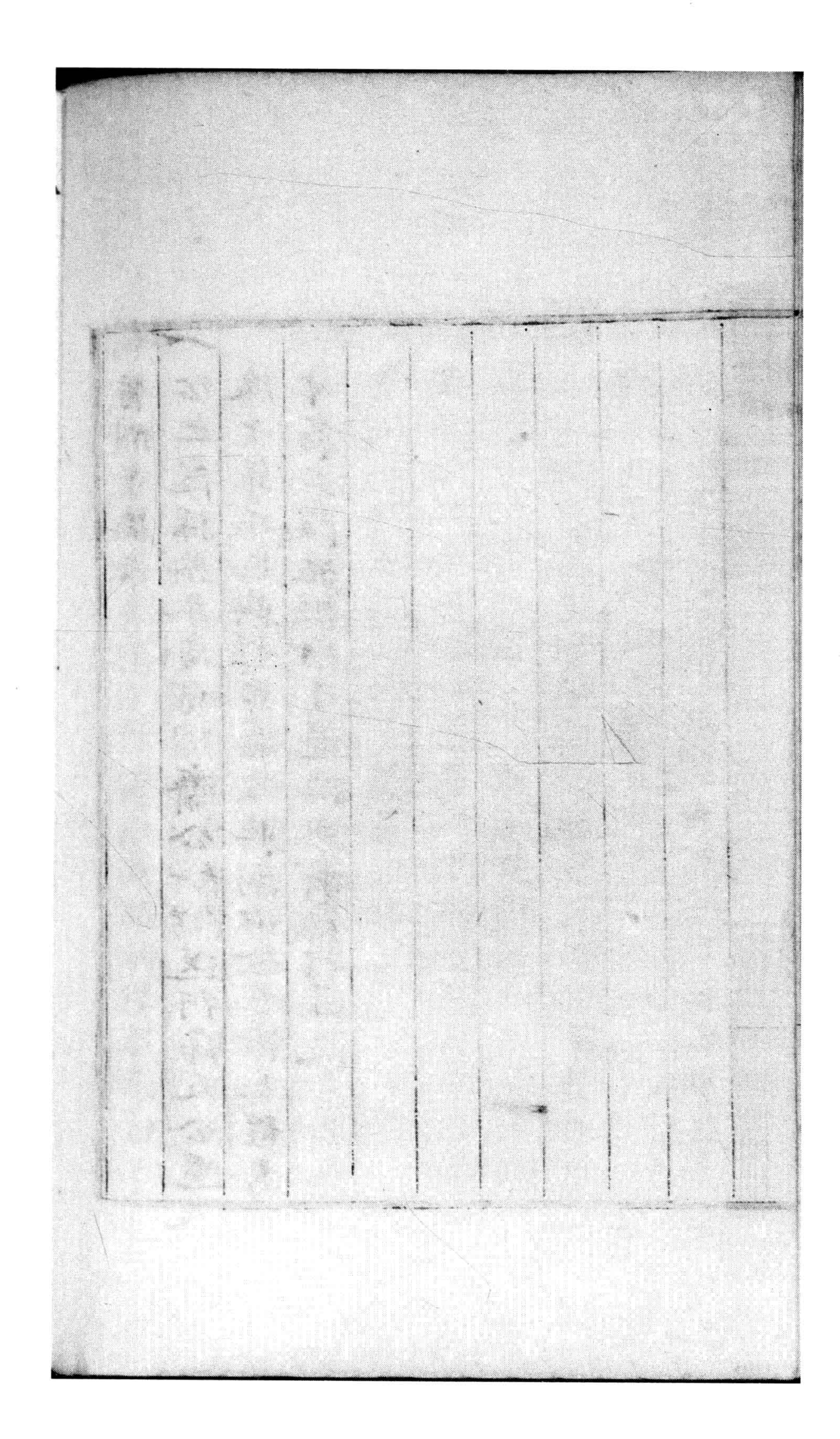
一 在應編述時時或有妄爲按說者並低二字書或雙書懸註或追後書諸紙頭而皆於起頭處必下一按字以別之（或他人文字及議論亦皆低二字書之）

一 公之燕行詩皆逸未有傳今得諸敗楮中凡若干



首附于篇末

一公之從孫參奉号貢須齋公存齋一号送行序及公還後十年丁巳與程白書及與副价金公書及程秀才書半段並掇拾于退紙中載錄於編後



四養齋外集桑蓬録卷之一

晋山姜浩溥養直 撰

曾孫男 在應編述

崇禎甲申後八十四年今 上 英宗 即位之三年 清雍正五年丁未冬余從謝恩兼冬至副使李侍郎世瑾將之燕冬至使每於六月都政差出以前期治行者例也今行副使初以金東弼差出尋為 世子嘉禮副使陞資憲故遞改繼以黃爾章為之以老疏(老字上添年字)遞九月十一日李公差其代公時在忠州楸下奉敎赴謝蓋李公及其季中丞公皆自幼受業於我

先君子矣屢棄於 先君子者數十餘人惟李公伯
李不忘舊誼常愛我兄弟甚摯是時余適在京師往
拜焉李公曰老夫棄於世甘為忠州農夫以終年矣
聖上不捐其不才既擢為亞卿繼之有出疆之
命王役義不敢辭將鞭策西驅踴躍行役而吾曾於
戊戌為此行異域往來羈抱難抑至今追想猶覺無
聊今行則必欲得可以分異域之愁者與之俱庶幾
忘行役之勞念之久矣無逾於君者君有遠遊之意
否君雖不欲吾不肯捨君君將奈何余對曰小生偏
方一鄉生也如生長甕中平生雖自謂好遊覽而足

跡所踏不過乎青邱數百里如環柱之椽旋磨之驢終日循行且踏其舊跡而已胸中局々焉常患惛瞀矣今若叨陪後塵壯觀中原山川則誠大願而但不才不足備大人之使令且親年高矣殆非遠遊之時敢辭公曰行中事務皆當屬他句管不復煩君才不才匪所論也君之慈闈春秋與吾同庚而稔聞其氣力之不至甚衰豈有數朔不可離之義也老夫尚爲此行乎請從者塡门而必要君者非無人也君尚有言乎余曰敬諾然親在不敢專請以書白老親以決矣公曰行期纔隔旬月戒裝不可一日緩君其速圖余

翌日以書稟 慈闈、、書答曰遠遊男子事也汝生今之世雖今日釋褐明日通籍非為是行乎其勉為之吾豈以數月之別為憚乎余即入告於公曰老親喜而許之固當留裝治行而將別慈闈適年願即日歸侍臨使車啓發時上來矣公許之即辭歸彭城辦行具

○十月二十四日丙午自彭城離發拜辭 膝下既出门行數十步回顧則 慈氏尚倚門而立矣余即回鞭下馬復至於前告曰此行無乃戚母氏之情乎男兒壯觀在此行心若有自負矣今見母氏久倚於

門意息顯然悔初許之誤也慈氏曰否〻獨豈非爲傷別也見汝爲男子以東偏一秀才足踐大國山川爲幸汝於此行一〻記山川風俗歸以示吾也吾今送汝且羨且喜不知離別之爲可悵吾當爲汝自惜汝毋以我爲念亦爲我十分慎重好〻往返也對曰謹奉命矣遂辭翌日丁未入京

○十一月初二日甲寅家弟靜叔來自彭城（進士諱渊溥）

○初四日丙辰晴昧爽三使臣台率軍官詣闕辭朝余則自明禮洞副使令公第直到長文（公之從孫泰奉号存齋奎煥字長文）家君行與靜叔先到慕華館以待頃之惠陵

叅奉尹光柱叶卿持酒肴來餞其庶侄命常受學於余矣亦同來別長文及三従弟季深溥亦來別三使臣留待　闕下　引見宣醞後罷出未時奉表至慕華館

三使臣附行中人員

上使洛昌君　樘己巳生

副使嘉善大夫戶曹叅判李世瑾字聖珎甲辰生

書狀官通訓大夫司僕寺正兼執義姜必慶字善應庚申生

上房軍官四人　副房軍官三人　三房軍官一人

譯官則首譯四人　任譯九人　漢學譯官二人　清學五人　蒙古學二人　倭學一人　御醫一人　醫官一人　日官一人　寫字官一人　畫員一人　行中

放料軍官一人　放料軍官郎義州將校

慕華館査對班同參人員

領議政李光佐　左議政趙泰億

右議政沈壽賢　刑曹判書徐命均

漢城判尹金東弼　大提學尹淳

禮曹參判呂必容　右尹李廷濟

戶曹參議徐命淵　刑曹參議俞命雄

工曹參議李廷弼　承文正字尹興成

表方物例

雍正帝冬至表正朝表聖節千秋十月三十日也表謝恩表

各以黄色画龍表筒盛之以黄色画龍錦袱裹之

中宮即皇后冬至狀正朝狀聖節狀

各以紅色畫鳳表筒盛之以紅色畫鳳錦袱裹之

雍正帝冬至方物

黄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黄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二十疋龍文簟席二張黄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白面紙一千三百束白面紙之面或作綿序

正朝方物與冬至方物同而滿花方席及雜彩花席各減五張

聖節方物

黃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黃細綿紬三
十疋紫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二十疋龍文
簟席二張黃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
彩花席二十張水獺皮二十張白面紙一千四
百束六張膝厚油紙十部

進貢禮物

白苧布二百疋紅綿紬一百疋綵綿紬一百疋
白木綿一千疋木綿二千疋五道龍席二張各
樣花席二十張鹿皮一百張獺皮三百張好腰
刀十把好大紙二千束好小紙三千束来一百

右內本米三十石粘米七十石

中宮冬至方物

螺鈿梳函一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

紫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十疋黃花席十張

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

正朝方物與冬至方物同

聖節方物 亦與冬至同而無螺鈿梳函

各項方物都數

黃細苧布三十疋　紅細苧布三十疋

白細苧布三百二十疋　黃細綿紬六十疋

紫細綿紬八十疋　白細綿紬一百九十疋
紅綿紬一百疋　綠綿紬一百疋
白木綿一千疋　木綿二千疋
龍文簟席六張　五道龍文席二張
黃花席八十五張　滿花方席五十五張
滿花席六十五張　雜彩花席八十五張
各樣花席二十張　鹿皮一百張
水獺皮三百二十張　白面紙四千束
好大紙二千束　好小紙三千束
六張聯厚油紙十部　螺鈿梳函二

好腰刀十把　米一百石

今番使臣兼謝恩使者去年所貢方項方物中黃細苧布三十疋白細苧布七十疋紅細苧布十疋黃細綿紬二十疋紫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八十疋龍文簟席二張黃花席十五張雜彩花席二十五張滿花席三十張白面紙四千束雍正帝用別恩典以明年方物預受爲言今番則不盡貢原數故別上謝恩表而使兼謝恩使也

表文中一爲字疊入故以特字改之又懇恤二字當上行書之而連書爲故草記　啓達改書後始發行

按闕使遞戶參例也

挺柱之季名昂挺楷

闕內往返頻遲滯日已暮矣○余以窮措大携尺僮騎欵段乃其分也而今日猝乘飛馹騶邐簇擁自不能安焉其適分故也未知世之以不義富貴而其心以爲安者抑何哉踰慕華館已不能辨路自高陽縣調發火軍相屬於道以待候明炬行四十里至高陽夜既深矣進所謂茶啖而無可下箸者與家弟聯枕

○初五日丁巳晴令公陳短疏請遞職余書其疏辰時離發與舍弟作別去留之懷不可抑也令公之第侄子壻至此啓辭別獨其長胤前參奉挺柱元龍將陪行往義州余與元龍聯鑣行四十里至坡州々牧

昂鄭赫先也嫡從兄萬溥汝一氏流寓本州久矣聞
余行來見可感也夕飯後書狀要余〻往見書狀曰
俄者州牧鄭使君聞君以白衣從行大言於余曰凡
軍官無論文武與儒生必以軍服例也我政丞先祖
爲修撰時以子弟軍官之燕亦以軍服從陞職爲玉
署尚如此況么麽一進士何敢不戎裝乎白衣軍官
前所未聞書狀例以兼臺晝登一行若不速爲變通
吾將入京與備局大臣相論矣不惟其人有罪書狀
不無其責云其言甚峻吾聞之悚然尊丞速換戎服
余對曰初既以儒服來中路勢難變通且以儒服從〻

往已有前視恩意則不知其不可也且使臣軍官之
儕服與我服胡大閱於國事而備局大臣以此事罪
書狀乎况披牧爲坡牧之事而已以此爲大義理欲
收議於廟堂則聞之者不亦謂之多事乎書狀曰前
例吾未之信說有其例此則前人之誤也豈可效其
尤我坡牧以此事播之朝廷則必生事幸勿固執告
於副使令公速致爲余知其不可爭唯而還
○初六日戊午晴服日聞君平公之侄自漣川携其室
家來寓其婦翁李廷說氏家李丈即己巳忠臣雙柏
堂李公世華之從子也家在前去大路傍矣余今行

出於不意行期忙迫不得往漣川辭 先君子墓祠禮去國則哭於墳墓此行雖與禮所稱去國異而出疆則一也情理缺然不能自抑每回首東雲詠故園長在目魂去不須招之句往往脉脉傷心意外聞君平來近前路不但與至親握別為可幸謂聞楸下安否則庶可以慰此心遂晚赴先發馳到李丈家則君平數日前已還歸惆然如失矣李丈賀余曰君行不愧為男兒也以巨觴酌酒勸余曰素知君之不飲而以此為賀仍與入內見右侄婦如見君平也問楸下消息而已三使臣過前路故即發促鞭到臨津江此

江源出平康至漣川繞吾家松楸如弓字迴而西流爲此江見之如見故山也水方氷塞發壯丁鑿開船路僅通一舸渡江行三十里至長湍中火即發未至松京二十里望見松岳峰巒龍飛鳳舞余於此雖平生初到而不問可知爲故都也行四十里過橐駝橋東史麗太祖時契丹欲與高麗連和遣使送橐駝數十頭麗祖斬其使繫橐駝於此橋下令餓斃故曰橐駝橋橋邊立短碣鐫曰橐駝橋碑陰有記蹟下馬欲讀之文字漫漶不可辨矣古人輩言此橋圃隱死節處也余曰圃隱先生卒於善竹橋非此橋也君輩於

本國事尚如此況外國乎聞者皆笑入太平館宿所嘗聞松都一城中尚存勝國舊風至今不改云今來見之其築室之制與他處異皆壁隙椽末而無簷此亦王氏舊制也其餘風俗猶多存舊者見不忘前朝之一段嗚呼朝歌頑民何傷乎周之聖德哉槩可見五百年恩德被人之深也但往往有佛堂古蹟石塔遺墟可知當時崇佛之勤然禑昌不得蒙佛力世主可以鑑戒也哉

○初七日己未仍陰乍晴曉發導燈行五里天始明行五十里小憩舊金川仍行二十里午到新金川京

識則三使行皆地方官接待故盃盤冷薄矣自黃海道三使行支供各分定於列邑故自此茶啖與食案廚人擾進受之殆濫矣康載都差使員及來馬方物歲幣等押來差使員皆交代而歸黃海道差使員則至中和又交遞矣書狀促余戎裝甚苛故轎擔同行軍服註見書狀喜曰軍官不當如是耶余即起還矣書狀以衣我軍服之意書報坡牧云擔着之由答既直說則非我之瞞書狀乃書狀之瞞坡牧也又行三十里夕到平山府使即沈埈也其季男新及第星鎭古博齋趙泰萬之女婿余與古博齋以文學相好

嘗於趙公座有數面之分矣聞余至因元龍請見余
與語半嚮而罷
○初八日庚申朝雪晚風蚤發行三十里到蔥秀海
西山川麤濁土色黃黑沿路無開眼處至此始有泉
石之勝有一道泉湧出巖頂味甚洌曰甘泉明使朱
之蕃所書會仙巖三字刻在巖面其下水渟爲潭遊
者以橋往來眼界雖狹而幽僻可愛是日雪後風饕
寒威猝嚴一行彼此無人色矣行五十里夕到瑞興
○初九日辛酉大雪平明發見擁篲者相屬掃道上
雪不留一點非爲使行也爲撥路使無凍滑也行四

十里至劒水站中火又行三十里到鳳山是日雪風尤酷比昨倍寒指直不能屈伸口凍不能成語

○初十日壬戌晴今日即南至日也三使臣曉起與主倅行望闕禮辰時離發踰洞仙嶺〻路逶迤而甚峻行四十里午到黃州三從兄禮溥氏方客于節度營不意見余至驚喜顚倒夜與聯枕初余讀禮記矣京師發行之日隨禮記半帙於俞進士濟而許持來蓋欲晝爲行役而夜則讀書也旣發行撼頓於行役困憊爲病夜入旅館昏仆不能振且謂屢千里遠役不宜強自疲勞以弊其精神以貽怙恃之憂發程今

七日尚未一番開卷携去必無益徒添行橐之重而已遂解裝出禮記囑三從兄使於往來信便傳于家弟

○十一日癸亥晴一行皆留歲幣及方物改結裹表咨文又直對蓋例也本州士人李成繁來見曾於四郡山遊時同行者也

○十二日甲子晴大風平明發行五十里午到中和府使金洸也余與其兄浚德元相知久且同庚也因與其弟有分而初余不知金之為中和金亦不知余之為此行猝然相遇於華亭館東頭驚喜相視反無

言自高陽至義州爲州縣者凡幾人而識面者惟中
和而已余之齗齗於世而廿交友可知也副房支應
龍山三登並供焉蓋海西則三使行支應各一邑供
之關西則各並兩邑以供之行十五里氷渡大同江
一名浿江其源一出寧遠一出陽德一出孟山至本
府城東爲此江西京之以勝槩名不惟其地勢之平
廣洞暢以有此江也入平壤城副使一行入閱雲亭
即大同察訪東軒也舍宇極精潔矣平壤即箕子及
衛滿兩都高句麗中葉亦來此遷都勝國時稱西京
本朝爲西路鈴轄猶有古都遺風樓觀之勝市肆之

商人民之殷盛於京師蓋一國之繁華西路為最平壤又為西路之最也○先是賷咨官李推入燕還也回咨咨文一張不得受來矣至是自鳳凰城受回咨進後出送使臣坼視則以我國商賈用債於彼國人而不償事咨文中詆辱國家者罔極不勝驚憤痛惋也詳錄於留館時正月十九日○欽慕華館時當改次所留表文今日始進到○本府外城居進士金漢命舍弟同榜也余嘗知面矣與其弟漢正同來見○前義州府尹李聖龍遞歸入住本府城中余於戊戌書遊錦山其時靜齋尹公尹部正淳治錦山李令為濟原察訪甚相好

數爲詩酒會余因得與末席者數次矣其後李入壘
閑益光顯雲泥路殊因爲隔世之人今聞遞任至此
意其送客多後訪于下處則鞍馬多聚甚於還殊覺
冷踈之齟齬悔其來之誤也自門外直還○上使登
練光亭與書狀會妓樂宴盞上使風流公子也英
風豪氣溢於外面飄飄然好遊宴到黄州時張燈奏
樂達夜讌遊一行咸聚觀以慰行役之苦而余獨不
往參者余雖無似以儒者之身意外作此行於副使
令公則無異子弟又與元龍同出入起居不像軍官
體貌上使書狀之前依此爲之則有似驕倨損傷體

顏欲強隨人備體顏則不惟心有所不甘抑亦所不能也且一行中余之自處不類於軍官及譯官之列蹤跡每齟齬不便而不欲流蕩於聲妓繁華之間者亦區區所守之志也以故每遊宴時諸人勸與偕者皆不許未嘗從會矣今日上使遊練光亭報副使令公要與共樂副使令公召余謂之曰 國家誣辱罔極何心可遊宴也但上使必爲允卿君與吾儕共代我從會也余對曰莫非 王臣其義豈有尊卑之間乎誣辱浴文於小子等則不爲憤痛乎公曰君言是也而亦不無少間且吾業以有身病代人以送之意回

報上使不可不實其言君其辭徃余笑曰敬諾聖人云聞樂不樂今日正宜暗用也遂與元龍同往食頃後罷還

◯十三日乙丑晴三使臣會客舍查對追来表文則一歲序又豐入故當日馳啓◯今日留平壤欲觀箕子遺蹟出城訪金進士漢命携與往箕子廟舊墟閒箕子井索汲綆酌而飲之遍觀井田遺墟隴畝俱存整而不紊聖人所以經理分劃變夷為夏之意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周覽上下目眺心繹沉吟躑躅不能離者久之西山冥色不覺蒼然而起矣始擬進拜箕

子墓及祠院矣薄暮徑還與金漢命約以明春回還時更来瞻拜

三代遺制掃地無復致詮雖以程朱之大賢其所論殷周舊制尚有變虚之嘆余生於偏壤季葉得目見殷人制田之眞面目士生朝鮮其亦一晩生之幸也箕子井田之制自昔有故老流傳者漢命爲余指點經界道其大綱故余得因其言而参互略記淺見蓋城外世傳爲井田墟而今来見之與孟子所論井田之制不同其制非井字乃田字形也一田皆四區一區皆七十畝大路内四方各四

田八區式爲一行意者井字田倣洛書田字田倣
河圖也洛書爲九章井字田爲九區河圖爲八卦
田字田爲八區與此外制度鄙〻與易數合四田
合四象八區合八卦四方四田八區合爲六十四
區合易六十四卦其法象自合先天方圖聖人制
作豈偶然哉且可見天下大小事無或出於圖書
及易象範圍也此田之制與孟子所言井田之制
不同者孟子所論周制也此田殷制故與世人或
以此田不合於孟子之說疑之而愚意則以爲質
諸孟子之說而尤益徵信何者孟子曰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七十畝殷人分田之制者乃
孟子之言也而此田一區爲七十畝則孟子已爲
此田立證也或者又以此田非周制而疑之過矣
則以爲非周制者尤見其出於箕子之所區畫無
疑也何者箕子之東來在殷亡之後周興之初則
其畫野分田必無待周制之定而後始行之理其
用殷制也宜矣况箕子爲政於朝鮮也守殷尙白
之俗吾東衣白之制至今不變蓋與微子白其馬
同意則其分田必依宗國遺法無疑此田之與周
制不同者又非宜乎箕子於周武王即位之元年

己卯東出自己卯至今年丁未凡二千七百五十九年而畫田遺跡至今猶宛然誠可貴也然年代既久壠畝屢經變改寧信其尺寸之不違而一畝之長界一區三畝之長界一田十六田六十四區畫為一壥則長廣縱橫處處無不皆然間雖有變遷失舊處亦可以此斟酌矣其地勢斜狹處則不能為方或為一田二田或為一區二區而止相傳謂餘田地勢然也但此制與朱子所論殷制有異而朱子亦自言殷制不可攷蓋朱子亦無徵據但因周制而斟酌之論也此田則明是箕子之遺跡

也欲求殷制當以此田爲證若使朱子目見此田之制則其述先王制度也必有所證據發明以爲千古之定論而惜乎東偏僻遠一氏眞跡不得入聞於考亭講討之日也此田既不與朱子所論合焉則其公田制宅之法當就此田中求可行之術矣其一行八區中最上一區以爲公田七分而出其三畝爲一夫之宅則其法亦與周制略同矣然則周之一井八區殷之一行八區異而同二而一也噫莽蒼平野畫爲田疇長廣同然遽見之若無深意似不如井字田之不齊而細究之則一區七

十畝一行八區一廛六十四區其中誠有妙理且洽爲什一之法而無有餘不足焉者非心思智度所可爲也然無論殷周之異同非聖人之法能如是乎吁其至矣但井字田及田字田皆將通行於天下者始以我東一域喩之而兩南膏腴之地則一夫受七十畝則誠優矣而如關東磽确之田則一家受七十畝必不足矣七十畝之分固均矣但貧富隨其地而不均且受高燥者只得黍稷受下溼者每食稻粱中國想亦然矣其制民產而平均之道未知爲何如也箕田獨於平壤存焉者初則畫

行於一國而都邑之墟獨係其跡歟或地有險夷肥瘠之不均故其初亦姑試之於平壤一城而止歟是皆未可知也

○十四日丙寅朝陰晚晴平明發行六十里順安中火又行六十里夕到肅川

○十五日丁卯晴未明三使陞與本府、使行謁廟禮日出發行六十里到安州兵使李愚晟虞候河德升也兵使則余熟聞其才能智略今世武弁中無敵或以為可仗於緩急者而未嘗知其為何狀每欲一見矣來謁於副使令公故余唑令公後細觀之其

貌未知愈於人開口輒自夸其能惟恐人之莫己知之意言〻顯露人苟有眼臟者其器量之淺一見可覰且自言厚無所施其才云武官之職至平安兵使者已光顯矣尚有不足之心此其不知足者也虞候則余有一面之分爲眷於己亥南遊自綾州越海登八英山觀日出歸宿興陽城中時河侯方爲州守因邂逅道世好及戚誼而羅蓋姜氏河氏皆晋州大姓而我 先祖恭穆公娶元定公河晋川之門余即恭穆公之孫而河侯乃元定公之裔故也別後不復相聞矣今聞其來佐於此就訪焉而兩不相記面道興

陽事乃覺之相與一笑而罷○定州士人白彩衣爲
迎候副使令公馳到焉蓋令公嘗爲此州有遺愛一
邑人士不能忘聞公至皆出迎路次而白最先至矣
○十六日戊辰晴留方伯巡到本府挽使行餞于百
祥樓既罷兵使亦餞於觀德堂云
○十七日己巳陰使行爲巡使所挽日午乃發行三
十里北渡清川江一名薩水其源出妙香山高句麗
時隋師敗於此盡沒焉所謂隋兵百萬化爲魚者指
此處也又渡大寧江其源出碧潼界南流爲此江與
清川江下流合而入于海博川守安鍾大爲迎候使

行裝幕來待於江邊矣余入黃州時三從兄以一札托余傳慱川守矣就見傳其札因與同行馬上相語行三十里夕抵嘉山定州進士李仁傑及其餘邑子將校下吏單傾一州來迎副使令公常滿于車下道路爲之塡塞矣

○十八日庚午晴風平明蓛踰曉星嶺行三十里秣馬納清亭又行四十里至定州令公入琴嘯堂即昔日臨民之堂也境內父老邑子之不及到嘉山者又中路至東軒又塡溢矣慱川守至此落後二日同行相親熟臨分悒悒以一毛浮牘余

○十九日辛未晴平明發行三十里到郭山雲興館中火因行四十里到宣川義州邑子將校輩又相屬來迎令公〻〻亦嘗尹義州故也○本府有季溪所眄妓生一女招見退茶啖床以給渠雖賤亦我骨肉可愛也因念余兒時覽栗谷集以家畜不正女色駁晦翁余輒悚然曰以晦翁之賢置不正女色於家便為大賢所棄況不及晦翁者乎自此心以為娼妓若本非讀書之人所可近是故既長遊州郡每見女娘視之若油膏以為一近之則輒汚人渠或來狎昵則必謹避之矣後常見仕宦之人以彼為玩好物雖稍知自

好者亦不能免因媢於目而狃於心且見其嬋娟美
好心不能無愛往〻自念曰一近而不畜於家則或
免於衆谷之譏歟然尚畏頣訓而不敢犯焉且見人
脫狎彼類則必遺其種因此而士大夫子孫往〻設
而爲墻花路柳其辱先世血脉不亦甚乎尤以此爲
戒季生未嘗毀其守今行亦謹守舊盟矣今見季深
之女吾心感〻焉不知季深亦能知此義否耶略記
之以警世〻有情男子
○二十日壬申晴平明發行四十五里到鐵山東輦
館中火又行三十里抵龍川良策館使行入聽流堂

堂在龍川邑東三十五里堂前淸溪西流溪上三峰羅立而第三峰最高大臨溪而作俯其首其巔有一巖特立長廣數丈其上平然自成臺可供登臨遊觀巖下因溪爲三淵方氷合如布琉璃張玉岩面大鐫聽流巖三字尹判書懸柱以方伯巡到於此所書者也余嘗見華陽洞及四郡山川逢好石奇岩則輒有尹公筆蹟大書深刻其所以賁飾奇景闡發地勝在在皆然可知其人之甚有趣顔筆亦豪健可賞可以測見其胸次矣蓋西路巖石之可愛者惟慈秀與此處而溪山之淸絶此地尤勝

○二十一日癸丙晴風日出發行四十里抵所串站中火同行二十五里上箭門嶺鴨江越邊胡地諸山岸然入眼遠望嵩嵂嵺嶦令人生異域之愁懷矣又行十里到義州使行例於義州留連五六日余爲使養令馬頭定私下處本府下人對曰分付之前待令私下處者此處舊例也余遂直入下處矣退紫唉床後主人齎余之器皿匙筯以入余問不屬之支應所而主人齎入何也家奴寄生對曰義州則支應不自官爲之而私主人爲之者傳例云余謂之曰此行余亦爲主人有當然之支應不宜更勞主人侵官支應

於法爲邑與器還屬監床也主人懇請曰官支應不適過冷請受物件盡誠供進支矣東諺進饌于尊者曰進支余再三都之寄生文告曰義州衙门尊故支應不善爲之云余謂之曰書生之行簞食瓢漿猶且甘爲支應之憂已濫矣而行以王事體貌不得不爾也憂支應非乞食也衙门雖高豈至於不堪食亦何須必求其珍美也遂以與器屬之監床矣饌品亦不下於他邑矣蓋使行軍官譯官挾法外銀貨而去者多恐於渡江時生事故於監床華帶令亦不能行仍食於私下處者爲規例矣

○二十二日甲戌晴大風留皇曆賚咨官卞仲華此日自遼京歸到義州

○二十三日乙亥晴風留方物及歲幣改封裹○上使與書狀率數百軍卒數十妓女將往觀於鴨綠江邊余與元龍隨往焉妓女皆軍服乘駿馬先導具六角三絃鼓行出城東门先到九龍亭即水旱祈祀之神堂也山勢臨江高擡其首其下即鴨綠上流稱九龍淵者鴨江亦名龍灣以此也下高阜氷渡鴨綠江仍到中江邊以軍卒妓女分左右合圍而大獵亦一壯觀也獵罷妓奏馬上伎馬行如飛而坐卧起立一

手使槍一手揺旗出入進退㔣捷飄逸加於馬軍矣歸路登統軍亭亭在北城內俯壓城中前臨鴨山檻外三江圍繞如帶倚欄長嘯令人有勒石燕然鳴劍伊吾之志矣亭無揭板之作蓋登斯亭而吟詩者多有慷慨不平之意故爲勑使諱之云

鴨綠江其源出白頭山南流數百里遶咸鏡道地界又過本道江界昌城等地至義州北分爲三派其一南流爲此江水色如鴨頭之綠故名曰鴨綠攷類纂曰黃河與鴨綠江挾北艮龍盡于遼海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曰黄河曰長江曰鴨綠灌於此

則其所謂鴨綠似發源於中原之北且我國鴨綠其大不可與黃河長江並稱以此觀之此江似非類纂所謂鴨綠者而又東國地理誌引朱子之説曰女眞起處有鴨綠江以此觀之又似指此水也按唐書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如鴨頭故名鴨綠所謂白山即長白山山海經稱不咸山我國稱白頭山為諸江發源之祖而西南流者為鴨綠皇輿考云天下三大水黃河長江鴨綠

○二十四日丙子晴留前在平壤時當段次所送表文今日始追到回查對○凡燕行軍官自義州以挾袖入燕京者規例而余初欲以儒服往故亦不備挾袖矣書狀之必欲使我戎裝者余着幅巾前行故不

惟以之為嫌遍亦重違坡牧之意故也其從甚為而
余於金川整階着帖裏而往見之後因以幅巾道袍
至於此且坡牧之感越江後則似不必行意或不為
固執矣書狀又以必具挾袖為言余從容託曰以白
衣行於國家體貌無損益於使行亦無利害願更思
為書狀曰使行亦軍門兩軍門豈有儒服從事官耶
余曰古者雖真軍中亦自白衣從事况此行豈軍門
哉設或於事體少礙奈為同僚証當少假然無所礙
乎書狀曰渡江後事坡牧獨不聞乎牢執終不回余
初買健卜馬將以入燕矣遂賣馬具挾袖

○二十五日丁丑晴留

○二十六日戊寅晴暮雪留燕行譯官私賫各司銀貨或稱托各司貿易歇定其價而濫給者本朝家禁令也今行又新有申飭而渡江文書今日預爲搜正八包外各色銀貨由他徑百岐行穿而持去者甚多而皆受官府公文或托重於廟堂或藉尊於國用其弊尙紛紜云朝家紀綱可寒心矣○余脫儒服着挾袖戰服繫藍纏帶戴藍大緞上裹的纓笠子彌着唐突入見副使令公〻〻擧眼熟視而笑曰風彩倍勝於儒服時出入之際妓輩皆拍掌曰豪邁軒渠倍

加於本來武弁者元來書生戎服則如此苛怪云
○二十七日己卯晴日出發行時瑞雪鋪野山川曠
蕩一色皓皚而鼓角悲壯旗脚飄揚征馬和鳴而塞
雲蔽隱去國之懷觸目生愁踰嶺逢一女子流涕而
來問之送其子之燕故傷別云其慘黯之容令人惻
然行五里至江邊書狀與府尹先到檢閱人馬卜物
先送清譯李基興及軍牢一名于柵門通告至使入
來之意於鳳凰城將視例也封家書付渡江狀啓
便乃渡鴨綠江
一行上下合六百四十一人　驛馬各負私持馬

義州刷馬合五百三十五匹　銀八包及不虞備
各司公用持去者合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兩此
外以潛商持去者亦似多矣
自此又去者灣上軍官通德安德重商賈別將開
城一人平壤一人安州一人義州一人也行至柵
門而當還者則夫馬差使員水口萬戶金成基至
瀋陽而當還者則團練使天摩僉使崔佑錫也
余之所率家奴壽生馬頭定州金壽萬馬夫慶尚
道黃山驛卒林尚達也
行二里北又渡江已離我境矣此江東人稱中江北

愛河

人稱佟哥江矣元龍至此辭令公而歸辭退流涕行中啓執元龍手莫不掩涕余平生心弱善傷懷而今日則反泰然可怪也又行二里西渡江東人稱三江北人稱소아江二江分一流過此復合爲一通謂之赤江（按燕岩朴趾源日記云名愛剌河而不知何處發源也）亟過鴦鶻山叢於箭門嶺所逶入至者此山也一名海青山一朶峰巒高聳雄盤臨江而止南抱統軍亭江北卧龍蛇走龍展者皆此山枝脉也江之北岸有船四五隻而與我國船制樣廿異舊清人從水路潛商交通灣人載雜貨至此矣自灣府挺我人交通者殺五六人清人

則執送栅門而其船尚在云其事詳載還到瀋陽時日錄中過此後
蘆葦滿地荒蕪至沒人肩項平地多大木或老幹巨
株横卧於道上若虹霓狀駕踰橋出入其下而不礙
焉自此至栅門皆如此蓋無居人故也西行十五里
過九連城回顧已不見統軍亭意思悵然矣九連城
古有九城相連故名焉意者古人有善用兵者設此
城以寓八陣九宫之法歟此城又稱波斯堡云城盡
圮只有築土古址皇明伐納哈出時駐兵處云城未
知何代所築而中國雖有土城皆高句麗之地西接
遼水又以善守城聞於天下或者其時所築也歟有

延行清兵四名就溪邊燎薪炙手遠見之且識且憐
如覩異物也灣上軍官率厨房先到設幕于溪邊餚
支應以待使行下馬未久而已進飯矣飯罷又西行
十五里踰小峴有三尺許古碑立叢薄間相傳此地
屬朝鮮時我人所立云地名碑石隅者以此也余下
馬入看字痕盡磨滅可知其年久也北行五里過馬
轉坂路出山側氷崖邊清溪繞其下而崖爲水齧殘
盡剝落鑿石爲棧道以通人行而馬或失足則墜轉
其下故名曰馬轉坂又行五里渡一橋、以大木駕
鳳凰城將爲往來人治道路修橋梁者云又行十里

過金石山〻頗高峻而雄盤自腰以上巖石削立起
伏不可狀故又曰頂石山鴨綠以北山勢皆低平而
無媚無頑麁之意而惟鶖鶻山及此山最雄峻巃嵸壯
只可遠望不宜狎看也迤其山下行八里至溫井坪
日已向昏自義州先送校卒除塲設帳幕以索張綱
四圍以防虎患槍軍五百名皆持槍衛護且多爇柴
草矣使臣以下皆露宿時日氣不甚寒而夜深風冷
寒霜滿體余携一衾來而西路不曾着矣今夜始襲
衾而尚寒慄不能眠驛卒燎柴就烘處〻火光通明
如晝千餘人雜遝諠譁應雜百餘里無人之地山高日

瞋而無恐怖之心矣吹囉廵吏以達曙
此地故我國疆埸也鴨江以西即古幽州地而肅
慎氏古墟也殷亡箕子入朝鮮周武王環其地而
封此地自此爲朝鮮地矣戰國時失於燕隋初高
句麗復其地又失於唐太宗大抵朝鮮舊疆至遼
河廣嶺爲限而一失再失因不能復版圖缺而疆
域縮已可恨也况此數百里膏腴之地廢爲空墟
狐狸晝嗥鬼燐夜舞空山草木亦不被我　聖朝
雨露之澤誠可慨嘆然余見遼東山川皆是朝鮮
風氣此天以遼河限我東方也其奪而有之者人

也人衆勝天〻定亦能勝人余意則遼東山川早晩或復屬東方也

○二十八日庚辰晴鷄未鳴時明炬行十餘里天始曙矣渡數溪踰數峴黑裏過細浦(산뢰)柳田寺地不難審辨矣天明後行十三里過慈秀山又行十二里過孔巖又行十里辰時到栅门外朝飯栅门者繼長城盡頭爲木栅繞興京後度鳳凰山屬之海此南木栅也凡爲门者三而今入去之门自海邊第二门也東邉木栅自開元縣後屬之長城蹻起(躍也)混同江下流抱烏喇城壁寧古塔而止凡爲门者四而每栅

门皆有官卒守之東南二栅其袤不知為幾百里可觀
也故大明時則木栅只在於潼關恒山之間以防虜
兵入來之路今栅门則蓋清人所設也○鳳城衙门
通事博氏及押觧章京諸官胡依例待使行於栅门
内使臣先使譯官依例送幣帛酒肴等物回傳渡江
文書往返之間久不開门一行譯官及西路馬頭輩
立於栅外羣胡在於栅内相見笑語慇懃懽慰如平
生故舊此輩皆屢次往來面熟情親故也看來鄙穢
憤歎矣良久乃開栅门許入人馬卜駄夫馬差使負
及濟府護送軍皆從栅外還歸付入栅状　啓於其

使乃入门〻内西邊大屋内六胡踞椅而坐點閱一
行鳳城將以下諸官云使臣則卸轎以人夫舁過其前
一行則皆於门外下馬步入覲例也西北行十里路
右山上有古城址即古安市城者也
高句麗寶藏王時此地屬朝鮮唐太宗伐句麗至
遼東親率六軍攻安市城六十日不下太宗以為
遼東早寒粮食且盡將迴軍安市城守將登城俯
望拜辭焉太宗嘉其為主守城賜絹百匹以勸事
君每讀史見其事而嘆賞焉今見石築遺墟在於
山腰而因地形據巖險四面陡絶望之其中甚狹

隘眞所謂黑子小城也其中所儲兵粮必不多矣而唐宗以振六合鞭四海之威盡起天下之兵而親征焉竟不能取勝中流矢喪一目而歸其時守城禦敵之方略不傳顧未可知也而雖古名將何以加此我東古賢之書籍無徵當日安市守將之姓名東史則不傳而考唐太宗東征記安市城主楊萬春爲名者也太宗返後二十四年高句麗竟爲唐所亡仍失遼東豈其時楊公已老死歟或者寶藏王昏愚自壞長城以促覆亡如宋義隆之殺檀道濟歟是未可知也太宗中目事不傳於華史

意史官為中國諱之也或謂遼陽開平縣有安市城或謂我國安州即古安市城二說皆非也余今過之欲一登遺墟以尋古而行忙未果可恨(或謂鳳凰城即安市城蓋東言以鳳凰為安市鳥故以鳳城謂安市城云爾)

又行十里過舊柵門或大明初瀋陽未失於清人之前設柵於此歟不可考也途右有山逶迤起伏盤據十餘里曰鳳凰山詭巖怪石羅於山巔望之如橫刀槊其高不及金石山三之一而奇秀更勝山上有古城墟大明遼東經略顧養謙奏聞以為此處為唐宗伐安市城時駐蹕處世以遼陽馬鞍山謂太宗駐蹕處者非也

行五里到鳳凰城民家僧舍連簷接垣不可復辨自此至燕京皆然宿漢人戴天禧家其家宏麗華侈殆若公衙佛堂屋皆五梁高可三丈廣亦如之而皆以一字造建無曲折處重重不知其爲幾間三使行同入副使入內堂上使入越邊書狀入外舍三房軍官又入外舍而猶寬闊燕中人家大抵多然中原故俗也自此余侍令公同宿天禧素業商賈財累鉅萬矣潛伐禁山木作此屋坐是罪將不測費累萬財僅得免而因不能振起云彼役於貨財驕溢犯法以陷於罪可爲多財者鑑戒且以作舍逾度見敗又可爲

竊土木省鹽戎也冀天禧間譯官及下單呼余以進
戴則
士見余輒致敬曰貴人々々聞之可笑而可知其俗
之重科甲余晩忝小科於此見一效矣○余卑孤育
於靜齋尹公靜齋公即丙子斥和臣尹學士之孫也
與彼人爲讎故勅使來時避焉余亦不能手觀勅行
未得詳知胡人狀過九連城時初見爲嘔穢之心尚
留胸中又於入栅時憤慨嗟惋俠量勃々矣夕飯見
烹炙猪肉爲饌設饌則雜行中廚房所爲而猪肉則
以爲胡人之物而穢之卻不食焉余方隨行人奉玉
帛來貢於胡虜而以爲虜物而不食者若所謂不謹

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也而心不能強也上使所居之房不遠一行例日問安於三使臣而余未見上使書狀者多日且居近宜問候夕飯罷後即往見上使上使適進夕飯先啖猪肉而甘之如逢異味為余問曰大監進猪肉乎小生則餓於夕飯與之故卻而不食上使曰何也對曰虜物也穢之也上使大笑曰誠迂儒之見也我伯氏密昌君以使臣往返每稱此處猪肉為人間至味吾常以為余亦何時作燕行而嘗之也心甚企望矣今始適願入口果異於常味伯氏之言誠是矣雖虜物安有可穢事乎儒者迂踈之

言可笑也余手取他器分而與之曰試嘗之余聞來還覺已見之偏隘如婦人女子也漢蘓武入匈奴時決不能不食單于之猪肉洛昌君之口若彼甘爲悅寒膓之口乎即取飯以啜色白如雪入口甘軟若融自後則每食惟恐少與焉○鳳凰城有察院而荒廢已久察院者即接待朝鮮使之客舍而我使以其久廢荒涼之故例入於閭閻前路宿所皆然自柵門至此往々有墾田蕪々於廣野十陳其八九不唯遼塞蹟遠居民不多蓋地接我境因虜致屬著衆故皆棄本而追未放也云鳳城將遽歸未及些代蒙古人以

他職始兼察云鳳城常留守卒一百五十名也自此
衙役次通官徐從公押解我使迎送之官徐姓一名其章京
甫古皆如我國將校各一人甲軍十六名係例護送我使行
而通官以下四員上副房分日供饋始自此處沿路
皆於至回還到此之日而止以客餉主甚無義必謗
例也且彼處計使行粮饌每站繼給則豈有與客粮饌
而反使餉主人之理必是中間求媚亦或受賂之謗
習也自此至燕京使行止宿處地方官給薪芻饌物
而粮米馬豆則自鳳城瀋陽山海關三處計程路量給
者法也而近来胡人校卒輩換弄不給故令番使臣

諺放料軍官使諭之曰今番若又如前減削米豆之數則入燕京當報禮部必有以處之矣掌其事者始懼乃給白金五兩餘云蓋鳳城例給之數田米二十二石而乃以此彌縫塞責末世人心到處狡詐於渠何誅哉自鳳城走北京之路若向海州衛則路宜如矢而必過遼東城枉道而去者以欲往瀋陽付文書責出駄歲幣方物之車馬故也以故枉程道不恒如劉大夏之言也（劉大夏之言記在十二月廿六日）

○二十九日辛巳夜雪晝晴日出發路西有山石峰奇秀飛舞若鸞鳳狀城名鳳凰意以此也途傍田間有

乜斗郎三○之

柩棄空地者數十蓋其俗不殯而置之空野令乾曝於風陽將以火葬也柩之上蓋皆穹圓坐而斂之故首邊高矣北行十里渡乜斗湖小溪也又行十里抵乾子浦一號沛川小憩因數行由谷中行十里過伯顏洞元將伯顏駐兵處也又行十里踰麻姑嶺下高阜纔一里山始開濶矣又行十里抵松站一名薛劉村蓋唐薛仁貴劉仁願代高句麗時屯兵於此故名之也村有土城舊址大明弘治年間所築也宿滿人劉舉家古昔胡人姓名皆連屬字今滿人則多不然者學華俗而改之也

以路程記考之三叉河在乾子浦前十四里云此果未知何者爲是

〇十二月初一日壬午晴日出發由谷中北行數里山路險峻多石又行二里渡三叉河即小溪而謂之河者何哉蔡氏書傳曰河北方流水之總名蓋北方之水無大小皆謂之河者北方罕水故有水則貴之而稱以河也踰小長嶺〻頗峻急不能直上路如盤索然屈曲羊腸而上登上曲者若可與下曲之人相接焉登嶺上望東北積雪千里皓白陰雲四垂天光雲影與眼花相擲大地銀海不見端倪余見雪景者多而當以今日之見爲第一觀未知龍門賞雪較此孰勝也行數里渡甕北河一名阧嶺河亦小溪也又

行五里踰大長嶺延袤不及小長嶺而峻險倍之胡人車馬駢闐塞路一行人馬避由小路長氷被阜馬蹄發蹶者數矣行十里抵八渡河自此至通遠堡一水八渡故曰八渡河自我國京師距燕京此水正在中間故又名半渡河、廣可十步方氷澌瑩淨可愛崖岸左右明沙平鋪一山臨河不高不低其上可作亭榭而雜樹叢蔚境亦開朗可漁可遊就河邊埋鍋一行一時炊飯炊烟緣水回起亦奇觀也行一里踰撑項盖山腰斵截而通小徑如蜂腰焉過此後山容麤壯輒如我國之海西盖渡鴨綠以來山川開曠峯

壄低徽山抱水迴野寛原平曲〻可居依然若我東
関西從此忽頑濁帶峽氣爲行二十九里抵通遠堡
一名鎮夷堡有土城舊基周一里龍鳳山當其後有
有龍鳳河西南有德山又西南有甑山一名甕北山
也宿漢人陳先傅家先傅年七十頗仁厚待一行甚
欸使馬頭壽萬问燕京消息先傅曰萬歲爺倡若少
掀長身小鬚垂手過膝又曰貪財多慾不及先皇萬
〻也壄頗丙語多不平因歎康熙時愛民施恵之事
俯仰慨慌余又使壽萬问之曰闻汝國朝臣多殺戮
云何爲其然也先傅曰朝廷局面交换新舊偏黨相

攻之際自致殺戮此何異於汝國朝廷之事乎云余
嘗聞我國人則歲二三次入去而彼中事茫然不知
彼人則十年不一出來而我國事無大小皆知之云
矣今先傳不過貿貿平民而能知我朝事我則自謂
讀書之士四海六合之內無有遠迩宜洛無不可究
者而今為此行彼中動靜漠如天上事已可羞而又
聞先傳較與同之之說益不勝其愧矣其家左右為
房室其中為門門上為小樓奉畫佛及關王夜則張
燭焚香以禮焉燕俗家家皆然
○初二日癸未晴平明發過石隅自此山氣漸開野

色漸曠又行十五里抵沓洞入邮家朝飯因行二十里踰分水嶺高於大長嶺而但不甚峻急自嶺以北地勢北下溪壑所聚之水皆會於太子河西入遼河自嶺以南地勢南下衆水皆會于八渡河嶺之名以此也行七里踰大小高家嶺二嶺比之分水嶺峻險不及三分之一行三里抵連山關日未及夕矣關有古城遺墟大明時設鎮防守處也今只有店舍數十戶而甚蕭條爲自通遠堡至此凡六十里間無村家只有鋪舍數三處而皆懸旗於门外以表之或白旗或紅旗蓋紅者爲肉鋪白者麪餅等素饍鋪也凡鋪

舍皆然甯滿人正紅旗劉文魁家正紅旗乃軍牢旗号清法以八旗分屬軍額矣一行議明日晚發過甜水站欲宿於根于山矣護送將以爲舊法一日五行一站若欲越站則當有賄賂乃索白金百兩壓訖甚苦吾人爭之而不聽云使臣以爲其態可惡遂改出軍令定以晚發彼色沮失望焉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二

○初三日甲申晴晩發南行數里渡細河而西傍山行又數里遂右山上有石塔高可五六丈塔傍有碑頹圮猶在矣路出崖上溪流遶其下緣崖行十里到會寧嶺下路北山巔有三石峰聳出空霄如石假山而甚奇詭登嶺三分之一折而南行數十步復西旋由山腰屈曲行蓋穿山開逕左右築石爲阜而道廣五六尺老木横亘逕上者二而皆穹窿如長虹人從其下往來大抵遍山多大木千章星羅而樹色皆黑嶺路多亂石而長氷遍鋪白雪上覆石角皆搶凹凸盡

平馬蹄所過錚錚有聲如踏鳴沙爲履鳴蘇後日氣漸暄是日無風暎如陽春矣既踰此嶺山高谷深背陰而多木寒風颯颯不絶槁葉着枝槭槭鳴樹間冷氣颼颼逼人肌膚及下山依舊暖日點風不起其高峻可知也自嶺上頫視下界束峽穹巖目力阻礙胷次鬱陽塞外光景亂人心曲嶺腰有僧堂兩重丹青照耀前殿奉關王塑像後殿奉數三金佛庭中有石碑鐫曰古嶺盤龍寺中有一釋子焉一行譯官等皆趍詣關王神卓前拜祈蓋燕俗瀫畏關王視其靈洋洋乎如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爲能禍福人不爽適

邑大都名山勝地無不處處立廟以敬事之而猶以為不足家家門樓之上邨邨里門之前以至巖間路傍或築室如斗或琢石為龕或畫其容或塑其像以祈祝之凡有出入動作輒赴而告訴為譯官輩皆濡染其俗或聞余稱関王名字則輒瞪目以視甚者艴然而怒矣至是皆勸余祈拜曰不然將不利於行也余笑曰吾之不禱於関王真敬関王者也使関王有靈豈如道路城隍小鬼之靈以區區拜供所可動者哉君輩其毋曉関王也関王之忠節誠高矣吾豈惜一折腰哉而若與君輩共為瞻拜則是非為其忠節乃

祈行路之福也吾所不肯且笑陋俗之屑屑於關王
故也聞者猶不信吾言凡上下嶺可五里餘而氷雪
適山日光照映射人目睫矣西南行十里路右之山
有岩叢立散列有若向揖者有若衝突者似蹲似伏
似趍似立似缺似裂峭若怒虎倚若猿踞怳疑突出
而搏噬詭怪萬狀不可正視也西北行十二里渡一
溪無氷而水清亂石鋪水底廣可五步溪上翠壁長
千丈上有古城遺址周幾二里而峻險隆絕猿鳥亦
難上矣壁下人家只五六戶自鳳城至此人家皆以
木柵爲籬過此以後則皆壘甓爲墻矣行三里渡三

溪抵甜水站有麗綠古城盡頹圮而尚餘城南门〻上石刻甜水站僅四字以扁之民家備舍櫛比相聯不知幾百户居然一城市也宿滿人鑲藍旗顧盡林家盡林有子年方二十能讀書余招至前問以文字曰閒擯中軍士其衣食悉資於國汝父既係軍籍一年國家所廪幾何答曰給二十兩銀子又問曰站〻有驛云其法何如對曰站有驛丞國家賜俸銀三百六十兩自官立驛馬二十疋馬或死則驛丞自備立代焉又問曰去年量田云賦稅之加猶何如對曰新量田後稍加於前田一月耕納蜀黍藁一百束馬藁

五十束小米二斗山海關內則一日耕納大豆一升馬草一束地有厚薄稅有差等而大槩如此云蓋燕中一斗容我國三斗餘升亦如之而比於我國則可謂無稅也大抵此地則山高而谷深土瘠而人稀似可以薄稅也而雖南京浙江地饒而多水田火耕而水耨處其田稅大都皆然云又聞壯丁一人之身役一年納銀二錢式不過一錢半瘠薄之地則一人納銀一錢八分八厘云三代役民之法則不可詳徵而以唐之調庸租觀之一人身役為六十尺比之今日燕法為十倍非貊法何能行此哉

○初四日乙丙晴晚發西北行廣野十五里到青石嶺遍山皆石而叢立纍積石色皆青故曰青山嶺揀其石以為硯云嶺自下至上凡五里路出亂石中而積雪遍覆不覺其險矣嶺上有古碑下馬就見石泐字刓不得詳辨而蓋記嶺路重修之蹟也言此路唐太宗伐高句麗時所開剏云甫逾嶺山益阻巖益高谿益險往往以木石補崖處以防頹圯為境幽谷深瘦無人蹤吹鑼勸馬之響箇箇谷應舉頭但見天光日影而已其險如此若以一千兵分守防其要害則誰能飛渡也惜乎唐宗斬山通道之時東人不知出此

訣也

余觀其地勢蓋會寧嶺遮其南石門嶺阻其北而此山盤據于中間繚繞百里天設金城若使朝鮮能恢復舊壃以遼河為界因此山之險阻而築城環一山而守之又於會寧石門二嶺設為城堡作重門疊關以為犄角之勢則雖蜀之劍閣趙之井陘無以過此夫然後始不負天所以設險之意也如是則進可以保遼河而窺中原退可以負固據險使敵兵不敢踰此而東雖漢之強隋之暴唐之富亦無如我何矣不知我東方大男子有能辦此

者乎安知吾之言終不行之於後也意欲畫此山
川以獻於九重也立馬山巔躑躅顧瞻作囊中之
虛弄聞之者寧不齒冷乎
因下嶺入長谷層氷封溪壑矣西行二里到小石嶺
羊腸行一里又入小谷行十八里抵狼子山、在路
右郡北而峯巒秀出尖銳淸瀲之氣可掬也村居人
言此山有兩岐相錯中頗開朗寬敞且有泉石溪澗
之勝可以遊賞云我　宣廟朝崔東皐岦（即簡易）以使
臣進貢天朝作詩以記此山之勝自此至王祥嶺山
氣不甚佳而優餘不底惡而妍媚全無英氣爲宿滿

人正白旗王弘之家弘之有父有母有三子二女而
其長子年十二名雲翥目清竒可愛方讀孟子之一
少年胡兒自稱秀才持扇來要我寫詩余即走筆以
書曰遠從箕子國來過古遼東莫致慇懃意其如語
未通蓋示不欲狎昵之意也其秀才吟讀數三叩頭
而去積子山即遼東初界故鳳城甲卒於此交代而
歸此後凡越境處皆然
○初五日丙戌晴上使書狀將觀華表柱先發行副
使令公則自平壤聞誣辱咨文之後於遊賞處一切
不同往令公既不往則吾之從往趦趄故不欲往矣

上使一行既發余更思之此行生前不可復爲而未觀華表則將有遺恨請行於令公令公曰吾身雖不往而遣吾目矣往見而歸詳言之也遂促鞭將往而上使一行已遠去必不及矣一行盡去而行中醫官金鎮雄擺落後將陪令公而往故留焉請寧去又許之乃與鎮雄同行苦楚寂寞始覺爲異域之路矣西行十里渡一河廣可十餘步屈曲如弓字五里内三渡其水矣又渡三流河廣可數十步又行十里踰王祥嶺故孝子王祥所居之地故名之也王祥齊瑯琊人未知何故來居于此也因念其格天之孝致黃雀鯉

魚之效異非至誠而能之乎有其身者孰無其母而如祥者千古有幾人哉如我者菽水尚不繼過王祥之墟可愧也然祥仕於魏爲徐州別駕又仕於晋爲大夫故後賢論朱子之入王祥事於小學而曰此不以人棄其言行之善也蓋忠孝本非二也而惜乎以祥之孝有愧於忠也余見孝者必忠不孝者必不忠非但忠也事事無不爲然孝爲百行之源者不其然乎哉 仁祖大王所謂孝然後百事可爲者眞聖人之言也然孝者亦不必事事皆善究其由皆不推其知而盡之或以惡爲善以非爲是而然也是以孝而

為非者則或有之而孝而為惡者世未有焉意者王祥亦不知事二姓之為失節以至於此也歟是以雖有美質不可以不學問行美志潔而不聞道則世多有自陷於小人者懍然其可懼也行三里到石門嶺自東而上則平夷穩坦自西而下則甚峻急道歷曲如蛇盤焉山固有表裏也地勢之拱揖於東方可知矣嶺巔有砦立於道左右如門闕故名石門也過山大抵盡巖石而皆層層磧磊自相聯撐扃鈇碎碎破堆積者如裂尾蝮所謂矢石之所也疊險重巘亦可為保障處也過此而後至燕京無一嶺之阻自朝鮮

而東此爲最終嶺隘也嶺路分左右莫知何從問諸行路之胡由左路從谷中行五六里有一壑頗開曠野多墾土皆種秸稭驛卒言此地土品最宜綿花其收撟倍獲於他處故有田無不種綿者云問村名無知者余謂古有木綿菴今宜名此曰木綿坪也又行五里到冷井朝飯將發行時副令公行車始入來矣仍隨上使後發行自此山氣漸開野色漸平行十五里捨大路斜望阿彌庄行西北所謂華表柱者已岸然入望而高出半空矣傍太子河下流直馳西十五里至舊遼東舊遼東即漢之陽平城唐時後蜀中原

五代時爲渤海大氏所據其後又爲遼金元三胡所幷元時此城東又築今咸城意與此城聲勢相依使爲援保也首山千山太子山木廠(一作匠)山駱駝山(言斗)山環城之西南東三方其北則廣野茫茫與天無際未至城數十步有大石橋左右石欄雕鏤精巧殆不似人工橋中石橋大抵皆然橋下無水爲乾川蓋古之水道而似移流於他所矣城凡兩重而築以土周二十四里今頹其三之二矣皇明時城中有廣館時今清人在寧古塔入貢則接待之所也城內外閭閻稠密人民雜遝渡江後初見壯麗矣但自昔皇明時稱

此城中人戶爲十萬今雖殷盛不及於古萬萬也由東門入從西門出市舍聯亘五里而或懸旗立標以表之或刻柱揭板以別之使人各識其中所藏之物貨市爲層樓列綵緞綃繒氈布若器皿衣服等物百用無不備具五色玲瓏以紙作芙蓉様爲三稜大如小兒拳衣以金銀掛於市肆者甚多葬人時以明器用之云金珠璨爛青紅照耀炫亂人目而十八九不知其名也舊遼東距燕京爲千里外其廣大繁華比諸瀋陽通州猶樸陋殘薄而見此而回思我國鍾樓市肆則不啻如兒戲朝鮮人之眼目小而力量狹者

無怪也嘗聞大國新面目始於遼東可見之果然也城西門外兩橋相對曰陵橋橋邊有碑記修橋者也橋北有關廟極雄麗廟門凡六七重門上皆以金字扁額不能殫記而其曰聖神文武曰德配天地曰萬世尊師等語非堯舜孔子無敵當之者其俗之尊慕關公可知其無復其上矣入廟遍觀有少年女子數十餘人皆凝粧盛飾自墻外窺見我一行其中多絶色嬌巧纖穠嫣然若笑之態皆曾所未見者自古道胡姬之豔者誠是也行二里至所謂華表柱所在處柱在廣祐寺蓋唐尉遲恭從太宗征遼時將表功德

建白塔高數百丈矣皇明中葉其塔頹圮武宗正德四年己巳賀榮以太監守遼東時重修之壘麗以成凡八稜周可三百抱而漸殺而上高可百餘丈而分三段爲下段者凡十二層爲上段者凡十三層中間一層長可十餘丈每隅皆凹其中而刻佛像而設爐盒寺僧緣梯而上朝夕爇香頂禮於佛前塔皆塗灰故色白也塔左有碑曰遼廣祐寺碑略記其重修之蹟而盛夸賀榮之造塔以爲大功業嗟乎彼賀榮者以天子之臣守邊壃爲屏翰不以恤民詰戎爲務迺反左袒佛法倡爲檀越作此無益之擧而當時操

筆爲文之士不唯不爲之譏反若且讚美欽歎之不暇當時之風習可以想見噫成此一塔費了幾億萬財也惑異端而誣一世浚下民之膏血耗國家之財力建浮圖以媚夷狄之神又立石紀績以誇當時以垂後世不亦異乎碑中記造此塔而遼東之人大懽悦云云特書者三焉其惑之甚矣余直欲抹去其懽悦字而改之以慈悲也嗚呼皇明時猶如此今日華俗之惟以鬼巫爲事者又何足怪也今日中原陷而爲夷狄者未必非當日惑於左道崇奉夷狄之鬼者爲之祟也吾所以深罪賀監者豈惜區區賀監哉

蓋所以深爲大明慨痛也嗟乎夷狄之亂華夏乃天地之大變而亦必有其地焉其兆何也惟佛法爲何哉夫戎狄之撓亂中華自三代有之而其不敢生心於中國者以中國之人視渠如禽獸知其截然不可浼也及漢明帝通蔥嶺迎佛法之後西域之言移於中國浮屠之書比於聖經盛信戎狄朽穢之物醒傳糟粕之餘奉之若神明其爲兆也又豈伊川被髮而已哉因使天下相見而效之環四海而崇奉焉此豈非戎狄猖大之徵也自是以來纔二百年晉懷愍被執於匈奴而五胡亂華其勢漸不可禁唐太宗禁止

佛法少挫其鋒及憲宗又無端迎佛骨入禁中爲胡児入關之兆朕其後百三十年遼德光唑於晉闕自稱眞天子者三月而猶不敢久有中原棄之而去矣至宋時乃與戎狄相盛衰竟使胡元盜然爲天下帝又於今日爲清人之天下是以余嘗謂宗佛法者所以來戎狄也此所以痛於皇明也彼賀監又何足恤也自此以後則四夷與中原將隨其盛衰迭主天下矣豈不深可痛恨也但西戎之佛法盛而北虜入來者何哉西方弱而北方強故也戎狄一也奚分乎西北哉人皆言佛法之病天下而未有知其如此者故

今觀白塔而偶發為我東之人以此塔眞以為華表柱者多焉其所見之孤陋甚可笑也蓋自漢以前遼東有一石柱曰華表漢時遼東有丁令威者學仙於靈虛山後化為鶴歸遼東坐華表柱作詩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依舊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云云因此而華表柱名於天下今此塔適在於遼東故淺見因以為華表柱焉設使未有白塔重修碑可證者古人之名物下字十分精詳必不以纍成之塔謂之柱也且令威西漢人也今幾二千年矣此塔塗灰之色尚白其不為華表柱一見可辨

而耳食者猶傳訛矣哉攷大明一統志曰華表柱在
遼東都司城内云而今白塔在城外二里餘已非其
地也曾見柳於于夢寅集曰使行時入華表閑有石
柱高十丈柱下有石碑書一鶴其傍刻丁令威詩其
北有寺曰廣寺云柳之所見者又未知的是令威化
鶴之華表也以此觀之華表柱當在此寺之西南而
上使既從歸期不能於暮日異域之路猥自尋索無
由探遺蹟而弔靈鶴可恨也此寺古有佛像絶大者
三又刻一鳥以金爲翅甚宏大云矣今無之寺中又
崎有 뎐몽 閣若屋二層其内又有八面閣高數十丈

下若浮尺許雖小兒以一指推之其閣轉動如旋磨今亦無爲遠東城西南隅古有重層樓面〻聯層五層之樓爲八閣極敞闊俯臨要荒大漢之際直北指點長安故曰望京樓云今又無有其處蓋大明時故物一不可尋矣遍觀纔畢將發行有一胡來以紙書示曰老爺既至此何不遍遊玩而反促歸也何須拘於形迹間哉余書答曰非不欲滿心遍玩也日暮行迫不得不促歸非拘於形迹也其人又曰正欲陪遊講論矣今承此教不勝觖望余又書問曰丁令威學仙於靈虛山云何山爲靈虛山也答曰不知也仍行

焉日暮曠野大路洞然一行四十餘負皆前行余在後從馬長駈胸襟為一豪爽矣道見一胡荷丈餘橫杠兩端懸巨筐垂之而來問之即賣餳者也蓋燕俗以車馬載物罕有擔負者其負者則皆如是矣我行驛卒數人出而欲攫其餹賣餹者方欲防遮之際又他驛卒十餘人齊出人人攫奪賣糖者却坐見之而已余於馬上呵禁之而不止使馬頭常建大聲呵叱猶不止余迴執鞭遣常建以鞭撲之而一頭被撲一頭攫取俄頃而兩筐罄矣命捉來則皆已走焉賣餹者收拾空筐而去行十里橋渡太子河此水源出遼

秀山西流遶鳳凰山後至此爲是河會遼河入于海
昔燕丹送荊軻刺秦王事敗秦兵大至丹亡至此燕
王喜執而斬首以獻秦故後人悲之名曰太子河云
而未信其的然水廣可四五十步深可泛舟也此水
上卽新遼東又有古城遺址人家甚稀未知爲何代
所設而是瀋陽之直路故設站置驛丞行旅皆由此
去矣東南八里又有城清人所築也周迴可六里矣
到新遼東宿滿人李桂品家余告令公以驛卒擾鬧
之事且告曰是彰朝鮮惡習於他國也於使臣亦不
無不能撿束之嫌請通于上使書狀而治罪以懲後

今公以此意傳語查覈後如干治罪云其後聞舌人之言驛卒及西路下人輩入燕中本來如此故彼人稱朝鮮人之狡詐强惡皆摠首云○今遼東太守劉閭世也其下有學正吏目各一人遼東管於瀋陽將軍矣遼東人丁田土所納之稅合黑豆田米五千五百六十五石以銀子折價納二千二百五十四兩云矣

○初六日丁亥晴曉發渡江以後盡度了幾重層嶂疊巘今始縱轡大野中眼界先凝胸次爽豁矣路逢一胡縛以鐵索前行兩胡隨之蓋有罪押去遼東府

者云◯行五里爲劉房乾粮譯官卞昌華所挽勸往見蔣天錫爲名人家蓋天錫本商胡也與東人交易物貨故卞屢入燕中已與相親今行天錫預到栅門待使行仍與同來行中無不與天錫親者而卞昌華又與之約賣買昨日天錫先馳去矣今朝送人請昌華昌華將往訪其家携同輩四五人以去又給余曰天錫之家去此不遠過路景致多可賞者其家又多奇玩上舍同行何如余荅曰儒者居其邦不得輒往商人之家況異域乎況胡人家乎此行本爲遊觀而來有可玩者則固所願也而其於陋何哉昌華曰余

進士昌業氏其坐地何如也而隨其伯氏相國為此行時無不往見處又與彼輩相往來不拘焉金上舍獨非儒者而其所守獨下於上舍耶隘哉上舍之見也固哉上舍之言也余曰怯拙鄙書生之本色毋笑也隘與固吾亦不辭然今日則且暫備容見也仍一笑信其言而隨往捨大路西行五里至天錫所居古榮莊者天錫自柵內與余同行每站見之顏面甚慣而每見余落落不相接語知其難與為親也今日不意見余至驚喜過望出迎于馬首躬奪馬韁牽至堂前余下馬升堂座既定天錫親持一大卓子如我國祭床者

置座中先進茶余少嘗之味亦苦矣繼而勸觴次列
果菜湯炙等屬而後進飯其進獻先後陳設次序略
如祭儀蓋尚有中國供享之餘法也以小碗盛飯奠
于各人座前客盡飯則即退其器復盛而進雖數三
次盡啜則必更進器無鍮銅皆畫磁也余既見過路
無擧眼處及到其家又未見其有奇玩始知爲昌華
之紿余也欲即起昌華留之曰彼人每謂我國人狹
隘也今既臨辱于此宜悻悻亦不廣於異國人乎余
不得已暫遲留而終不下筯天錫數勸酒食於同行
而不被勸於余見余色有憮然底意余使昌華謂之

曰吾本食量窄朝起頓喫粥纔行十里腹猶果然不
能食也無他意爲主人之冗聊也當强飮一盃酒
矣天錫親酌以進點頭有喜色○遂促發北行五里
始得大路々邊有方臺以甓築之周可十抱高可五
六丈上有屋一間屋前有古木而懸鍾焉吾人云大
明時戍卒候望處也又行五里過接官廳路左右危
肆幾數十戶門上皆懸旗揭牓此後沿路皆然行十
八里到爛泥堡朝飯回行十里過烟臺河村北有土
阜即古烟臺也今皆頹夷矣河在邨南一里即小溪
也石橋跨河如虹霓傍有碑大刻萬寶橋三字橋南

又有古烟臺矣行五里過山腰僅村在廣野中而曰山腰者亦如十月無陽故稱陽月也歟又五里過五里臺自遼東以來大野蒼茫無際而路西五里外有一山邐迤從路而去俟至此又山盡而四望蕪〻平然不復見一點山也是日〻暎无風而馬蹄所經黃塵大漲如霧如霏迷人眼睫又行五里抵十里堡宿滿人郭世英家村古有城周遭尚在矣○自鳳凰城至此設站者凡八謂之東八站有主驛站之関防官一員壯丁軍每站有四十名管於瀋陽將軍矣十里堡爲遼陽承德兩地之界故二境各置鋪兵一名相

傳各州往來文書曰舖遞若將軍各衙門文書則皆付驛站相傳之

○初七日戊子終日陰霾時爽發北行五里過板橋僅橋跨巨壑橋邊有垂柳陰翳閭閻隱映於樹木間有阜臨水對崎可以登覽遊賞矣有驅橐駝而去者羊頭牛蹄馬毛而短尾色黃頸長而連髙一丈有半長如其髙背上前後有肉峰自作鞍韉載乗者依其肉峰爲我國之馬見其龐然大也異之鼻孔噴臭蹄蹄避步矣行十五里到沙河僅河廣數十步自此至通州地多沙土故以沙河爲名處多矣人家夾河南

紅花堡即運河堡

北各三十餘戶又行十二里抵白塔堡朝飯蓋堡中有寺寺中有塔兩凡十四層高數十丈露見於十里外郁前右橋穹然若虹蜺矣是日氣薰蒸殆如解凍時溪水無氷馬上亦汗沾衣自越江後日氣漸暖數日來則若春候一行皆以不寒爲喜而天氣失序傷人可慮也自辰時風色漸緊塵埃四起背風而行尚不得開睫風過處黄霧蔽天咫尺不可辨塵土上面須眉衣裳一色黲黄矣行十里過紅花堡路右有寺寺中有三佛像皆乘馬立矣行一里氷渡渾河其源出金石山下西北穿木柵邊興京西流又與河流

去與太子河下流合叉所與遼河會入于海廣可三
十餘步行六七里未及瀋陽城數里望見路左有白
塔巋然余策馬驟馳躍至其下其塔下方上圓高數
十丈下刻獅虎犀象之屬極贔屭矣其北有佛殿而
門閉故呼使開門而無應者不得入焉按一菴蓋託曰聖慈寺者
似是此處
城外市肆亘數里矣三使皆於城外下轎乘馬
從南門入蓋以瀋陽爲中國之大鎮陵墓百寺皆在
焉故舊例如此所以示敬也入城至察院日方晡矣
甲卒十餘名守之察院在城南門內三使臣同入一
房蓋屋廣而無他房可宿處余之下處定於城南門

外云故將出宿牽馬頭壽萬至城門覺置烟竹於察
院而忘之令壽萬還往持來余偶立城門守門甲卒
輩及他胡數十人見余皆來至側相與啁啾問諸余
不解彼語且苦之不答焉又不遊目拱而立彼或有
慍色或若欲奪吾手中扇環而押之見余所戴氊笠
上有孔雀羽指而相語若少退却矣壽萬出而辟除
群胡〻〻問答於壽萬皆點頭吾問壽萬以何言壽
萬曰小人諭彼輩曰我老爺官人也汝輩何得無禮
押之乎云爾則彼曰見孔雀羽已知其為官人也然
問言而不答一句何也曰老爺以儒生初為是行不

知汝言故也亦素習言語矣犀胡點頭云蓋東使來燕時譯官醫官寫字官畫員等一行皆以帖裹來軍官則具軍服氈笠而懸雀羽余於義州具戎裝時皆謂帖裹則與譯官混雜軍服而後燕中尤重之仍與雀羽使懸之余笑而却之又曰軍服而無此則與使臣中房相渾此則表官人者也不可已也遂懸之今見果然矣○瀋陽城每城有甕城々門皆為複門而兩門不直相當必互避為城高比我國都城為三倍民物之殷富閭閻之稠密市肆之繁華比之舊遼東又不啻十倍也瀋陽謂之盛京與北京南京興京並

按清河靉河

稱爲四京焉

其地形則渾河遼河帶西南黑水清靉襟東北阻塞踦遠誠華夷間一咽喉也○其地方則東南至鴨綠江五百七十餘里東北至희마랍二千餘里西至山海関八百餘里北至舊宮臺邊门四百五十餘里爲蒙古地界南至於海七百三十餘里皆設邊门凡七十所门置防禦軍邊丁以守之○其田土則丙午年畢前年改量田後舊田與新墾田合三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九畝畝税銀三分合税銀九千三百八十五兩七戔運粮商賈之田三千三百

勅則不受税又别有皇帝田庄用之祭祀御供屬諸内務府又有官庄者用之别星供奉屬於户部八旗軍耕食之田不受税云〇其身役則每丁受銀一戔五分贖馬牛驢騾羊猪之費皆以此用之商賈之役則銀每两受三分云〇其官員則瀋陽都統將軍曰嘪羅伊利蒲為名者副都統將軍曰毗羅沙盞為名者其下所屬官又有十二人户部侍郎曰王朝恩其下有堂主事郎中官銀庫郎中及員外郎庫使筆帖式以下二十二人禮部侍郎曰胤泰其下有理事堂主事員外郎贊禮郎佐領

瀋陽官貟与一統志及近日發書不同

助教讀祝官以下十八人刑部侍郎曰武格其下有堂主事貟外郎以下四十六人工部侍郎統之武格其下有貟外郎 스무스고호라이무란 監察御史以下二十四人瀋陽所在官貟合一百四十九貟○其軍兵則有八旗一旗所屬甲卒三百餘人又有魚皮韃子九百名皇帝親兵千餘名通計爲五千餘名云此或是瀋陽恒日留守之數此若瀋陽將軍所將都數則亦不若是少弱矣

○所謂魚皮韃子如古之御林衛其年滿二十始充過滿四十即老除凡一被其選即割田以給糧

室以賜有常廩有特賞春夏給衣資歲時有賜物其廩祿足以養其一族而猶有餘裕其遺法非其族則不許故渠輩婚子女時輒曰某家其先臨陣有背着箭而死者即擯不與婚蓋恥其走也曰某家其先有赴敵着創於胸而死者乃許婚蓋尚其勇也一死於國事則子孫宗黨皆被其庇恤故父教其子兄勸其弟常曰汝必死於國當出戰之時則必曰汝慎勿旋踵必死毋返蓋能得士卒之死力如此其兵敵於天下也宜矣每有強敵難禦者發此軍以助之如風電一鼓盡平之矣

○皇明時置瀋陽中尉管於遼東道使留重兵完城堞列亭障而勤候望設施之規模宏遠爲遼河之保鄣以嚴防北虜之出入其爲計非不周詳而終藉寇資盜使抗中原而竊神器若此地爲之本爲未知人事之不臧歟地利之不固歟抑天命之不佑歟溯古悲今秪增於悒此去寧古塔凡一千三百餘里而天下之子女玉帛重寶巨貨凡瀋陽燕京則所還者僅足用而已其餘則盡庀輸載盡歸之寧古塔作府庫以寶之云其意視中原若五日京地豁其窟穴爲日後長遠慮故也或謂船廠

一

立○·恐是圖門

梅烏蘇哩

爲名之之地在瀋陽寧古塔之間婦女賣貨皆輸置
其地以待他日云未知何說爲信也余意則似於
其兩處皆賣之也
○寧古塔在瀋陽東北即我國之正北也於豆滿
江爲六百里黑龍江環其北 立○ 江帶其南東有
烏蘇江西有混同江又其南有鏡泊興凱之湖山
千疊而水千迴險阻四塞不可拔之地云○船廠
在瀋陽東寧古塔之西混同江輝發河衣屯河環
其北東南三方於我國北道爲半月程被山帶河
沃野千里云

○初八日己丑晴日氣復寒以計付歲幣方物之故留焉蓋歲幣方物使行輸來到瀋陽傳給則自瀋陽受之歲幣中生綿布二千疋白綿布五百疋好大紙五十束好小紙二千一百束白綿紬二百疋粘米三石五斗四升紅紬一百疋綠紬一百疋出置瀋陽其餘則瀋陽戶部官出車馬輸往燕京以納者法例也今日戶部官令譯官通語於使臣曰紅紬綠紬則前所受置者尚多而好大紙見存者全無若依前例置五百束則將不足於前頭用處故以此意方啓聞於北京紅紬綠紬則盡前日所置之數而上送其代留

好大紙二百束云云使臣復飭首譯見其啓聞文書又憂其留置之標跡而後依其言

因舌人聞我　孝宗大王爲質時所居舘舍尚在城西北隅回憶當時之事悲憤如昨日欲一尋遺墟以寓羹墻之慕而舌人言今爲村家不可入云

又聞　孝廟久辱龍庭而少不挫喪視金汗如奴隷視羣酋若䖝蟻胡酋或有違忤者則少不容貸以法痛治或提來杖之且其儀望見可畏不怒而多威羣胡皆戰慄過所御舘舍輒下馬不敢高聲龍馬二酋亦斂不敢倨傲云此與皇明英宗於土

木之役爲虜陣所執而虜人不敢慢者何以異哉
帝王誠自有眞矣汗常師師出征每欲率昭顯世
子而往 孝廟輒請代而自往以此 孝廟在北
八年而留瀋陽者未半焉常在汗陣中目見松山
堡大戰矢石如雨刀鎗干霄鐵騎馳擊喊聲動天地
明師大崩積屍如麻天將皆敗降我國人侍 孝
廟從往者皆股戰膽落口不能言面無人色而
孝廟自若少無懼色視之如蟻鬪穴中以此胡虜
益畏之云嗚呼使我 聖考誕降於天地履易冠
屨倒置之時者天也使我 聖考辱天安於腥塵

蠢幕之間玉戌于夏戚以厲其慷慨奮發剛毅陶
礪之志以增益其壽聖神武之姿以康幾春秋大
一統之業者亦天也是天之篤生我　聖考者若
將有意於下土而竟使中途薨殂齎志未展者何
哉此豈但東偏一域窮天之痛恨而已也誠今日
環回海凡有血氣者皆爲兇福也悠悠蒼天胡忍
爲斯文念我國尹洪吳三學士被害於瀋陽而不
許收其屍故人未知其以何刑而死又不知三忠
體魄之所在一國之人悲之久益不衰余既到瀋
往往要古人多方探問而虜人終無道其事者云

噫自古國家革世之日人臣之爲其君死節者不知幾人而如我三學士者自有載籍以來一而已何哉古有以諸侯陪臣爲天子扶義立節至死不變者乎顔眞卿之罵羯狗文天祥之死柴市卓卓乎其節而比之我數公猶不足齒矣我朝本以禮義之邦名於海內外當時若無三學士其將有辭於天下後世耶若早晚黃河復淸眞天子出而修大明史則我三學士法當入於大明忠臣列傳我東方豈不光耀哉我國自　祖宗三百年扶植名教培養節義之美將與天地並垂傳爲數公捐七

尺之軀而柱綱常於宇宙其死也非可弔亦可頌也然故令余逐疲此地而不怨悲愴流滞之思但欽嘆嘉悦有羨慕之意而已視其就死之地殆若登仙之處人固有不死者乎同歸於死而數公特死於義故也數公之靈倘有知而聞此言必莞爾而咲矣

夕後余在下處脱挾袖着氅衣整毛冠獨端坐讀書鳳凰城宿所主人戴天禧適来見之有喜色請見余頭上冠余脱而與之天禧摩挲久之仍戴於其首余使馬頭問曰汝見我高冠廣袖羨之乎笑之乎天禧

曰何敢笑也何敢笑也每見貴國衣冠我心慽慽焉我以華人拘於國法而薙髮竊自悲焉余笑謂曰若艷羨則何不爲之天禧搖頭揮手曰皇上亦服此焉敢簡也余指其辮曰汝何剃髮而不剃其鬚也天禧捋其鬚而笑曰國法剃其鬚者其罪與潛商同且存鬚者所以表丈夫也何可剃也○余自數日前要於譯官購遼東地圖該備者盖山海關以西則古中國也其地勢大略博覽之士多能知者而遼河以東則即古我境而文獻無徵無能知者爲可恨況白頭山自中國而來而漠然不知其來歷又何著也以是之

故遍求其圖日日促之又言當給厚直矣今日始得瀋陽地圖來故見之則雖略而不詳然東自鴨綠西至山海關正吾所欲得者亦可領略山川大略遂手摹入於日記冊使見之者知古我境之從某至某與我東山川所從來也（公之手摸圖本不載於翻謄本中今無可攷）

○初九日庚寅晴封到瀋狀啓付團練使崔佑錫之還余以無恙到此之意上書于老親送付于元龍且作書請即傳焉○交付歲幣方物後落後還歸者人為二百八十八名馬為二百八十六匹譯官李極及安州商賈別將李興祖以病還歸○平明發過諸寺

按康熙帝辛丑
即位元年壬寅

衕門穿市街郴舍行四五里入萬壽寺、極宏壯殿
以黃尾屋內外皆塗金爲殿上安金佛數軀承以蓮
趺奉之金榻上前置青紗籠而燃玉燈卓上陳蓄莚
香垂黃羅帳矣屋西有二層殿壯大則少不及正殿
而侈麗過之緯綳若飛檐外幂鐵網而其細如絲殿
門外有雄碑即康熙五十五年丙申所立也曰此寺
前名普濟寺後改今名其下盛讚皇帝之崇佛又曰
皇帝命作此寺奉天瀋陽遼東之士民皆爭獻財出力
以助成猶恐不及蓋皇帝深恩厚澤無遠不覆而先
被於三韓故也云云蓋此寺爲康熙祈福壽處故曰

萬壽寺即願堂寺

萬壽其所謂皇帝指康熙帝也謂之三韓指奉天遼東皆三韓故地故云爾也右人之此地居人皆言遼近人民皆為康熙帝願死故聞造此寺咸竭力盡誠如赴私事不費官銀一文不屢日而成之云余嘗聞先單于善用兵多智略而不意其得天下之心又如此也其能雄髮坐黃屋撫九州於几案身致六十年太平良有以也又行五里從城西門出西北行數里路左有寺其壯麗倍於此諸萬壽寺又加繪焉殿中奉佛陳設一如萬壽寺而復侈麗法堂左邊有八角殿蓋以黃瓦侈於正殿籬外亦築鐵絲網而門鎖故

懇請開門一見而寺僧牢拒不許不知其中有何物
也譯官言其中奉順治皇帝影幀云其下有碑曰順
治帝既討平漢北而於其處得高僧哈麻建此寺以
奉云蓋萬壽寺即康熙帝願堂而此寺則順治帝願
堂也自遼東至燕中路傍村間梵寺及關廟殆無
處無之屋宇皆宏大満於一洞而居僧則寂寥只有
一二僧矣獨此寺有叢林僧一漢學諸僧讀經不輟
彼或傳哈麻衣鉢者歟但使臣以下一行入去而彼
坐椅上凝然不動讀經自若其驕倨可憎也路傍有
屋大如寺刹而空虛無人環之以墻者可一里此是

豪貴家墳墓云又行一里路右林外土阜下高樹木蒼蔚其中有黄尾屋隱映林木間蓋順治帝陵也自此地勢愈平夷眼底但莽蒼一大野峰頭只見長天也行八里過壯元橋々似虹霓凡八间行十四里過永安橋々成於崇德年间（崇德即康熙之祖順治之父年號也）有碑紀其蹟橋極高廣左右石欄雕鏤甚奇巧矣

本朝人金萬海年二十遇丁卯胡難被虜屬副將麾下至瀋陽其後副將戰没于陣萬海無所依因不得食時奴兒赤新奪瀋陽將大修橋以便鐵騎之馳騁募人負石役餘此橋萬海遂赴其役負石

受債以資食及虜得中原我國因通使价萬海之族以償贖還始得歸國家謂其久在虜中能爲虜語錄于司譯院付祿使訓教年少譯官矣後從使行以譯官入燕至此橋下馬手撫橋之第幾石流涕嗚咽曰此石乃吾之所負者當時豈知得還今日乘飛騎而過此橋也其時同行譯官鄭忠元親聞萬海之言歸告其子世雲〻〻告譯官申明世申明世入於今行至此橋又告余甚詳萬海官至知事年八十七而死無子云又曰橋既成萬海又無所歸行乞而謀逃歸本國又爲八王軍所虜仍

屬八王麾下八王愛其聰敏使侍左右一時不離
蓋八王者汗之叔父也勇力絶人智略超世常別
將兵先行爲前鋒摧強拉堅所向無敵及吳三桂
請兵爲援擊李自成也八王獨將八百騎先入關
金汗大軍在後未及到八王前行疾驅無敵當者
未至燕京三十里自成遣兵截之夜二鼓八王招
驍將三人分三百騎與之謂曰今與汝輩各一百
某以百騎奔其前某與某各以百騎爲兩翼襲其
左右期夜半必破也因踞胡床露坐以待雞既鳴
三將者尚不還王怒氣咆勃命左右進酒以數斗

金椀連倒數三國鼓角鳴則去地數丈復下坐於床床沒地者數寸如是者三焉時萬海侍於側悚慄股戰矣而已三將者歸獻捷軍無一人摧傷者翌日進兵破朝陽門直入皇極殿欲上御榻坐未定輒見有黃龍自殿上開口而下將齧其頭八王驚悸蒼黃起下榻萬海趨扶之王曰汝亦見殿上之龍否曰未見也王曰始知此座非人人所可坐吾詐縮矣遂退居于郵舍汗聞八王先入慶其志不小率銳師疾馳入燕京八王迎之使汗登御座汗坐自若八王曰天也遂反其志俯首帖事云此

按八王名多鐸汗九王名多爾袞者也

說亦申明世道之所其事說詭又不無爽實也其勇力智略則無怪乎天之為金汗出也亦可資史外異聞姑兼錄之或謂非八王乃九王也九王者八王之弟竭誠輔汗々之得天下九王之功居多故清人比之周公云汗丙子伐我國時九王亦籌從來云九王之忠於汗如此則彼既入燕中柔顯黃屋者必非九王也蓋八王之智勇九王之忠誠並生一家者汗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戎狄為中國之主豈無所以也天意誠可怪也

又行五里抵大方身朝飯是日風寒殆不能堪行中

皆以皂紗垂面以避沙塵行五里過磨刀橋自永安橋至此凡二十里傍漢行矣又行十里過邊城市舍夾路左右者幾一里又行十三里過神農店北望天邊有山者然入眼蓋自鹽亞関北走爲蒙古地境處也又行十三里至孤家子宿漢人李祿家李祿本山東人云蓋孤家子一村皆山東山西人也因土薄年儉流離來寓開舖肆于道傍以資生云村可三十餘戶矣

○初十日辛卯晴風寒昧爽發西行八里氷渉周流河卽古所謂遼河諸河周流皆會故名爲其源出船

廠北西北流數百餘里入長城內遼開原縣北又南流與清河柴河合過鐵嶺縣又與楊檉河合至此爲此河廣可三四十步又南流至牛庄與太子河渾河合流故又謂三叉河矣蓋遼地邊海而高衆水皆逆流故太子河混澤河則自東而流西又有衆水皆自北流南曲折環遶並會于此河蓋自發源處凡行一千二百五十里南流入于海矣行九里又渡一河〻北有一阜陡起上有廢城遺堞尚宛然周回不及一里城外廬舍殆半里行三里過泌店子逢一車前插兩黃旗皆書曰上用御供物也凡御供物皆標以黃十餘人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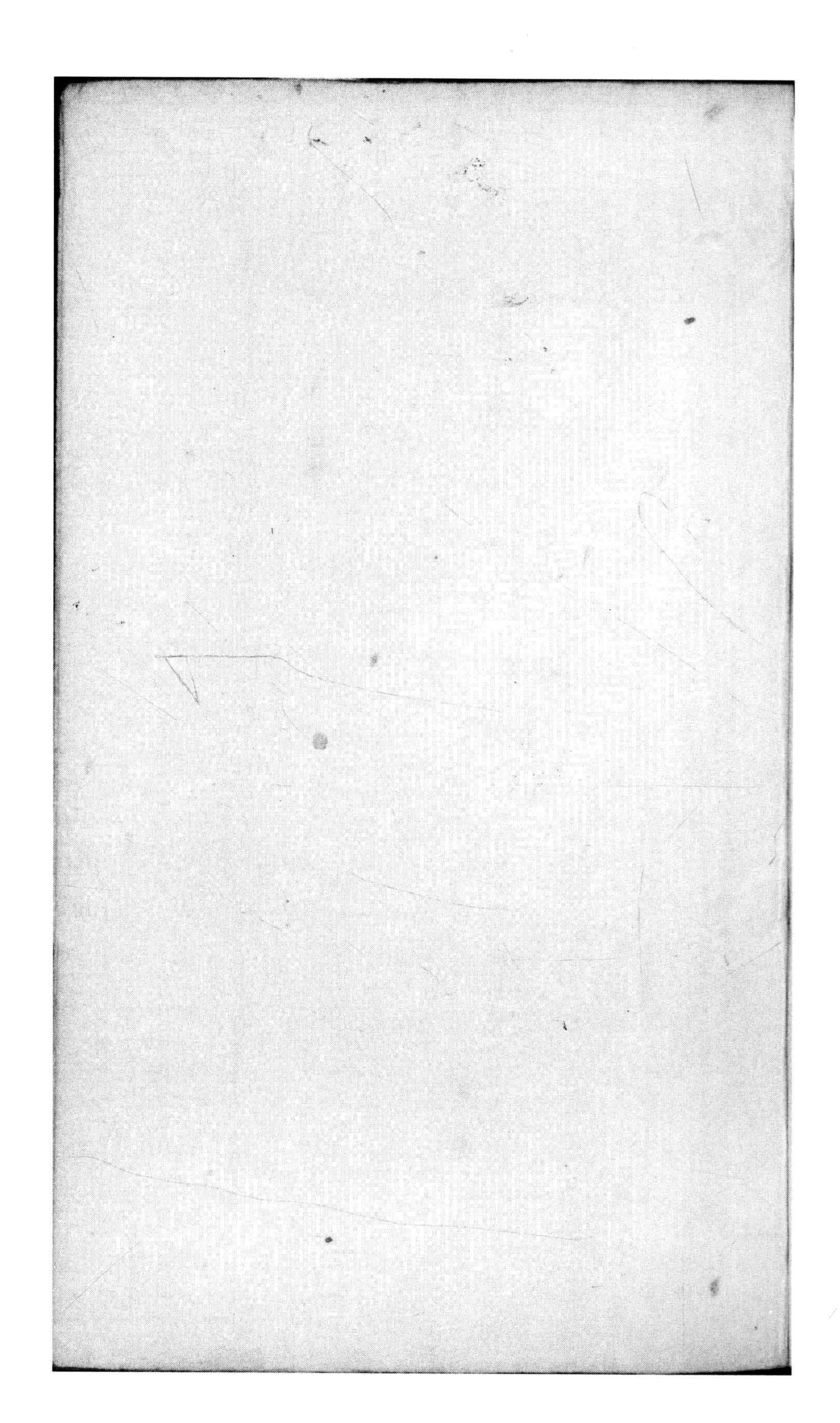
駿馬隨之自烏喇進貢燕京者也聞所載皆橘柚之
屬云橘柚產南方無在於北土之理似臆說也烏喇
在寧古塔之東北自烏喇渡黑龍江行一月餘始到
此云又行十二里過郭家屯村舍只四五戶而放牛
馬驢騾者被山覆野不知其幾千頭也自此地勢隱
升坳凸不一或高而為阜或低而為谷矣是日寒酷
渾體凍逼面皮如割回頭向日曝之良久解冰始半
消誠覺冬日之可愛也行八里抵小黃旗堡朝飯有
瞎胡能唱曲彈箏、聲似童子吹葱笛歌聲則如哭
如呻眞琵琶行所謂嘔啞啁哳難為聽者也一邯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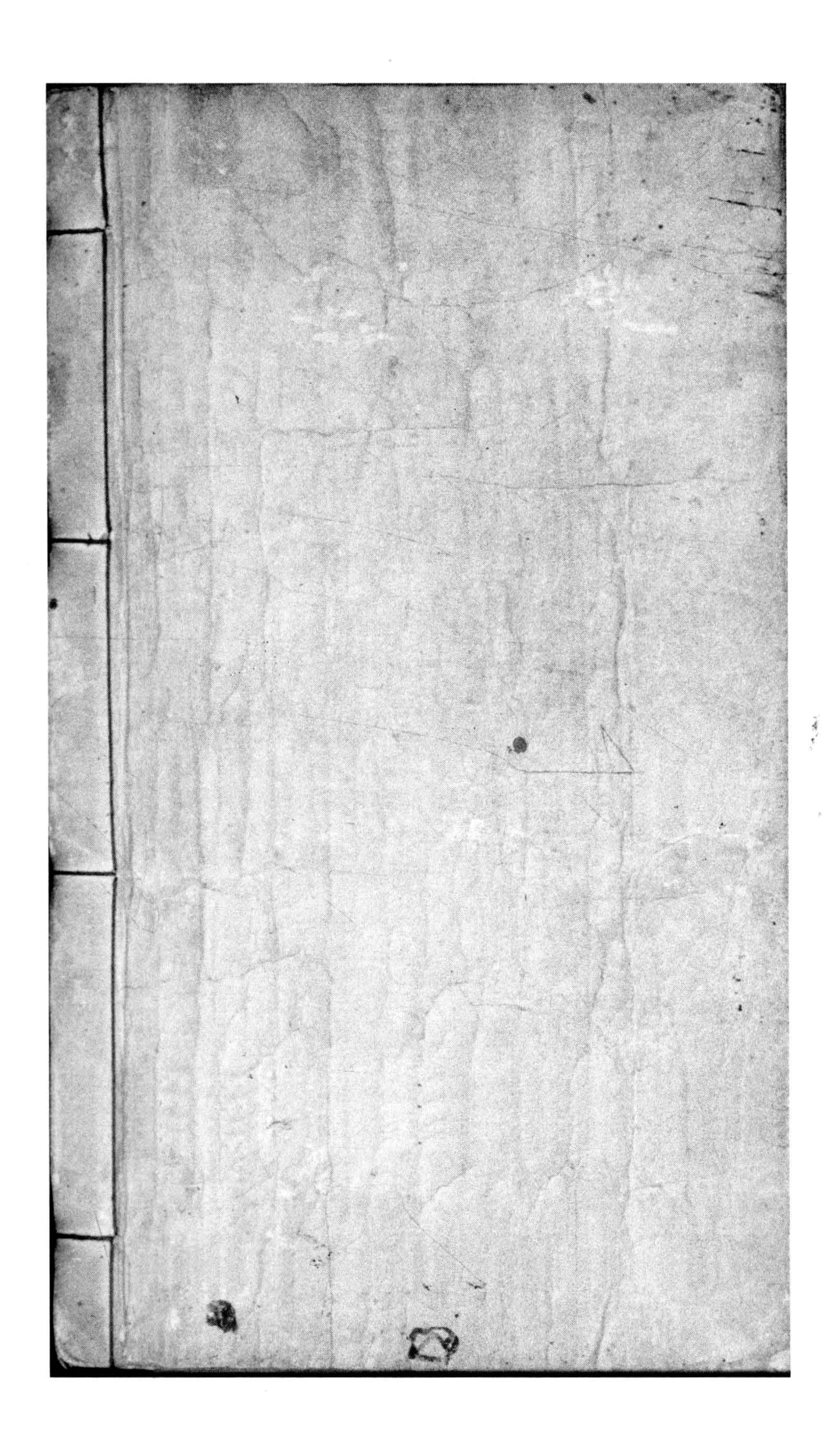
懸雀羽[illegible]下不正
[illegible]品以下七字[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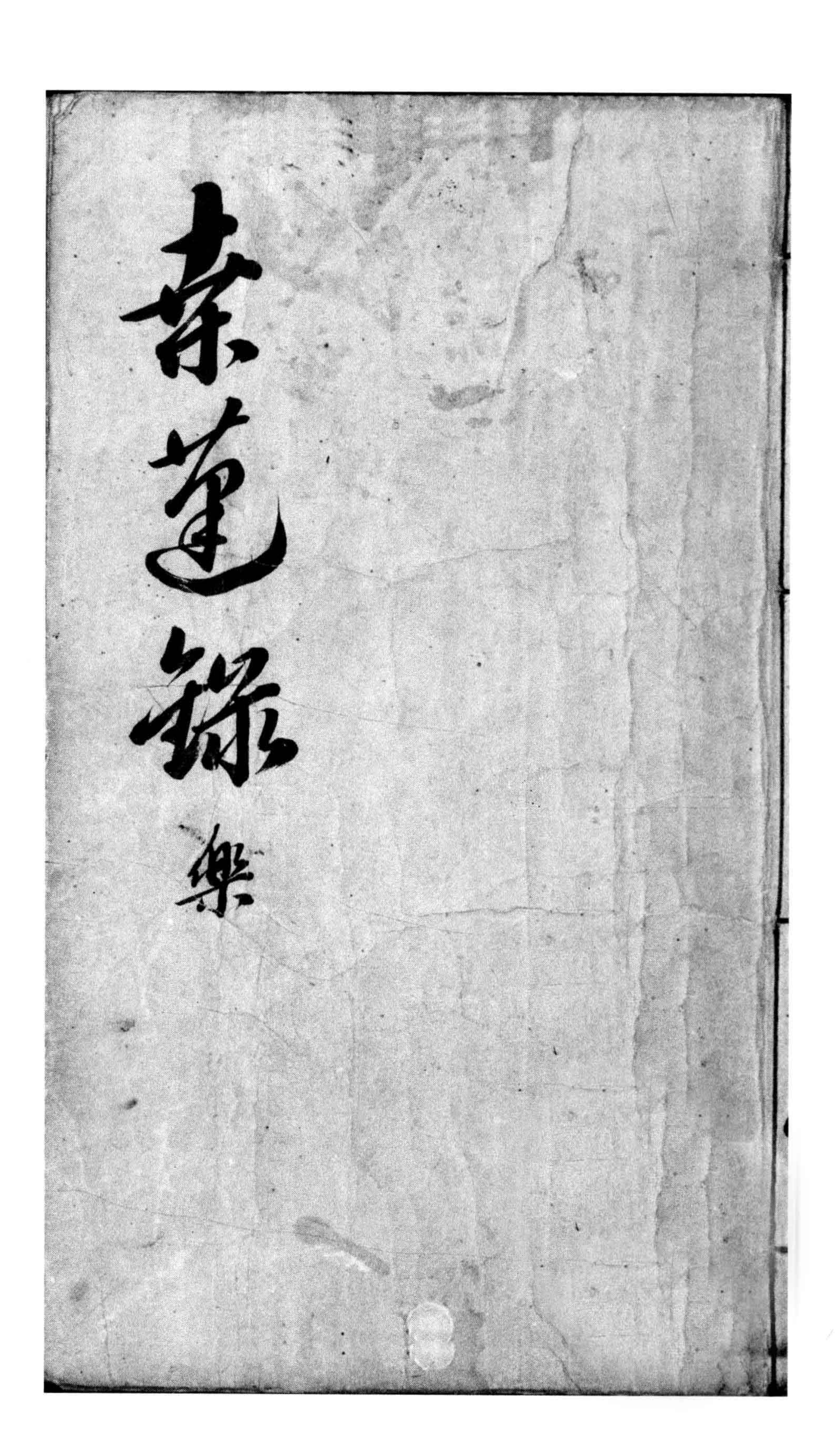
清人品職惟視頂
玉但有軍功者賜翎
故百官之佩翎者絕少

滿人言語不與漢人同獨一廿年能爲漢語矣行七里過大黃旗堡行十里過蘆口河廣可十餘步村一里外有一柳樹驛卒指以語曰數年前有義州刷馬驅人一漢得罪於使臣縊此樹死云聞之惻然聞其罪不至當死而輒自經甘爲異域之鬼愚哉又逢百餘騎從北方來而其中二人抹額上懸孔雀羽馬皆絡紅纓法惟官人懸雀羽官卑者羽一點稍尊者二點尊者三點也又其前有車數輛皆懸黃旗自烏剌城進貢真珠及豬雉者云行二十里過古城子自此爲廣寧地界也行二十五里抵白旗堡入漢人李相

儒家日已曛矣自初昏外左右擊柝相應以驚人蓋我使行到則必發軍行巡以防盜賊者素有令甲云村有鋪兵二名人家可百餘戶昏後有自瀋陽來者譯官問歲幣方物何為尚不追到其人曰昨日使行離發後例當載輸而掌事官與禮部官不協相爭詰至夕不得載今朝始載來故也譯官又問使行先行而方物不及則將奈何其人曰雖遲數日當疾驅追及勿慮爲言云






桑蓬錄
樂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三

○十二月十二日壬辰晴余每夜侍令公語令公就枕後又繼而起日記草其終日所過見聞追想以記或至夜半或至鷄鳴吾人輩每見余修日記則輒蹙眉曰燕行之勞人、皆如上舍夜且不寐則一番之行雖陞資一品誰為之者又每日晨起梳頭盥漱仍發行故夜睡不交睫、於馬上昏睡、且行數里餘天始曙日欲昇酒醒睡覺渾體寒慄裘薄如紗矣西北行十餘里過小白旗堡又行二十里至一板門入店舍沽酒以禦寒味殊不冽又行二十里折而西行

抵二道井朝飯○村有筭命者張演字東伯兼學唐
舉術能相人云故令公曾於戊戌年以副价入來時
相邀以語矣今日又使古人招之張即來而年方七
十六也耄不能記戊戌事令公使余把筆問令行及
將來流年吉凶張演書一句以示曰事似孤舟離海
口身如明月出雲間未詳其義又聽其論令公相多
疏略無神奇然山海以東獨稱張演筭命云故余寫
兄弟生年月日以與之囑曰詳詳之則回還時當覓
去矣以壯紙二束僧頭摺扇二把為幣演有嫌少之
色復加給如原給之數乃更為余於令公席與張演

語時羣胡數十人從寅來侍立炕下而其中一人眉目動止與他胡有異余問譯辛曰誰也立于第四者必可與語者譯辛對曰秀才也令公諭譯辛招其人坐其人曰大人之前焉敢便坐況敢與長者同席乎蓋尊者之前不敢坐中國之古禮也論語所謂坐吾語汝呂滎公居家於父母之前侍立終日游楊於伊川先生侍立雪中皆可據也余自入柵後每見胡人或父子尊卑踞椅相對心竊駭之今聞其言能不染胡俗而知古禮尤可嘉也余書問曰居何處答曰家住山海關又問曰有何幹而來此答曰欲見張老人

看命余文書示曰將發行不可以長語不知可以繼
此而得見乎答曰進謁前路店舖仰承誨言矣揖而
退行中有知其面者曰彼程秀才也能文章善言語
云〇村有鋪兵二名店门貼踏印榜文迺瀋陽將軍
處有盜賊竊發之患飭各舖使巡邏譏詗者也過一
板门時路上西望有山二峯露其巔如人之在墻外
而隱〻見其髻者十餘里挾西而來及至此其山輒
在馬首之南矣行八里過寂隱寺只有一庵無林舍
矣行二十一里踰土子井即平夷一小峴也西行未
及半里折而南行大抵至義州西行入柵以後或西

行或北行自此處因南行蓋盛京自我國在正西而中間有海經之故避海由沿陸處北上故今反南下矣過此醫巫閭山北支即迤在數十里而峰巒清秀可愛范范廣野行屢日而不見山見此而益奇焉○行十五里過烟臺烟臺者即大明末為防今清人而設者築以甎塗以灰其形穹圜高可十餘丈周可廿餘把蓋明既失瀋陽以此地為界無名山大川之限故於平野之中大路之邊築為此臺燒狼糞以報敵來故名烟臺（燒狼糞則其烟聚上直庚于天雖遠皆見）或云戚繼光所設也自此至山海關五里內設七八所南北左右棊布

星羅一臺之費動過千金関東財力殫竭於此因此
大失人心云今皆廢已久頹圮者十八九嗟乎戚帥
明之名將而既不能蹴踏王庭掃清大漠制華夷之
命以信中國之威又不能驅出虜穴復中原之舊疆
乃不敢越遼河而進一步削地失疆甘心退保之計
覩之然糜財動民以築此臺固其所為已下策況其
為此者反促天下之怨叛而無救胡虜之吞中國豈
天數已非人力亦隨之而然耶此臺與此虜而偕在
嗟夫○行五里到小黑山宿漢人程五材家五材業
農者也○臺上譯官金時裕洪萬運上通事李喜邦

沖明世留瀋陽交付歲幣方物於押去將後今夜始
追到而聞前路盜賊橫行又有响馬賊白晝大道掠
奪撥胡所持銀子云頗可懼使臣約束一行騾卜馱
人夫結隊以戒嚴飭待天明乃發行○夕程秀才希
來訪余〻以筆代舌問曰尊姓程氏知明道伊川兩
先生否程書答曰兩先生出南方俺今居北地而自
先世相傳謂明道先生後裔也余曰傳言雖未可證
信而我東之人尊尚兩程先生不在孟朱之下今聞
尊乃明道後裔云誠不勝屋烏之愛尊名云何曰名
瓛字玉章永平府山海衛人今居城內也年幾何也

曰虛度三十四歲又問曰所業於文武何居亦知算
命相人之術否程曰少業文名係文庠如我國鄉校雜術
之類未嘗學也又問曰俄見張老人論副使老爺相
而不曾注目詳察率口略論其言果能不謬乎程曰
張先生論斷必有證據後生何敢妄議又問曰張老
人之術果神妙有驗耶程曰俺所居處距此五百餘
里張老人看命之法今月初見之大槩則不謬矣曰
今日與張叟論術否曰不知其術故不能論斷吾亦
書八字與彼約他日來考矣又問曰所讀何書所作
何文程曰讀五經四書作八股文章曰八股文章古

似是胡應麟

未嘗聞未知何如文也程曰如來一見至家日當覓示矣又曰何謂八股願聞之曰八股即科文規矩也先爲破題次承題再復論題次小喩又中喩篇終又有終条之鄙一篇大勢定矣余曰此六股非八股也程曰未又有篇終譬喩此喩甚少故不舉也余曰皇明時科文初爲起頭次承之又有六股一尾之規今八股蓋六股而除其一也程曰然余又問曰今大國以文章名者幾人程曰八大家外論其外最顯者有王弇州唐荊川歸震川胡[illegible]余曰此皆古人也吾所欲聞者非古人謂今日見存者庸程曰有衛山吳

士王者最以文章名人皆豔慕焉又問曰當今大國治耶亂耶程瑍不答又問曰大國之人見我東人則艷慕之乎鄙侮之乎程以筆於豔慕二字上作圈以示意余曰此面弄也豈以大國而豔慕小邦哉程曰朝鮮乃明禮樂之國備文物之地安得不豔慕也鄙侮之念寔不敢生諸心也余又問曰張叟所論大勢之不諺尊既知之必有所見故也試觀我相窮歟達歟壽歟夭歟程曰今居官矣將來遠達何可量也余曰年近四十而堇成進士尚無半資一職乃窮措大耳程曰太公八十遇文王胡為欲速余曰但欲聞相

法非惡於秀名也功名外物實無踈﹅於心也程曰
俺於相法算學宗無知解願薦人可乎吾所居里中
有舉人白愛来者大儒也習文章文兼善於算命使
行入山海関日吾當與陸尋館舍矣其人與吾甚善
吾當以激之余曰若然則何辛程璵以趣漢羅去復
以明日爲約○邨南數里外有一山麓曰小黒山村
之名以此也其山上有烟臺三所又有城周於一山
自小黒山有昔日皇明時屯兵處至王家店而止焉
矣
○十二日癸巳晴晩發南行十二里渡羊腸河﹅廣

可十餘步自瀋陽水皆南流而獨此水北流蓋其源
出廣寧東不南入于海反而逆流以地勢度之必復
南流爲楊樫河又南流入遼河者也水南北鋪舍名
連亘數里矣行十八里到中安堡朝飯上使書狀將
往觀北鎮廟余隨其後南行十七里過舊店里又行
三里捨大路北行十餘里踰山峴峴上有二寺相對
爲渡小溪過舊廣寧城舊廣寧即皇明時大鎮也錦
州衛在其左寧遠衛在其前而後有瀋陽遼東藉其
形勢相爲犄角以遮護山海關使虜兵項背牽掣首
尾顧忌不敢南向而窺山海關其設施方略若是嚴

廣寧今有石牌樓荷壯
可大宦樓相甲乙余嘗目見
今日廢壞何也壞字下有
云字明知誤傳於未見也
前也禁牌偏有成梁牌樓之說

容丙反為藉寇之資重可嗟咄其城古有内外兩重
今獨有内城内閭閻太半蕭條頹垣敗屋十之二三
然城内外人家尚近萬戶峻宇雕墻如公衙官閣者
在在而有比諸瀋陽可爭伯仲亦可想當時之盛也
明李成梁為征虜總督封寧遠伯守廣寧數立戰功
舊有紀勳石牌樓今亦廢壞云成梁即提督如松之
父也如松於我東壬辰之役將兵征倭有再造之功
今過成梁故墟以愛烏之情傷感殊切神堂佛宇雖
於民舍而有一廟宇臨道傍斷石為門門上鐫曰馬
神祠不知其為何神也居人見我一行爭相奔走前

後殿觀內婦女皆凝粧盛飾倚牆而壁者千百餘人蓋舊遼東及此地僻於大路罕見東人故觀光者益衆也有以金字牓门其前雙立綵畫十丈木者凡四處乃登科人家表门如我國立孝竿之類也穿過外城五里外城之外鑿渠引水以為濠今亦湮廢矣又行數里地勢漸高有山一麓自醫巫閭山落脉迤而復起廣可數里其上有廟曰北鎮廟所以祀巫閭山神者也○按廟庭碑曰舜分天下為十二州〻封鉅山以祀為醫巫閭即所封十二山之一而為幽州之鎮在天下之北故曰北鎮唐玄宗封其神為廣寧公

後來尊爲廣寧王歷代皆祀之明太祖因舊基改建殿宇永樂十九年毀舊而改創焉成化嘉靖萬曆之間屢加增飾康熙十五年又重修之雍正二年益廣其制大治殿宇至今年工役始訖或謂雍正帝爲親王時將往瀋陽宿于此廟廟神夜現夢曰汝當爲天子覺而異之心自負焉及纂位以爲廟神所佑德之遂開拓其廟宇鏤石爲門若虹霓者三侈麗其甍桷以報之云語雖不經亦可備異聞也周以彩垣垣高數仞下築以土而染以丹上築以甎而塗以堊堊之如環紅白錦帳周匝一里殿宇凡五重而皆有東

西廡其第三殿奉北鎮神塑像衮冕如王者服章第五殿奉男女塑像而女神衣翟褕第一第二第四殿則皆空虛或設朱卓而已丹雘耀殿被滿一阜宏壯鉅麗肅然而嚴窈然而邃廟庭皆鋪以白石平然若鏟削焉刻石為欄環遶於庭之左右第一殿之左右建二層閣左懸鐘而右置鼓中有碑閣即康熙御製御筆也殿門上石板鐫曰北鎮廟者亦康熙御筆也殿東西隅有奇岩對起其形磅礴古怪高可五丈長可一抱東曰仙人巖大鐫會仙亭三字前刻呂仙像呂仙者指純陽子呂洞賓也故亦名曰呂公巖或洞

賓所遊之地歟其上可坐五十人西曰翠雲屏鐫補
天石三字大明學士張學顏筆也巖面多古人詩刻
而下段刻三韓金鼎詩金鼎遼東人也巖下有穴開
東西若門兩人從其下俯匍匐出入焉登巖巔瞰舊
廣寧城城之周廻數十里中有二塔聳出烟靄杳
茫中又望醫巫閭山陣山嶺奇巖恠石矗立為峰巒
似皴似皺千廻疊巘萬狀玲瓏或鑿或斲或刻或鑿雕鎪
其奇勝之形令人可愛躑躅不能遽離矣日暮行迫
不得登覽約以歸時一登焉北鎮廟之東有一寺極
蕭灑一行團坐庭中少憩寺僧進茶矣既出寺門日

已昏黃西南行十五里抵新廣寧宿驛丞李士傑家副使令公以直路先到待之久矣新廣寧未知何年所設而本明時於舊廣寧駐大鎮後於此屯小鎮以遮衛者也康熙帝往來瀋陽時以為新廣寧非直路乃於此新設站而移舊廣寧之庫云今廣寧知縣陳正簡也其下官員有訓導典史各一人民田之稅黑豆粟米合四千七百九石軍卒二百十四名云○夜程瑍來見余問曰聞蒙古作亂至於掠地云然乎答曰不然傳聞之誤也又問曰貴國皇帝年幾何曰五十也又問曰皇子皇帝幾人答曰不知也蓋瑍知余

之欲問鼎國事情故不肯道焉托以不知也又問曰聞貴國有李霈霖者與其子侄講學齊魯間其萬端集流傳天下余亦一見焉能知尊朱子頗可尚尊亦見其人而讀其文乎彼亦有門生弟子乎瑛曰俺亦見其文而其人則所居之地遠故未嘗見也信而從學者頗多云矣瑛因曰俺略言文字而亦講論賣買未知尊意如何余曰鄙人迂儒也空手而來無可賣買奈何瑛曰尊何相欺之甚也以鄙人為不足與論耶余曰尊以余為商賈乎吾居於小國懷抱鬱鬱故所以為此行者但欲一見古中原山川以快吾心目

也勤請雜物其於空手何哉程璵曰豈謂商賈哉然
則行中諸老爺皆空手來耶余曰不然偶吾空拳耳
同行諸人或有齎白金萬兩者有齎千兩者少者或
齎五六百金而來例有交易而余則不唯不能亦不
為也我東方則士農工商各異趣而不相混雜安有
讀書之人逐什一之業爭錐刀之利哉吾聞求利必
於市求名必於朝君若欲講什一之利須往尋大賈
而相確也璵見余竟把筆點之曰若然則吾誤聞之
也余曰尊乃大國之秀才又大賢之孫而汲汲然唯
利是道何今日大國風俗之如是也豈所謂風以教

易者耶瑍大笑曰吾居今世爲今人亦從俗耳豈可俛首忍飢甘貧以終年也余曰貧者士之常固當甘之如飴豈可孜孜爲惟利之趨也瑍曰吾且問於尊貧富二者何樂尊又何取焉余曰孔子不云乎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人情不甚相遠豈有厭富而樂貧者但有命焉以求之非可得也瑍猶佗佗不服曰吾聞生涯則范蠡不辭富貨殖則無傷乎子貢之賢也余曰鄙人不知忌諱請正言之尊可謂巧於飾非者也瑍笑曰鄙人亦非不知尊言之爲是而但迫於貧窶不得已而爲此

也蓋瑍業商賈故其言如此余曰傷哉貧也因問曰尊之文辭頗臻妥何至今不中進士也瑍曰貴國進士非我國之進士鄙人則意欲以一秀才獻尊之進士也然此言太無禮幸恕焉蓋大國則進士與及第無分別中初試則爲舉人中會試則爲進士及第今余未得爲及第故瑍之言所以如是也余答曰尊言宜哉而但有不相知者尊能文而不得中科甲故問之也豈敢以么麽進士自多者哉因曰尊見鄙人之文亦可用之於大國否瑍曰立談之間文辭甚好雖在大國固當爲大儒然過於大國則不可也余曰及

亦不敢況敢望過之乎又問今中國之言自三代所
傳者邪末世之方言邪瑍曰此自三代所傳來者也
尊若未之信試問同行中知漢語者且貴國言語與
中國孰勝余笑曰彼此好惡皆溺於所習尊之不好
我之言如我之不好尊之言也瑍曰又請教焉自古
聖賢之君生於中國乎生於朝鮮乎余答曰古則聖
王誠多出於中國而我朝鮮沐箕子之化因為禮義
之邦風俗習尚不讓於中國小中華之稱聞於天下
又我聖朝自立國以來禮教大明弘儒大贒踵武繼
迹接有宋程朱之統而治教無愧於古周今日我東

方雖謂之大中華非僭也竊恐不可以小國而藐之
也自宋以前則聖賢生於中國而自宋以後則聖賢
生於我東惜乎君之不得被我朝鮮之化哉程瑍曰
甚乎誠聖人也而比之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則固
不可過焉且但聞中國聖人之傳及於朝鮮未聞朝
鮮聖人之傳及於中國也余曰以古言之則君言誠然
矣以今言之則不知朝鮮當學中國耶中國當學朝
鮮耶尊每以古之中國自多是何異於杞宋之孱孫
自誇王者之裔傲然求勝於周天子哉今朝鮮上有
殷周之治下明程朱之學若王者興則必來取法幾

何而朝鮮之聖人不傳及於中國也君尚欲誇其辯
辯以小大爭勝耶瑍見畢數三點頭不復言余又問
曰尊以大隤之孫衣冠非復中原之古制其心何如
也瑍赧然騂顏從而對曰難傷之甚切亦復奈何奈
何余又曰副使令公見尊之昨日與余問答者嘉之
欲一見尊且欲以縑箋奉之今日則夜深矣尊其於
明日更顧也瑍曰鄙人之言何足以辱大人之一笑
也大人未及一見而已許心腹厚意深感而受之無
其義敢辭余答曰曲禮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君其無辭也瑍曰辭受取與士之大節決難敢受也

夜已深明日復來更論矣即辭去而已鷄報晨矣
我東之人皆知遼東以東本爲朝鮮地而不知遼
河瀋陽亦朝鮮地又不知舊界之從某至某文獻
之無徵實我東方之蓋耻也今行得見盛京誌曰
朝鮮舊界直至瀋陽府東南此則以太子河謂朝
鮮之舊壃此則全未知事實也不足徵信攷綱目
隋煬帝伐高句麗時於遼水西撥高句麗武厲邏
置遼東郡及通定鎭云武厲邏者蓋高句麗置巡
軍於遼水西以偵華兵之渡遼水者以此觀之則
朝鮮舊界不但以遼河爲限也又攷遼史曰唐薛

定方伐高句麗掠取遼西羊腸河及黑山云其言失於考訂頗爽寔蓋藉定方於唐高宗顯慶五年庚申滅百濟其後八年總章戊辰李世勣伐高句麗滅之遼史之言藉定方伐高句麗者誤也蓋遼河以西則失於隋煬帝遼河以東則失於唐太宗也而遼史之言定方破遼東取遼西之羊腸黑山者又誤也是人與事皆訛傳矣然但其以羊腸黑山謂高句麗舊壤者則必有所據也又攷中原方輿勝覽分遼東遼西郡遼東即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地界也遼西即古孤竹國地也以此觀之則

朝鮮故地當與孤竹國接界又隋煬帝所奪遼東
郡及通定鎮皆在遼河之西則羊腸河黑山廣寧
等地當在其中然則我東舊界其在廣寧之際乎
蓋廣寧三代時本標衛地而武王封箕子時至廣
寧爲限焉標衛之地則其前或見奪於朝鮮歟抑
屬之中國歟今不可考矣廣寧見奪於隋煬後屬
於中原唐亡後遼爲契丹及遼金地遂爲戎狄之
方而不屬于中原至元時復屬中國焉
我東謂之三韓者以馬辰弁三韓分據故也而其
國都處馬韓之都益山外皆不能的知今以萬壽

寺碑稱三韓地者與金鼐詩之稱三韓人者觀之
我東人之但以湖南嶺南爲三韓地者殆非也又
念漢武帝伐朝鮮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
四郡後世東方之人謂樂浪爲平安道玄菟爲咸
鏡道臨芚爲江原道而朝鮮舊境旣以遼西爲限
則意者遼東瀋陽廣寧之間其眞番古界歟或以
漢書有云遼東、至眞番而爲實乃謂眞番在遼
東之東其說似是而亦不然以漢書觀之而遼東
之與眞番接壤可知矣郡名眞番者以與眞番相
連也漢時則遼東固屬朝鮮矣不以界接中原之

遼東爲郡乃反據而越境取豆滿江以後之地而
置郡耶余以事勢度之似然記之以俟博古者
○十三日甲午晴日氣頗暄日出發西南行十二里
渡騪河廣可數十步渡河百餘步有村曰騪河舖行
五里路右有方城周可一里而多頹圮處城中人家
甚稀又行二里過常興店村可百餘户村中有寺頗
壯麗有碑號曰藥王廟入廟則居僧持月麟者以贈
余請余就佛前爇香以禱之余使從者諭之曰吾自
有心者不必更爇爐中者也仍還給爲其左又有一
殿有佛裸體盤膝而坐有守座僧又請余焚香余對

也又如前又行十八里抵閭陽驛朝飯市肆閭閻頗殷富連亘數里餘矣醫巫閭山自十三山之北雄肥峻馳過驛村北直抵廣寧北傍大路東走百餘里其間有龍王峯寶珠峯望海峯分水峰望聖岡綠荷峰等諸山通謂之醫巫閭而此驛亭正當其山之南故名閭陽也嘗見方輿勝覽於錦州郡之下言出榆關以東行南際于海北限泰山皆巉巖無樹木而至山忽高聳插天蒼翠妍媚全似江南山川乃醫巫閭山云蓋謂此山也閭陽驛為廣寧錦州二郡之界故各置舖兵一名村北有古城遺墟周回尚存可二里明

時於此置驛矣今則廢矣因發行未及一里路左有碑門書曰錦縣界又行十里過二臺子三臺子四臺子五臺子六臺子皆間五里通二十里村村有烟臺故地名所以也又行六里抵十三山盛京誌曰十三山在錦州城東七十五里而峰巒十三故名之也蓋茫茫大野中忽有石峰不知何來湧出地面森羅戍削甚奇特可愛其北又有小崑崙山及雄鳳山按遼史曰遼穆宗葬世宗於顯陵之西十三山云顯陵者即東丹王突欲之墓突欲天性好讀書携書萬卷登醫巫閭山絶頂築室讀書名其室曰望海亭即世

宗之父而康明宗賜姓名曰李賛華者也其墓在山
中古有影堂今無有云◯宿滿人黃國用家國用家
富而多子孫性亦良順矣大抵渡江後店舍主人滿
人則多淳樸漢人則多狡惡未可知也且漢人非但
狡詐全無忠大明之意蓋明末法制苛細積失人心
以致流賊遍于天下竟至宗社之覆亡匪風下泉之
感曷有其旣而亦爲當時不得不痛恨也今中原雖
陷爲戎狄能寬刑罰薄稅斂且謹法制嚴禁令未嘗
失信於民以此民皆安之無怨叛之意無思古之念
云噫雖諸夏之主失人則亡雖戎狄之君得人則興

可不戒哉◯十三山鋪縣所屬也有鋪兵二名知縣킹텽쳠其下官員校會典史各一人征税銀五千四百六十兩云

◯十四日乙未晴日暄如春晚發踰小峴從山腰而下行十二里過亮老鋪邨舍亘一里矣行十四里從木橋渡大凌河〻源出蒙古地南流入海廣可三四十步深可行舟矣又行四里到大凌河店朝飯店舍櫛一里餘村北有古城址周遭尚存村左有金字牌楔曰柏舟攜志其下書曰康熙壬寅菊月文林郎錦縣太府누괴호爲故張文祥妻侯氏立蓋所謂烈女

门也胡虜亦知貞節之可貴所謂秉彝之性無間於
華夷也又有一碑门西上層書曰宣降聖諭下層書
曰義學宣降聖諭者謂布朝廷政令處也義學者如
古之校宮講堂而今只有其名而無實云因發行由郎
康行四里路左有巖如人立高一丈前面有刻而字
刓不可辨又行十里路右阜上有古碑環立即所謂
四同碑蓋明萬曆時王盛宗為錦金縣都指揮王平為
都指揮同僉刻皇帝勅諭之辭而立之左前者王盛
宗勅命右前者王平勅命萬曆十七年立左後者王
盛宗飭諭右後者王平飭諭萬曆十五年立前二碑

寫年号下刻御寶曰廣文之寶後二碑曰敕諭之寶
四碑一是申勅勉戒之辭而急碑皆有撫恤軍士防
禦□□八字而防禦下兩字皆斷鑿而滅之使不可
辨蓋指今清人爲建虜故清人刓之也然尚懸之亘
與其碑而拔去之乃留其碑而削其字奚哉亦可見
清人之潤略矣敕命中指廣寧十三山中前所中後
所等爲要害處而飭其守備盖禦清兵入來之路也
龜趺皆毀破而碑則尚完謂之四同碑者以四碑事
蹟體樣皆同故也噫大明自中葉以後清人猖獗隱
然窺伺未嘗一日而忘中國ゝゝ亦未嘗一日忘北虜

其制禦之策無所不用其極竭天下之力而拒守者
惟在北邊而竟亡於北虜之手誠慨慌也碑之南十
步有石鋪於路上平然若掌者幾數百步矣行十里
過靉陽站村舍纔數十戶宿滿人正黃旗東世蘭家
初昏上使與書狀會觀倡優戲一行皆會之故往見
之則倡胡隱身於帷幙中從帷內出偶人長數寸許
者以弄之或男或女或僧尼或華人衣冠或胡人裝
束其態千百而皆能跳躍步趍坐臥跪立或相摟抱
或相舞蹈帳內設雜樂甚喧噪其炫詭之狀恍惚奇
巧而皆妖賤不過誑誘小孩子不滿老成者一笑未

及食頃即先歸

○十五日丙申晴自昨夜有傷寒之漸請行中醫官金鎮雄診脉朝服荊防敗毒散一貼晚發西南行三里橋渡小凌河其源出金縣其廣比大凌河幾三之二而亦可以泛舟矣去海纔十里海之東邊即我國宣川郭山地也大明末水路朝天時我國使船或來泊於此比之於泊登萊州則去北京稍近而水路之險甚於徃登萊云其水之南有土城舊基周可三里相傳清人怒守將之堅守不下既拔皆屠之云行十六里路出原上而西望十里外大海接天即渤海上

流而我國之西海也又行一里至松山堡朝飯村舍幾百餘戶古有城郭而今皆頹圯焉皇明初設千戶所城周三里城西門曰建威門今無復遺址但一隅尚餘譙樓矣行十七里路右有一峯聳起上有烟臺尚完又行一里過杏山堡村在阜上而蕭條只數十戶亦有古城周二里而今皆墟矣

皇明與清人交爭以來唯松山杏山二堡之戰爲最大而松山堡之戰我　孝宗大王所親見者也蓋王化貞敗清人于廣寧之後袁崇煥孫承宗相繼來屯於寧遠衛以禦北虜戰鬪不息自大凌河至

高橋堡百餘里之間爲戰場者三十餘年　崇禎末袁崇煥被讒而死祖大壽代守寧遠其弟大同守松山堡大弼守杏山堡大成守塔山而大壽多怯而無謀守禦乖方竟使松杏塔三堡皆敗三帥皆戰死清人怒其屢年堅守屠人物而夷城郭驟三堡間積屍而築京觀焉至今白骨纍纍於紫溪野草之間寃氣鬱結不散悽慘愁寂盡行若冥無聲而若鬼泣魅嘯令人髮竪而膽掉矣錢牧齋作孫承宗傳叙其死節之蹟甚詳一家皆罵賊死之者凡十九人云每讀未嘗不掩卷竊咨今過此地

不覺曠感而傷懷矣按一菴燕記云松山堡明將祖大樂所守而被陷處也大樂及勝承晴皆殺歿可恨大樂後欲有爲力盡而戰死然不足洗西陲之耻云嗚呼此記少異姑錄之以備參攷

行十里渡十里涧即小溪也行二里南望大海中有一小高峯嵯峨嬋娟宛然如畫名丫山云行六里到高橋堡未至村舍一里有古城周可數里城外亦有一寺無村家矣而滿人梁陳周家

○十六日丁酉晴爲觀日出鷄三鳴即發行曉月如練堤路如砥灝淼澗闊眼界無礙矣行中卜駄每令先使行雖發而今日則使行之發已早故卜駄亦同

發一行蓋達亘數三里且胡人行旅者駈車鞭馬雜
錯駢闐千蹄萬轍輘冰踏霜而去亦壯觀也且身着
戎衣乘駿馬長驅大道而前後車馬簇擁絡繹向北
京而馳依然若戍我 孝廟遺志駈千兵萬騎已懷
復遼東蹴破瀋陽令又往征燕京者雖設意妄想
而頗若爽快矣行十里啓明始出又行二里到塔山
山不甚高而平衍但穹然為阜距海纔五里也一行
憩于路左待日出路右有烟臺半頹堆磚如山余周
行其形址兩度始終之功力一臺費千餘金云者良
非過矣眼底滄溟渺渺茫茫不辨涯涘海島中丫山

之上雲霧往來如張蓋如展幔倏忽舒捲隱現明滅
俄頃之間變化千萬是日天無點翳雲光月色掩映
海水間各呈其態粧點清曉光景以娛游客矣倚之
良久東方漸白晨光乍開數十里海濤通爲赤光漸
〻焜煌爗爛如鋪大紅繳十餘里目境恍惚而已捧
出日輪於雲靄蒼茫之中其自海欲昇之際看若辛
苦然如出海復沒如昇天還墜其狀若乍長乍廣或
兩首大而中細如錘形究轉不定而輪大倍於巨盤
及其湧昇于天也其下萬頃波濤愈覺浩蕩如攪如
沸彌光彌輝爛〻然若鋪金遙日光照水〻中宛然

更有一箇日上下相映絢爛惝怳目不能定睛矣但
海中丫山容既端妙顏亦平正嬋娟可愛而眼界爲
之障礙可欠也余則嘗於興陽八英山觀日出倒使
令公則觀於嶺東杆城而其逼近咫尺軒豁呈露者
殆不如今日之見眞下界壯觀也何最無日出何地
不見日而當以此處所見作第一觀矣但文淺辭拙
不得以筆力模寫眞所謂日月之光不可以摹畫也
瑞光初昇瑩之嚴畏溫乎可愛肅然可敬不期然而
自然者何哉以其照臨下土有君象焉甫見其象而
猶如此況眞見其君也哉此所謂人之東畏也世之

武慢於君父者未知其稟得何許心腸也日高四五
丈後始罷觀乃發行過塔山店々艸故殷富矣今頗
蕭條而猶過百餘戶有古城即寧遠衛中左千戶所
大明宣德五年指揮孝堅所築也周三里而今無遺
墟爲店村之北閭閻櫛比頗似邑都矣行五里渡朱
獅河廣纔五六步且甚淺而但與海相連每當潦雨
輒成大江海中大魚溯流而上居人以手攔取云河
上人家纔二戶僧舍三楹中安地藏菩薩其後有木
假山極奇巧若千重疊峰矣行五里過卓羅山店村
只十餘戶村東有一庵新構畫壁粉墻極爲蕭灑庵

後有一峯而上平下圓如積土成形曰卓羅山路左
距大海纔一里而近又行十里到連山驛朝飯郡舍
亘數里村南有葫蘆峰西有 佔市 山北有 죄으 山驛
名連山者以諸山相連故也因發行一里平野周迴
可五里而烟臺之列于四方者凡九所矣行四里渡
五里河廣可十步行六里有橋跨巨壑曰長春橋垂
楊夾左右者殆一里餘居人相傳古有一女子早寡
而不嫁財頗殷富費嗇雇人種柳道傍以蔭行旅至
今茂盛暑日行過者賴以憩息云又行錦·里路東西
有碑門西者書曰寧遠衛界東者書曰金縣界又三

里過殘石城〻壞而只存一隅譙樓村落百餘戶欲
觀亭遶溫井捨大路而左踰峴入谷中西南行四里
原上有孤墳〻前立三尺碑〻外十步立石門三間
又百步外竪立石柱高可數三丈過此後有墳塋則
大縣類此○又行數里至溫井〻築石垣以護湯使
水不泄於外蓋方數間餘深一丈餘而水從地中湧
澎湃有聲盪潏如沸其氣若甑薰若蜜蒸細霧蓊鬱
熱氣逼人飲之若沸湯其味似稍腥矣湯之北造大
屋數十間引水地中行貯于屋中作浴室者凡三所
又別爲浴室者二所蓋分男女所浴處也浴室下有

穴令開塞以注水疏水為大寧水之大也屋之廣也
制樣之巧也法度之備也比諸我國溫陽溫井不啻
勝十百倍而有餘矣其北湯方有浴者五六人為康
熙十八年僧徒重刱此屋有石碑略記靈源之神效
及重修事蹟而文字陋澁不足觀其墻外有庵居僧
掌守其湯矣此溫井即皇明時所謂 텅낭 溫泉者也
湯水流於墻外者若川而雖遠流而熱氣尚如细霧
也○西行五里遼金汗將臺到寧遠城之築內外西 영
重而內城周五里外城九里東門曰 원안 南門曰
경 西門曰 영은 北門曰 개뎡 城之四隅各設層樓皆

明時所作也城之南築長垣〻之南爲教場而今則廢矣從南门入城中有石门東西相向穹然跨大路若長虹所明寧遠都督祖大壽牌樓也高十餘丈廣數十步门上設四層樓第一層刻玉音二字第二層左右刻國家寵奬之辭第三層刻誥詞四世作都督少傅之辭第四層刻四世追贈元戎職啣左右柱對刻一聯曰國倚干城重朝存鍾鼎譽設施宏麗工作奇巧其華侈可與北鎭廟石门相伯仲

想大壽之出寧遠守禦時國勢之岌嶪虜酋之猖獗已有危〻難支之形雖使大壽盡力報國竭力

禦虜尚患不能成而乃反修然自大糜財勞民作此無益之舉顧其畢竟身與名並戮家與國俱顚者不亦宜乎雖以渠之所刻皇勅中獎諭之辭觀之朝廷所以滴信於渠者爲何如而其所作爲之事乃如此其他可知是其可以人國之興亡全歸於天命而已也哉世之以方面之重委任於人者可以知所戒矣

蓋金汗既奪瀋陽輒南下欲長驅向燕京而每爲寧遠守將袁崇煥所阻崇煥善於應變敵來則勦殺敵去則備禦屹然爲北塞長城金汗雖有百萬

強兵無所施計適謀從反間朝廷中汗之計信其反間殺袁崇煥而以祖大壽代之大壽者故名將祖承訓之子自其祖曾皆為都督所謂世世將家朝廷以名使之方以為得人視之如干城而彼侈然矜驕立此牌樓以為誇其家世侈人耳目之計恬然不以軍事為意金汗視大壽如獶童着將玩之股掌之間既敗三僅殲三帥登寧遠城東山築將壇高踞以俯臨城中大壽惶怖失措遂擧城降段鄰事虜云汗之所築將臺至今巋然俯壓城中其左右亦有烟臺矣

宿驛丞江取珠家其家甚侈麗重门疊屋不知其幾重
凡所過驛丞家皆然譯官云驛丞者如我國察訪者
或云如撥將之類每站皆有之又云凡驛丞之家自
官給價以買或云非私舍乃官衙也其家中门兩扇
皆貼榜文右邊者即使禁止守令之貪婪者左邊者
使禁鑄銅器者而皆皇帝詔旨也其左邊所貼詔旨
略曰民生資於日用者莫要於錢而以近日民间皆
用銅器毁錢以鑄之故錢甚貴朕爲是悶焉曾有嚴
飭而其習尚如前云是長民者不盡心奉行視朕之
言若紙上文具之故朕甚慨焉自今以後民间若又

如前用銅器則決不容貸爲嚴勅諭云〻以外面觀
之若出於省費從儉惜財恤民之意而吾人輩竟雍
正帝甚貪財今年鑄錢而勒買民間銅器鑄之以此
民怨多矣其禁民用銅器者蓋欲聚銅爲錢奪民以
補國用之計云而以吾意思之則其言之不然者有
三焉燕中公私用大者則皆以銀貨閭閻葉〻錢〻
之用始用錢鈔使雍正帝誠欲貪焉何不出計於聚
銀而顧屑〻然爲聚銅鑄錢之計也其不然者一也
夫錢貨貴賤在於國家之所爲苟使雍正帝唯利之
求則當復出貨泉之制使民間用幣以金銀龜貝如

王莽之所為而誰禁之者又豈區區禁民之用銅器為哉其不然者二也誠欲聚銅鑄錢則但令郡邑以民役度之使貢納為近矣誰憚而不為反還就為此令也其不然者三也况禁民使不得用而已則何關於國而若是疑之哉意者雍正帝素有貪財之名故雖真心為民之政人或疑之而然歟第入栅以後見其俗皆用瓦磁器未見以銅錫為器也今乃知其有禁令也然勿論其貪財與否其令行禁止於此亦可見矣○寧遠太守遣其子來現於今公陪從者幾十餘人問其年方七歲眉目清秀形容端麗叩頭跪坐

不失禮貌異於閭閻兒童兼有骨格極可愛而但剃
髮戴兜最可惜矣襲重裘外着黑緞衣下着黃緞袴
盖燕俗皆着單袴也令公賜之紙扇筆墨卽叩頭而
謝賜藥果少啖之而與從者焉○有稱秀才來見余
者問其姓名曰賤人姓名吳宗周也又問曰芳年幾
何曰二十三歲又問曰秀才讀幾卷書答曰所讀不
過四書詩易也問所工者何文曰八股文也問箇中
發解否答曰未能也又問此城中秀才幾何答曰三
百餘人又問曰其中能以善文詞名者幾人曰其數
甚多矣又問曰拔類者爲誰曰有李羨仙者最稱巨

學也曰可得見乎曰先生就訪則可見也余曰先生之輸不敵當也但沿路秀才輩聞我使行之至皆爭來一見者蓋知我東國獨得禮義之俗而尊慕之故也彼李美仙獨不可相歷耶答曰先生第一往見彼必來謝矣余曰固當就見也憊於行役不能自强奈何俄而進夕飯吳郎辭去矣○江取珠顧仁學獻果酒於令公次勸於余索房錢亦不甚苛賜壯紙三束白紙四束扇子三柄火鐵一斤而猶謝其多矣如昨日主人梁陳周者賜壯紙六束白紙五束扇子九柄火鐵二斤烟盞二具粧刀一柄而怒其少終夜咆哮

弘螺一作紅螺

不亡人心善惡之不同有如是夫所過梁陳周者過半矣○寧遠衛皇明時大鎭也女兒河繞城東北西流復南入于海城西有（걸근모）山北有（남）山弘螺山南有淸凉山西紅螺山環三匝峰巒淸秀云寧遠知府郭承舜其下官貢學正吏目各一人征稅銀四千六百二十二兩云

大明崇禎間有朝譯官張炫以賚咨官往皇都歸至寧遠衛時袁崇煥守寧遠適値虜兵至城下張炫以路塞不得行仍留寧遠一夕虜以大砲毁城東北隅諸將走告崇煥〻〻坐自若不變顔色乃

問曰壞者幾何對曰數百步餘矣乃會諸將進裨
將一人謂之曰聞賊壞東城鷄未鳴而必盡築否
者斬裨將奉令而退諸校既出乃召掌布者一人
辟左右語良久而止因言笑若無事高枕而卧矣
夜未半告城已盡築張炫怪而疑之明朝往視之
遠望則城果宛然完固矣近而察之非築城也乃
以白布塗灰畫爲甓之狀於其上作大帳繞於城
壞處彌縫無痕跡虜人朝起遙望大驚異以爲神
色沮氣奪焉時方盛冬湯水和土自帳中盡夜築
甎數日而畢翌日大犒軍士(以)約束勅令諸將分

領銃師襲擊虜兵大破之諸將皆凱還崇煥乃裝送張炫多助行資曰汝往矣今無道塞之患矣炫遂歸道中果未見一胡騎其應機料勝蓋如此明猶如此良將自壞萬里長城以促敗亡嗚呼惜哉張炫官至知事當甲一國云此說亦由明世為我言之

○十七日戊戌晴曉發趂城門出內城門額石刻曰永寧門外城門曰 망은 門城外有祖大壽墓兩閑以甓垣者幾一里垣內老木星立向南為門門外為石門三間如虹蜺又其外數十步雙立石柱其前百步

外又竪立石柱兩柱高皆四五丈矣路邊田中及原上有柩露棄者幾數十而或白木或朱漆或以彩繪或以泥金書壽福於兩首被既棄之於野而不泚顙又何朱漆彩繪爲也人蓋棺則事即定矣尚以壽福祈之又何爲也其中一柩截木處壞敗而非朽之滑盈於柩内爲之惻愴矣有河繞城西南廣可十步行五里過青墩臺野村幾數十戶又行六里過曹庄驛驛村之北有廢城周一里餘行五里過七里坡原上左右村舍連亘皆以土蓋屋矣行七里過五里橋行八里到沙河所朝飯村可百餘戶即明時寧遠衛中

右所有城周一里餘遺堞尚完將發副房雇馬義州馬一匹牽出卽死於路上古書云他死反卽首以爲唯他爲獨然今行聞之朝鮮馬之死於燕中若必東首而死云故不之信矣今見死馬果然問之則臨絶時反卧而死云槩知禽獸亦有靈知故鄕之爲貴也行一里路右田間有穹碑曰大淸中憲大夫見公神道碑東壁有一山橫亘于野臨海而止蓋路左之山南下者也行三里過乾溝臺鋪舍不過十戶而虛頹墻圮空虛無人前戴米焉因歲饑流離云行五里過烟臺河村家五十餘戶中有一寺而西邊法堂有一老

媪佛裸體垂腹盤足據膝而坐東邊法堂則諸佛皆乘馬執韁飄飄然若將飛騰矣行七里過陘海店村在原上距海不及一里眼底大洋與天無際故曰陘海店一山橫卧海中長可四五里其上有烟臺矣自此從阜原行或高或低行一里登原上石鋪其巔矣又行一里渡曲尺河廣纔五六步河上有柳蕭條土屋只十餘家又行一里登原上有一大岩被於一阜自下至巔而不見片土但其白石五六行露脊於路上矣行六里過三里橋村可百戶村中聚積牛馬糞爲高阜者幾十餘處過此後柳柳皆然蓋遼東以東

皆以商賈爲業故不甚勤稼遼河以西皆事農業荷鐵鋤之有枝如人手指者相屬於道凡馬牛矢遺於路者輒以鋤收而納諸簣行行且拾其務稼而勤於糞田可知矣村中鵝鴨無數到處成羣鳴聲喧聒一洞村中有帶弓箭者數十人皆下馬執鞭而立問之則居人曰瀋陽將軍方往朝北京將過此故軍兵爲迎候來待云行三里抵東關驛從城南門入門上石刻曰東関驛城皆頹圮周三里矣宿滿人晁成忠家夕後程琰來見問其數日不來之由程曰其間往來中後所故未得來今始還來矣因即辭去曰今夜又

馳往中後所明當相待云夜與主胡隔壁而宿兒啼聲婦人笑聲依然如我國聲輒忘其爲異域也

○十八日己亥晴早發行晚月未落從路左東望海天一行赤色橫十餘里西南行五里過二臺子紅日始昇遂於路上駐馬望見雖塔山之所已見者亦奇觀也行十一里渡六渡河廣可十步又行二里抵中後所程璵出迎於路請入其店蓋璵家在山海關而開店於此造毛氈與帽子與我東人交易亦商賈也璵儒者而開店賣氈帽者蓋其俗然矣璵請其兄見余曰是吾家兄也余見其人亦白晳美貌頗似儒

者樣彼因其筆聞余名者久矣見余欣然帶笑以示
相好之意余索紙筆書示曰與季方請異域之交者
已久一見如舊也程見而點頭程瑍方與驛官高貫
筆論物貨余即罷歸約前路更逢焉○中後所有城
周迴可四五里而太半壞矣明宣德三年所築東門
曰 읍좌 門南曰歌薰門西曰說澤門城外閭閻市肆
櫛比數里我國所用毛冠帽子皆產於此其殷富亦
一都會也常時留守軍一百名○城之北有村傳謂
明將吳三桂所生之地其父祖之塚皆在此村後及
明亡三桂舉義兵擊清欲復明室不成而敗死清人

掘其塚而焚其柩遺痕尚根藉云又或謂三桂既封雲南王潛有復明之志而恐事覺後辱及墳墓先其期暗地移葬始乃舉兵清人果掘墓則空虛無屍柩訃遂止云未知何說爲是且傳言之的然與否未可知也

歲按三桂降清封雲南王後舉兵叛清荊楚間屢歲遲兵而其起兵也未嘗立皇明後裔乃自立爲大同皇帝則非但不得爲明之純臣即清人之叛臣不當以義兵許之又未嘗敗死竟以壽終傳至其孫而後爲清所滅則其不成而敗死云者亦訛矣公之入燕時蓋明末清初事蹟未傳於東國如表三桂將事東人漢然不知段落公亦不遑其傳說而論之故其錄如此下卷所論三桂事際亦頗此謹據綜有別錄而姑略下于此但其先塚若果在此村則清人之掘而焚之或無怍也而或說暗地移葬云者又何疑三桂王雲南後距中後所眞所謂燕越未知何以相及能不顯發於清人之耳目而能移葬也皆未可

知也又三桂之父爲闖賊所殺未知三桂之何以收其屍而將葬其祖塚同葬一麓也然則其父祖塚云者又未知果然與否要之此皆傳說也固未可證

朝飯後因發行五里過一臺子路左村東有烟臺烟臺之上城堞之下有門如城門而小其門上石刻以扁曰 보산 臺鎣烟臺亦各有名也行七里過二臺子三臺子又行十八里過沙河站板橋店到葉家墳邨西北有一墳雜木多圍繞前有石門即所謂葉家墳村之名以此也路左有皇明大都督王承勛神道碑及王 징 王 몽익 王 북면 記功碑屹然相向矣西望有一山三峰突然起立其下諸峯亦奇秀仍爲屛山蜿蟺然

環繞於一野間諸過去胡人或謂구른山或謂나즈
山行三里渡口魚河橋木橋跨小溪矣又行九里抵
兩水河有二川並流數十步內故名之也宿滿人正
黃旗秋慶裕家夕後堂上譯及任譯等謂於山海關
有預先周旋之事先馳去例也

有曹義正統時總兵
書東段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四

○十二月十九日庚子晴今日將入山海關凡入關門與入柵時同須早到而後當不窘且過路欲觀貞女廟故夜半起促裝而發月方午矣日氣頗溫馬上露手而不覺寒行六里過普渡寺又行二里過前屯衛店舍夾路左右者殆半里路右有廢城周五里大明太祖洪武己卯都指揮曹 조의 仍舊基築之東門曰達禮南門曰 병은 西門曰 무녕 郵置鋪兵矣有石碑數面而最先熹微不可辨也前屯衛即古大寧路西州地也遼時爲中京元時爲大寧中京金時爲豐德

郡看也有鉅山西連山海關而來繞前屯衛東北即三山俗謂之三山也自此逢多石從石中行渡小溪此溪當夏潦則漲為大海土皆鹵破故近處多石焉又行十里過王家臺村戶數十戶又行五里過王濟溝鋪舍蕭條只數十戶又行五里過高嶺驛又行十二里過松嶺 小松嶺抵中前所朝飯有廢城周三里大明宣德三年指揮葉興所築東門曰 西門曰 其官員有城守佐領一人驍騎校一人筆帖式一人矣○程璵來見索筆書示曰今日來路見日方出而月猶未落偶得一句詩而未能屬對敢請

對於大方也因書曰日月兩輪天地眼余即書其對曰詩書萬卷聖賢心因謂之曰此詩二句紫陽夫子嘗手書以附壁者尊以鄙人爲孤陋未宜得見也以此相試耶璵笑曰非敢然也豈以尊爲未得見朱子詩而漫以此試之也但以眼前即景求其對爾余即又應曰雲烟百態海山容程璵點頭又曰家兄與俺同來亦得一句願屬其對因書曰紅日照白月陰陽相配余即答曰鄙人不文請合日月兩字以答之可乎乃於紙頭上行大書大明二字以示之蓋余每欲略示不忘大明之意以觀其狀而不可無端而發莫

詩階梯陛正噝嗎不然矣適琰詠日月以請對故余則
合日月為一字而上加一大字又特書于紙頭上行
以示意琰知其意即把筆抹去使不得見而後止因
曰余必欲尊以九字成對矣尊托以不文只以詭諾
鄙之是不欲與鄙人一酬酢也是以鄙人為不足與語
也請辭去因欲趂蓋程抹大明二字時目睹邊所立
之胡人輩頻察之遽墨抹使不可辨者其意恐他胡
傍觀者或倩知余意而怒余也欲辭去前有矣啼俱
不敢之意而難於為言故也於是余忘王章之為胡
服者遂挽其衣坐謝之曰尊既知余意吾何獨不知

尊意也心貴相知言好不蔑置之句復道可也尊意
旣索對請以拘尾續貂矣即成對書示曰青山臨碧
水我洋誰奏蓋璵雖並輩人且大顛之論而以難疑
爲胡服之故余心嫌之因服前即景微寓非吾知己
之意也璵口詠若三領可若再曰有心哉句乎有心
哉句乎尊可謂善爲諷諫者回即別去曰行忙請至
山海關後更誨矣余曰到貴城幸乞相訪璵諾而去
○又行十里渡兩水湖兩川並流故名之也行五里
過王家店又行二里路右西望數里外有一峰上圓
而上銳嵯峨而高嬋妍而艷聳出空霄幾十餘丈形

如覆鍾曰九门山或謂山上有巖〻有穴如门者凡
九穴故名九门也〇上使書狀將往貞女廟余隨往
焉自此捨大路由左行一里餘到貞女廟下廟在石
阜上盖一阜陡起於大野中而渾體皆巖石岩形老
蒼醜磊穹然高大其巔三巖崔峙為峯高皆丈餘巖
各數十抱中峰刻望夫石三字貞女廟在其下廟凡
兩重而前廟安貞女塑像所謂貞〻者即秦時范七
郎之妻許孟姜也蒙恬築長城時七郎從其役死於
其處孟姜往尋夫屍而長城之役丁壯死者積屍成
阜不辨夫屍所在孟姜乃咋指出血遍點白骨於積

屍中漠然無相染者惟一屍點血即滲入於骨孟姜乃抱其骸而歸葬因自殺下從後人以爲貞女而祠之也廟之四壁繪貞女事蹟者凡百餘幅末幅畫貞女死後夫妻皆爲仙重逢於龍宮水殿之狀極怪誕不足觀又一幅畫孟姜持黃花獻于蒙恬而恬受之之狀世人相傳謂孟姜以其夫死於築城之役怨蒙恬必欲搆殺以報讐而無其計乃製皇帝家花以獻之恬中其計以致得罪而死云事既暗昧且非史籍所載固齊東之野言而雖以事理推之夫以扶蘇之賢在太子之位而李斯趙高殺之如孤雛腐鼠獨恬

之死何待乎受黃花也況恬豈孟姜之儔乎孟姜若
雖蒙恬而臨之死則豈可謂之賢哉婦人之性雖偏
若孟姜者則貞節既如彼卓卓豈智不足以知恬之
非可仇又豈有以暗昧臨人之理哉又況恬見收之
時手下有三十萬重兵而乃授命於一使者倘使恬
少有跋扈之志一動足矣但免死而已雖即日加黃
花而莫有禁者顧恬乃曰守死不辱先帝已甘心就
死寧有無端臨一女子之訃而受黃花哉其說之妄
誕不滿一笑矣其塑像左右懸長牌以金字橫刻一
聯曰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 姜女未亡也千年片

石留芳宋忠臣文天祥所題也廟庭碑凡三四皆
皇明時所立而其文多詭誕獨一碑頗與雜得文體
且引淮南子爲證蓋淮南子記孟姜事故也萬曆間
所立也又一碑盛稱文〻山之節可與孟姜之烈齊
美即康熙時所立也三巖後建一大層〻上爲高樓
樓下大野開曠數百餘里秦城連亘雉堞〻〻東邐
一隅接大海前臨大道北去燕京之車轍馬跡轔〻
擾〻繹絡不絶登樓放眼亦可知天下之大中國之
富而目境森露物象繁華矣廟門外古碑長五尺刻
只此石三字〻畫蒼奇世傳爲唐魏徵筆未敢信其

必然而亦千百年間矯健之筆也貞女之墓在老君屯之直南入海一里距廟弄舊相望與七郎同葬陸海中有石峰突然高峙其上蓋有貞女墓云孟姜與春秋時杞梁妻同其名其夫死於築城之役亦同焉眞異事也憶秦城之役丁壯死者幾千萬而皆化為虫魚與草木同腐姓名誰傳於世而獨范七郎徒以孟姜之故名傳于後世圖形立祠享祀無窮至今婦人孺子皆知當時有所謂范七郎者夫孟姜一女子而旣能不朽其名又能使其夫不朽不腐而能然乎為丈夫而名湮沒無稱於世者可以愧矣○因發東

南行四里至所謂將壇下將壇者環平野中築小城高可數十丈周發五百餘步向西爲一門門外築甕城内作兩重門城内四隅築甎爲層堦令躡而升降由階而上倚堞而望則長城一隅及山海關城之周遭廣海若皆在眼下亦壯觀也吾人云此金汗將壇也問其由曰汗既得寧遠輒欲盡有山海關以西而爲山海關守將吳三桂所禦不得入關故築斯壇登臨以俯瞰城中經營攻關之略云而以余觀之明非金汗之所築也何者蓋城門上有石刻三字而鑿滅之者是必門上所揭扁額犯清人之所忌諱與四周

碑同若故清人鑿滅之也此非金汗所築之一證也城内如鑿濠揲而深坳可藏軍卒數三十人者凡數十所此則守而禦外寇者非一時外寇所為明矣此非金汗所築者又一證也是必明末為防禦清人而築之者而其後為金汗所登臨故謂之金汗將臺云爾也歟○西行四里始出大路過八里堡鋪邨在於原上有一巖盤陀橫卧道中至村腰而止廣可十餘步長或數百步色白可愛野性癖於石殆成膏肓每見一拳石而便喜欲狂矣自入遼野以來不得見一奇巖獨於北鎮廟見二巖於貞女廟見三巖於此又

見此石眼目開爽便欲下馬摩挲因心口相語曰癡
哉甫之癖也以石爲寶可以衣飢可以食耶即於馬
上不覺自發笑同行譯官吳泰寧問余笑何事也余
語其故吳大笑曰上舍見此小小巖石輒張望如此
行至孤竹國上淸風臺俯看灤河一十里蒼壁則不
當狂欲死乎聞其言飄飄然身欲飛矣舖村几上中
下三處而皆數十戶行六里未至山海關四里而南
望澄海樓皓堞嵯峨其下海水滔滔路左西隆角山
北走第嶂麤壯雄盤怒峙距路數里遠而其壯氣
逼人若在股掌之間萬里長城周遭在其上與山俱

長麓繚圍堵迷於壑中粉堞橫亘一山山與城俱壯矣嘗聞蒙恬築此城穿穴於其麓使其穴一行直上鎔鐵而灌其中令每甎貫在鐵串云今爲二千餘歲而尚完固意若其言之或信歟由原而行踰一小峴白石鋪於路上矣自過壑海店往往有阜原而山勢蜿蜒平衍由平地視之則高低雜甚懸而行路平然不知其爲高也依然如我東平澤山川盡野中之山闃悄然矣到山海關外一行入路旁普濟庵止息送首譯以下入關通于守關將送如干弊物矣久而不來余與同行數人出庵門遍步街上見關門外有石

橋邊踞石欄上車馬行人塡咽於道少年女子盛粧騎馬無牽夫而執鞭往來者無數焉有兩胡背負黃袱步而前行官人乘馬隨其後兩兩成行者凡六兩其中二人挿孔雀羽盖奉香椀往瀋陽順治陵者也暫見山海關城堞堞略有頹缺處不修築焉聞康熙時榆關北邊諸城頹圮者請改築康熙帝曰無從勞民爲也中國本無邊至予視中國猶逆旅爲塞漏補破姑過目前好矣汝輩視中國如壹家世傳之物欲爲萬世計耶不許修築云矣今行以沿路所見驗之其言似信矣比諸秦皇之築長城其智愚爲何如哉

不可謂夷狄而無人也明崇禎時吳三桂守山海關而李自成犯於南方陷北京毅宗皇帝殉社三桂陷兵於汗請援北京汗許之而不欲入關曰壞城兵乃入三桂不得已毁山海關城納清兵余恒未知金汗不欲入關門之意今日見之誠老酋之手縚也蓋關門有兩重而其間幾半里門內府庫閭閻夾路櫛比若三桂之求救不出於誠心或如漢王恢聶壹誘襲之計汗兵半入關門伏兵以擣之可使隻輪不得返汗之不欲入者蓋慮此夫關門去澄海樓可十五里其間但為一空城城內無人家毁其城則便爲坦坦

谿路既無所障蔽可揮設伏以襲之處又可以驗乞
援之出於誠心與否驕虜用兵詐無謀策如是此其
所以得天下也撤城之爲納清兵而毀撤處向諸譯官
無知者問於胡人亦無稱之者意者當時所毀者其
必在山海關門及澄海樓之兩間歟
吳三桂既引汗入關雖逆滅自成而大明天下因
失於清人眞所謂開門納賊後之追議者甚紛紜
謗之者則曰三桂之爲此舉怨自成殺其父急於
報私讎不復爲天下社稷計作此妄舉明之亡非
亡於清人乃亡於三桂也不忠之罪孰大於是其

負君誤國雖擢髮難贖其恕之者則曰李自成憤其父而名之三桂以義絶之其心可見於謝其父之書謂急於私讎而不顧天下社稷計若不亦遠乎且自成於三桂爲殺父之讎而獨不爲弑君之讎乎當自成之席捲天下而陷皇都也勢方鴟張三桂區區守一方力不足以討滅顧天下無可告訴不得已假清兵爲恢復之計畢竟天命已非未伸其志幸而成之則爲申包胥不幸而不成則爲吳三桂三桂當日之事可悲非可罪也云又同行譯官中有自其父與祖往來燕京聞知明亡時事

若為言三桂之召清人入關其智謀方略有大過人者蓋三桂將重兵留守山海關者為禦北虜也不意流賊陷皇都三桂欲入援皇都則清人將鼓行入關躡我之後前後受敵雖智者不能為計欲分兵留守關門以其半入援則兵力寡弱進不可以滅殘寇退不足以禦北虜雖使古之神於用兵者當之必無兩便之策於是三桂托名乞援曲從其言毀城以納清兵顧其計蓋欲使金汗與自成合戰自率麾下大兵而躡其後並擊二敵而剿之矣清兵一入關門如風驅霆擊一鼓而掃流賊再

鼓而捲六合三桂無所施詐逆獮志未伸其終未
得成者天也而其始詐也誠非局促小智狹量所
可辦也世人只以成敗論人之類嘵嘵然從後雌
黃之只見其不知量也云余因合諸說而參究之
其言各不無所執而皆未免拘於一偏之見何者
若使三桂急於私讎不為天下國家計者當自成
質父以召之時必不顧己任之重舉兵以降於自
成以活父命而既自成質父以召而不從則其心
只知有君不暇顧私親之死生不知己任之重不
復為私家之慮者是則所量於君親家國之孰輕

孰重而許之審矣其區區為國之赤心雖父死而不顧則又豈為私讎而不顧天下社稷也哉以前則雖可以活其父而為天下社稷而不為之以後則父既死矣而乃不為天下社稷計而急於報私讎耶此三尺童子所不為也謗者之說太過矣余又不知三桂當日所為其心果欲借清援以為恢復之計耶彼自成不過一時歷延之賊雖於倉卒之間陷皇都而真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者其勢必不久矣若建虜則其睢盱而窺伺中原者凡幾年矣兵強國富其勢必并吞天下而後已矣

一入關門則不可復制之狀本待明者而後知之且彼清人者猶虎豹豺狼之不可納之人家今有一丈夫患強盜之入其家而無制禦之策乃引虎豹豺狼之屬而納諸家藉其勢以逐強盜〻〻則走矣而虎豹豺狼必盡搏食其家人而後止矣其禍反不益甚於強盜乎三桂之召清人何以異此人事既錯誤天數寔暇論也怨者之言亦偏矣蓋論之者見其妄舉而並與其忠心而疵毀之恕之者見其忠心而並與其妄舉而庇護之也譬諸治獄之官彼則太寬此則太搆二說皆非公平之論

也三桂乃明末之梅善用兵者余意則當日之計必有所以也譯官傳聞之言似得其時事情而此亦其失計大矣其敗宜矣余試問三桂欲引清兵與自成一時俱殲者耶三桂之府閉拒虜者凡幾年而平時亦未聞有禦胡之神策況於倉卒危憤之際而能制其命乎一猶難制況二強敵乎其不可倖隥審矣不然則欲借手於清以除自成仍從而剿清虜耶此即宋義救趙之餘策直項羽所謂趙破則秦益強者也其不成又明矣於斯二策無一好者其志雖大其計已疎其終覆國也不亦宜

守雖然自成質其父而包之也能據義却之及明
亡之後清人封爲雲南王而耻爲臣不貴千乘之
尊舉義兵代清謀復明室碎敗而死事雖不成其
義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此足以贖誤事之罪余
故曰三桂志大而才疎忠有餘而智不足也按如此段議論蓋三桂末梢事蹟無傳於東國但得之傳聞皆以三桂爲舉義兵不克而死凡捕納皇明子孫及自立爲帝與其子之南王於清尋事莫得聞焉又不知僭帝而以壽終至其孫世璠始爲清人所滅也故公之言亦如此或問曰三桂當日之事宜何以處之
也余答曰中原消息秘而勿泄使違禁不得聞自
成之亂只蜀一枝兵並出一城之老弱婦女分守

山海關擇一忠義有膽略可信之副將而任之張
旗鼓嚴刁斗而其守禦之具毋加毋損一如前樣
以泯其跡乘夜潛出啣枚疾馳則五日可到北京
擊破自成雖不幸見敗於自成陷沒以死亦將無
愧於吾心無譏於後世也況彼自成乘亂屈起跳
踉無遠略且軍無節制殘賊嗜殺決非三桂之敵
又況三桂之軍激厲義氣忠憤堂堂則所無不克
自成之理其間章而金汗不覺而關門無恙則當
即遣兵守之如故若不幸清人已破關門則亦可
以因掃流賊之餘威再鼓六軍之勇東向迎擊一

遣又飛檄四方以召天下勤王之兵以圖恢復其成其敗惟天在耳雖未可以人力期必而大可以破北虜遯出關門之外復興國運於既亡之後小可以擁輔福王歸保一隅若諸葛武侯之爲漢炎既灰之後能延六十年如綫之餘運也又不幸則當敎負帝沉海如宋之陸秀夫亦足矣惜乎三桂智不出此無謀之甚寧自愚於開門而納賊也余今以空言寫爲大明慨嘆之意嗟夫

論者又或以爲三桂不往於自成之召立見其父之死欲忠而傷孝此與趙苞同罪蓋漢靈帝時趙

苞爲遼西太守至郡遣使迎母遇鮮卑萬餘人入塞虜掠刧奪苞母爲質載來以擊遼西苞將出戰既對陣鮮卑出其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寸祿奉養朝夕不意爲禍於母昔爲母之子今爲君之臣不得顧私恩而毁忠節惟當萬死無以贖罪也母遙謂曰人各有命安得相顧以虧忠義也汝其勉之苞即鼓而進戰摧破敵人其母遂爲敵所殺苞歸葬畢謂其鄉人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而何面目立天下即嘔血而死或有之論蓋謂三桂之不顧其父

之死猶趙苞不顧其母之死之痛也然余謂三桂
與趙苞事則同而其所處之地則不同趙苞則非
而三桂則是也彼趙苞則守遼西一郡一郡之存
亡不係於天下之興敗其母之死生惟係一身之
向背惟當酌義理之輕重以求活母之策可也鮮
卑之來擊遼西非利其地也只爲一時虜掠而來
則其所欲者不過乎貨財牛馬而已爲苞者當傾
一郡之財以請贖其母則以虜人嗜利貪財之心
正中其欲矣豈有不從之理哉若又不從則惡以
一張疏暴其心迹人間行奏國家因請降以全其

母之命而後徐徐講歸亦豈有不可哉苞不知出此忍能推刀向賊以拯其母使其母為胡虜之魚肉雖以趙盾弒君之法加之吾恐苞之不能自明也三桂則不然吾一降則天下事無復可望焉可以顧恤其父之死也三桂之所以處之者蓋亦有所審矣豈可與趙苞同日道哉天地之間莫重於君而往往社稷重於君又莫重於父母而天下之事往往有重於父母者其所遭之事雖同其所處之地不同故也不可以一槩論也論者又謂當其時宗社尚不亡天下之勢猶有可望者則為國而

不顧其父誠可矣今國破君亡天下之事已無可爲雖復欲爲社稷計無地可忠三桂當收舊日亡國之衆以救其父湯鑊之命也徒上無以救既亡之國下不能恤將死之父是忠孝俱失也云此又不然彼自成卽皇明臣子不共戴一天之讎也三桂之父吳驤被執於自成身既不能死又區區望其子之來降以蘄爲活三桂若牽於父子之私恩一跪膝於自成使其父不死則是陷其父於不忠不義之罪身亦陷於忘君事讎之惡雖宗社既亡無復可望亦當引義罵賊以促其父之死於賊而

得免於不忠之罪然後乃安於義耳因事而父子皆免於國則謂之不孝可乎若如論者之說則是順其父之非使陷於不義豈所謂孝也哉三桂當日之舉於是乎忠孝皆得吾恐以十分道理責之而無可疑也自成若非君讎則論者之說亦爲一道也未知後之尙論君子以吾言爲何如也

謹按 公集中答韓進士後述書有論桑蓬錄条蓋韓公即南塘先生之從子而與公常講磨問學其論三桂事有曰趙瓫所處之地固与三桂有異而擧城投降則決知其不可云若四郞韓公

三桂妾陳沅
字圓圓

說也高論誠然矣然菴之所以處之者終有未盡
過說亦恐不可全非也假令三桂謝其父之書
雖有涕泣以道之意吾恐吳驤但知頸痛者必
不能不待自成之加刃而能辦一死此則高論
未必然其曰遣辭太快殊欠哀痛迫切之意者
誠然矣此吾韓公書有論三桂謝父書辭太快殊欠哀痛迫切之意有非涕泣以道之
義云尒故公之答如此○此下亦有答韓公書中所論者並載于各條下者皆倣此
在應按崇禎十七年四月三桂蓋入援至山海
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驤作書招
之三桂欲降聞其愛妾或曰妾名圓圓為賊所掠大憤

按永曆十四年巳亥帝自雲南走永昌緬王以龍舟迎帝、以竹爲城從臣或短衣跣足与緬婦相貿易爲咲梟大爲緬人嗤十六年辛丑清平西王吳三桂使馬寶延白文選自率大兵趨緬文選降帝與妃在文選營自縊三桂軍

遂遣使乞降於清求共討賊清兵入關奮擊大破之自成殺驤而走之按永曆十六年辛丑帝在緬甸時三桂爲清平西大將軍既盡陷滇黔使人告緬人令執送帝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鎮雲南清人以其子尚主後三桂以雲南叛自稱帝與清連兵屢歲三桂病死孫世藩嗣立爲清人所滅云吾庸則三桂宜生下味膺氣兩鍾無父兄君之一方賊也貫盈之惡不忍泚筆今以君親重輕之義責之者便是屠兒前說佛我東先輩於明末清初事蹟皆嗟聽塗說隔靴爬癢

至阿瓦檄緬取帝及妃十二月三日緬人令數十夷人進座擁帝去約二里許至營卽三桂軍矣十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帝與妃併太子亦薨壬子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淸

又壽見明末淸初人徐應芬字二其號龍潭道人者所述燕鄰

從以三桂爲擧義不成而死故若公之論亦与其忠而恕其罪爲固也謹據所聞如右然蓋三桂之自入援至僭帝顚末皆淸人之所紀載也夫淸人以王爵待三桂又令其子尙主而寵之可謂厚矣而三桂乃擧兵叛彼三桂者固淸人之所宜切齒也當其記蹟也必隱其善而揚其惡無遺力矣或若三桂當日事眞心爲朱氏興復計而其弑逆僭號之節或訛謬或中間有可原之端而爲淸人載錄時所抹殺全吹毛以彰惡否耶史筆之難信久矣況我秋乎姑贅愚見

志變者其書記甲申三月事頗詳蓋應芬於崇禎癸未秋爲時寧辟爲記室至京師及闖賊陷京城應芬在城中目見其時事而自記其亂時所經歷而爲書者也其言曰甲申三月一日昌平兵變初二

以存疑非欲爲三桂地求出脫也覽者宜更詳之

在應又念三桂前後罪惡曰猶豫不進曰欲降自成曰聞其妾爲賊所掠憤而乞降于清曰告緬人執送永曆皇帝於清（清人野史或曰弑帝碎其骨其他罪惡記之甚悉而凡家所作云）蓋其殊曖昧不近人情雖謂之史官之未可盡信可矣而至若封王稱帝則固不可謂之誣也假令渠之許多罪惡一切諉之史家之誣而當日作書謝其父毀賊納清兵真出於爲明室社稷計之所、赤心橫不免乎亂逆矣

日李建泰降初四日遣李國楨府城加摠兵左良玉黃得功唐通吳三桂等俱伯爵而三桂爲平西伯又曰十九日帝縊於宮中煤山廿七日賊舁移帝后梓宮出城百官不與聞廿九日賊聞平西伯吳

藉若使三桂無自立爲帝一事則其不顧父死之義猶可稱也開門納賊之失猶可恕也受清人封爵之恥猶可原也而既有末梢自立一事則於是乎於吳驤爲殺父之子於明朝爲亡國之臣於清人爲叛上之賊而無所逃其罪矣夫抵君親之重輕熊魚之取捨姑毋論吳驤之死由於三桂之不赴召則雖自成殺之而三桂殺之也明室之亡由於三桂之納清人則雖清人亡之而三桂亡之也爲人子爲人臣負殺父亡國之罪將以何顏而立於天下亦將以何心忍

三桂請大兵十萬入關復讐曰今三桂父吳襄作書招降不從遂誅襄及家口於徽又曰四月十一日驟闖吳平西領兵殺入山海關賊遑遽十二日賊自領兵從齊化門出將太子及永定二王

視息於天下哉縱使三桂真能力制建虜之命驅出榆塞之外恢復中原舊基擁朱氏之頴苗而奉之以續皇明既絶之統既事成之後則當刎首割心以明欲〻為國忘親之本心以謝吳驤於地下然後為無憾矣況清人一入山海關之後便太阿在手揮霍乾坤頃刻之間全幅黄圖變為薙髮左衽之域而三桂但目瞪口呿袖手而唯〻而已顧無所施半籌焉則烏在其所謂不顧父死而為國家社稷計者哉三桂當此時雖以聖人十分道理酌之惟有一死以報君

擁之馬前去十九日賊与三桂戰於永平沙河驛大敗二十日又敗遂斬吳襄懸首示三桂三桂大慟揮淚切齒誓必誅賊又曰五月一日告見帝民遵乎西令各頭裹白巾為帝掛孝 按此書

父之外更無處身之策而乃隱忍還執以當日忠義自任之七尺軀屈膝胡虜受其封爵甘心改節之恥若已億矣是則反趙苞之不若也何者趙苞能死而三桂不能死故也然猶有可說焉曰將欲以有為也若於起兵數清之日立皇明子孫而輔之以倡義於天下如史可法瞿式耜輩則其成敗利鈍惟天在耳而其父死國亡而含憤蒙垢隱忍不死之苦心至誠亦將有暴於天下後世矣乃反侈然自尊不復以朱氏宗社為意其心已忘自身之為皇明舊臣隱然以

既是應芬私記當日目見者則似是寔蹟而然則三桂之封号平西乃明朝所封而非受封於清人特稱伯稱王者所傳爲差殊爾賊使吳襄作書招三桂而不從云爾則不宜三桂答父書云云爲訛自吳襄也

剏業天子自期盜竊名号傳及其孫則渠之前後不顧父死君辱屈膝等多少身分之爲皇明宗社計云爾者都歸虛套而殺父亡國改鄰叛上之罪惡眞狗彘不食其餘者矣然或者史家所書三桂罪惡不無可議而當日不赴自成之召倘出於宗社計者則在作書謝父之時亦宜嘗念及於他日之稱帝雲南者哉顧無怪乎所量輕重不敢復顧私親也如毀城納清人圖妄擧也失計以禍國其罪誠大矣而猶可置情赦之科也及清人革命之後三桂不死又從而受

得自倂金錄者
也三桂事之蹟
訟久矣應芬此
記足爲三桂
議讞時傳生
之一左證然稙
亂中此癖之二
學究所記傳
雜自謂目見而
耳聞者亦安知
非疑擬之誤耶
姑採錄以俟

其辭則雖爲之辭曰吾將爲後圖然其實惜死
耳假將爲後圖不死或可也而受爵祿不可矣三
桂於是乎非昔日作書謝父之三桂矣及至倡
義起兵也意者其初心亦或未嘗不有意於興
復明室而及夫兵振勢成蹂躪荊楚心侈氣泰
殆同陳涉之影而殺父之慟亡國之恨日遠日
忘顧明室子孫亦未有可戴而撥亂者而左右
逢迎慫慂之徒又從而張皇攛掇以爲曆數或
可以力取其心抑以爲與其復他人既亡之基曷
若創自己方興之業云爾遂自不覺其陷於不

石眼看裁論

忠不孝亂逆之罪也噫人孰無死富貴壽考而死〻也斬頭死胸而死亦死也死而得其所則雖強死亦正命也苟死不得其所則雖終於牖下亦非正命若三桂者雖生享南面之尊而竟以壽終亦可謂不得正命者也使三桂而有鬼也得不聞余說而赬其顏也歟然世爲史未可盡信而散之爲三桂説爲責備之論爾苟史之信彼梟獍也梟獍寔論焉吾說亦夢中説夢而已

已而首譯還先許一行人馬卜馱入閔門三使以下隨其後入外城门路右有村〻中五六官胡據椅而

吐遼守山海關將軍以下諸官員爲樓我行皆會坐爲使臣送無仕譯官向安測也入內城門謂樓凡三 강구연고 層上層書天下第一關五字中層扁曰下層曰西京鎖鑰世傳天下第一關字乃秦李斯筆云兩關門本非秦時所建且古無楷書至秦時尚用大小篆大篆者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也小篆秦時所作也秦始皇時程邈得罪爲隸而作故名隸書以爲簡約易書用之於公家文字王莽時有甄豐者更定隸書自是篆籀廢而隸書始廣行此果李斯筆則宜是篆籀而乃楷字其非爲斯筆不待辨而可知其附會

按甄豐王莽時司徒其父爲邯後漢來紹時又有甄豐 —

傳訛可笑也但其字樣神妙可賞其左端有兩行小字必有款名曰誰其書而高屢十丈也立馬注目者久之而顯顯然終不可辨矣明時則關门有兵部主事一員譏詗行人雖汲女樵豎出時皆給牌入時攷驗無牌則不許出入矣今則但異國人出入時嚴覈中國人則不問焉既入门行一里北折入大街有廟宇向南扁曰聖廟渡鴨綠後祠廟棊布星羅若非佛宇即神堂矣今始見夫子廟宇令人悚然起敬矣至廟门外又折而西行一行人馬塞路而有甲卒數十輩持大杖毆之使不得前問其故舌人曰懸法我

使一行皆令留朝鮮館而以察院挾窄只許使臣入排家其外一行皆驗入察院仍堅鎖使不得復出入故我國譯卒輩皆不願入館爭擲走前炕甲卒禁不送故如是云入漢人王櫝家自瀋陽至山海關有十三站而所管官員及每站守將與東八站同矣○有秀才郭如恒者來見余譯官言彼知易者余聞而信之又為其年老也禮迎於座問曰入貴境後每欲得見大秀才一論經者矣今長者儼然辱臨幸甚郭曰鄙人雖粗知經書而何敢當大秀才之稱也余問曰聞長者深知易理可得聞緒論耶郭曰易理深妙何

敵妄言郭你問余曰尊文進士乎年幾何也今做何官蓋藏陰有文進士武進士前代所無而清人可笑之法也余答曰進士豈有武哉前所未聞也年至強仕而未及登仕也郭曰不願仕耶余曰余非高士豈不願仕但不才未得與選也郭曰此則足下謙遜語耶余曰非敢虛就謙讓誠然矣郭曰海東稼齋金進士昌業聞已下世不勝悲念也欲寄一書以吊之足下許之乎余曰有何難也須作書待吾回還之日而付送也尊何以知稼齋公也郭曰稼齋隨使東來時得相親你十餘年以書信往來彼此相酬詩札甚多

矣余曰其詩札可得一見耶郭不答仍出朝紙一張
以示之乃雍正帝詩改給皇明野史中誣辱我 仁
祖大王之説者 記于下段留廨時 正月初三日條 而蓋北京朝報印
本也北京則朝報之印行活也余屢見則其文有我
國四 聖係諱余更整冠危坐而讀之因問曰敝邦
先君受史冊之誣長者所知也敝邦君臣晝夜陞卬
本史冊之頒爲敝國史記之旹成刋頒遍在何時今
猶回還時可以奉歸耶郭曰史冊之成未知在何時
也余曰史誣雖蒙許改成史頒布之前先朝被誣國
如前以是敝邦君臣含痛懷憤所以日夜積誠或慼

陞其郎速刊須也今聞盛教不勝歎陞欲持此書歸
示副使老爺尊肯許之吾郭曰此書但足下可見不
敢送他處也余曰尊既以厚意示余而迺不可移數
步以示在館炕之副使老爺者何義也再三固請而
終固執又請以重價買之而亦不許此時程瑍與白
受乘訪余至門外矣後聞吾人之言程白見余方與
郭如恒問答不入而從門外窺見及見余受郭如恒
所持來朝紙復跪而讀也白問譯官曰何其改容也
吾人曰以有我國先王事蹟故也白顧謂程瑍曰朝
鮮以禮義之邦著名者其有以乎其有以乎云程白

入門登席向余而揖余問知爲白受采即書示曰因程秀才講服盛名之日久矣今歲枉屈感幸誠多白曰鄙人亦因程兄德聞芳名有願一見之誠今春下風有既見君子之幸也郭如恒見程白即辭去在一城中無不相識面之理而不肯無一接語郭見程白之入色變而即起可知也余與郭未嘗偶問答數語而已而知其爲人矣余謂程白曰副使老爺聞僉尊之名要一相見何不往見程白許諾仍與兩人往謁令公、、使余執筆以問曰因姜上舍久聞芳聲今得見芝宇顔幸尊年幾何何年以何文中何科今爲

何官白對曰草野鄙人聲稱不出閭里大人何由而聞聲也以癸卯科中式文題則言思忠事思敬賤齒虛度三十八歲尚未及仕也白因問曰東平尉鄭駙馬無恙乎令公荅曰已沒纔過三年矣白問曰有令續乎無乎公荅曰所後孫方官學士也白曰乙酉年嘗結契誼至今耿耿不忘聞已故不勝悽愴頤孫能繼云遠庸慰喜程白懇懇要余會其家夜話余告令公公曰史誣惧洛文誣辱之事無由探知君旣往會必從容探問也余遂許往程白即辭去令公各以紙箋與焉余使馬頭壽萬隨往知其路夕飯羅孝壽萬

步陞先到白擧人家其家大門以金字扁捷報二字
懸諸登科則國家使本郡出財以金字旋標其家矣
白擧人見余至顚倒出迎仍與儕陞程瑍家蓋瑍家
與白擧隔墻也瑍及其弟俱在座白書示曰可在賢主
人處宿一宵第當奉陪矣余荅曰此誠異域奇遇塵
世好會明燭鼎話以永今夕可乎但言語不相通可
欠也程瑍曰書則同文以筆爲舌何傷也已而進茶
茶罷勸以酒果矣燈下見囱外人影掩映陞陞微聞
香澤後聞馬頭言則婦女自牕外窺視者十餘人云
蓋程白兩家婦女咸聚觀余也余曰此會豈可再得

今日吾忘僉尊之爲異域人僉尊亦爛漫傾心勿復以跡外待之如何白曰諾程曰兄之此言已有拘於形迹也弟等豈不吐情而盡露之耶但恐兄之不若我心也余曰尊毋隱乎我我亦毋隱乎尊也白問曰貴國進士科亦以辰戌丑未年試之耶余曰大比之科以子午卯酉年爲之若國家有慶設科則不在此限也白曰遇慶設科亦有定法耶余曰有爲小慶則但用及第大慶始並試進士科矣程璵曰聞貴國爲及第然後方授職云然乎答曰雖未及第亦有蔭仕之規而必及第而後方爲文臣耳白曰聞貴國但

中初試則免名焉云然乎答曰然初試則雖十解無
稱號矣白曰我國則雖初試中焉則有稱號不中則
免稱秀與貴國不同余問曰貴國中初試者爲擧人
擧人亦有恩典耶程曰恩賜牌榜以旌門與進士同
矣余曰爲擧人者卽擧爲官耶白曰例應擧爲官矣
余曰然則白擧人何不爲官白曰意欲爲進士故少
俟耳余曰出仕之後則不得復爲進士乎白曰然余
曰以擧人擧而爲官者與爲進士者不相混雜耶抑
亦無別歟程瑑曰擧人進士皆自知縣升無復分別
白兄之不爲仕不欲以高才甘於小成也余曰擧人

之學而爲官者亦能位至宰相耶白曰能至宰相而但名不甚高爾余曰聞尊習於文章傍通於看命之看命用何法也白曰用鬼谷子李虛中徐子平也余曰吾於此等術一無所解幸詳斷鄙人之命以示諭也即書示余兄弟生年月日白見而略論之仍曰尊兄弟才敏而神促慈後則縮其局度務從容和緩則壽長而福厚矣余曰鄙人天性魯鈍謂之才敏者尊非面諛者也此即失之貌取也歟鄙人平生有西門豹輕急之病自知其然故常戒之加之以遷改之工而爲學不勉終未能變化氣質誠朽木難雕者也今

受尊誨儘如頂門之鍼請日誦尊言以代古人佩韋之戒矣贖人之贈一言其惠大矣敢不拜謝乎白之論命只詳於窮達不言壽夭余更問從今以後得壽幾何白荅曰自古明者不定壽夭之數且天地亦有有盡之數何不爾之而今夜以他說暢懷也白仍問曰尊兄先世墳山之風水非丙火衍龍寅卯戌局出水西北丁山癸向爲子午分金耶余荅曰先代衣履之藏不在一處僕全不學於風水之術故某山之爲某向不能一一的知也尊之所問必有所見未知何意白曰以兄之兄弟二命致之似稟得此氣而生故

問之也且兄每憲壽夭之不常抑非尊兄之先世墳
山入葬既多前有餘地者少故其氣薄耶何不復求
新山以厚後孫也余答曰先山氣薄則應是氣而生
者將薄從而不得壽耶白曰尊兄所禀得者乃美氣
也尊之兄弟二命皆文明此可知也但氣薄故心弱
更求善地師再占吉地既葬者還之未葬者新卜則
定有繼世榮顯矣仲程曰俄從兄後見副使先爺尊
執福祿甚美然眉稜帶殺性度必剛烈也余答曰副
使先爺立朝事君棘棘不阿臨官爲政如刀割鐵剛
烈果如尊言而禀性則溫良恭惠謹之儼然可畏而

郎之則溫尊獨不見其待人接物之氣象耶程瑍曰誠然矣余向仲程曰尊知副使令公之眉稜帶殺尊之相法想應神妙何不一論吾相仲程曰偶然論之本不知相法耳屢強而終不之許程白言言必稱余爲兄而余嫌其薙髮胡服恥與呼弟兄不之許矣更思之彼雖薙髮本是華人况程瑍稱以明道先生之後裔尤可貴也且友道當以才德論而我東之不問才德而論門地者乃末世狹隘之俗故心常小之今彼一見輒以敵友待之者雖出於慕我東方之意亦誠大國規模之寬潤處也我之不肯稱以兄者固褊

國之陋見且子夏所云四海之内皆兄弟者雖有病
子夏即孔門之十哲其言非可棄且彼皆燕中之佳
士身雖胡服心則中華又何可鄙之有况燕中尊慕
朝鮮故秀才之來見余者太半稱先生無敢稱兄者
程璵亦與我契分親熟而尚不敢以敵友見待矣白
擧人初見輒稱兄弟者以其有才德也吾若不許非
愛才之意彼亦當無聊遂以兄呼之曰白兄則不諱
看命而程兄則乃隱其論相何也白曰程兄誠不知
相法也余欲問史誣事及辱洛事先以外事發端以
問曰大國安則小邦依賴小邦之所賴者惟大國也

衣聞年前有散兵西征之役云西方今則已平歟又
聞蒙古或侵擾至奪據城邑云果然而不至有深慮
耶白見之擧筆欲答見馬頭壽萬立於側數目之不
卽答蓋燕中不敢私語國事其法甚嚴又燕中則雖
婦女奴隸亦多解文字者故疑吾東譯卒亦知文字
或慮其漏洩也余卽命壽萬退而壽萬旣退白始答
曰前歲西征事寔邊方小寇不足憂也中國方全盛
天子英明神聖何患於小寇蒙古奪據云云非的報
也余問曰西方之作亂者何等寇也白曰　爲名
之賊也余又曰蒙古之奪地聞之甚的何外待而秘

諱之也程璵曰傳聞不眞耳白曰蒙古近於京師衆
有爭地之事則當發兵討之何慮焉都是虛浪勿疑
也余問曰俄者郭老人所持冊字自朝廷刊行耶抑
私自刊傳耶程璵曰朝廷之所刊布安敢私自刊布
也白曰凡朝報政目自朝廷日日刊布於中外矣余
問曰僉兄家亦有之耶白曰無有余問曰請買而郭
不許者何也程兄可以紹介勸責於郭如何白曰其
意如得奇貨蓋以此每誇於朝鮮使臣因爲得賂之
計決不出手外且彼雖在一城中趣向不同故莫相
往來也余問曰史誣事僉兄亦知之乎白曰略知之

耳余曰史誣既得改給之諾將何以伸雪乎白曰可得也余曰史記之刊布當在何時我先朝反正誠有辭於天下後世宗廟社稷至今賴之而稗野史之誣辱罔極盛德大業反以惡名加之敝邦君臣自得改給之諾曰應北還待其刊布未知改刊之本今行可得乎白曰到京師自當知之不須問也余曰史冊改刊之役今已始之耶未及始耶此非可以秘諱之事乞詳諭焉白曰冊已編成而後方可開刊但恐史冊之編成正無日矣余問曰何故云成無日也白曰有大總裁管其事外人不得與焉又彼不與外人道是

以尊未知也余曰自古修史之法嚴密云所謂史官修當時事者也蓋時君之賢愚時政之得失時人之是非皆直書之故當時人君尚不敢自取以見況許外人見乎至若修前代史則事體又與此異何嫌而阿諱之也宋司馬光爲資治通鑑時出給内庫書冊任意持行俾時寧禁外人之見聞乎今之中原雖與古異矣而事正與此同秉筆之臣秘而不道於外人吾未知其何事也又彼若秘之則外人之不得知固也無可成之日何哉今日任撰修之臣不得其人又不勤於撰修而然歟抑又有他故歟白曰其中可諱

之事似多矣兄豈不知也蓋大明自中葉以後與清
人爲仇敵其時史記必多今清人忌諱觸犯之言故
白之言如此余曰吾知之矣有可諱之事而惡之則
削之改之有誰禁之今日豈復有顧忌哉以其有惡
於觀聽徒遷就而曠日經年無可成之日則寧初不
如不修也白曰不修則非國體也明史今日之所獻
道者甚多矣不必深究也言罷相顧有愀然之色余
曰兄之語意知之矣去年冬至使回便聞明年冬來
可以畢刊故苦待矣今聞盛教望絶矣許改若將落
空敝邦之日應所望眞所謂奉虛言而望誠也瑍曰

國事非所知也豈无他言以度今夜乎余又問曰敝邦之人有私貸銀貨於大國人者因此敝邦之違無限誣辱上及先君僉兄亦聞而知之否幸見諭程璟曰兄之所問非胡嘉珮之事乎余曰然白曰第則但知以文書往來謂以内帑銀而促捧焉未知有害於貴國也余曰狗鼠之輩違法弄貸何関於我君而因此而厰辱上及於先朝是豈所望於大國者哉白曰貴國之君其受誣豈全由於賈豎輩之事而已乎其用債之賈豎輩貴國君何以處之也願聞其略余曰胡嘉珮之所謂欠債人過二百人而半是界衛半是

虛名查其存者只若干人故以實回咨矣頃者鳳凰城移文中謂度皇旨斥我先君寔然誣辱此本彼此奸細之徒挾詐幻弄之弊過不過細瑣事何足以上煩設使敝邦所以處此事或少有不察誣辱則顯外也況事出於今而歸之於先君又何哉以大國平日待敝邦以禮義之意觀之竊恐此事決非貴國皇帝之旨或自下假托偽造者乎白即操筆抹去或自下假托偽造者八字余問曰抹去之意以為不然耶白答曰誠不然程白目相語良久而言不可解蓋見氣色則似以渠國之誣辱我國為無據而以我國之不

救甚用債人等爲非矣余謂白曰副使老爺有亂子欲聞其將來窮通乞許之字白曰適爲尊兄不敢隱管見而深恐爲大方所笑副使若不笑其陋識當奉教矣余曰明春回還日寬去矣不亟悤悤爲之白曰諾余復問曰兄看吾命成不以窮措大終耶白曰是次文明才器敏捷何煩再問仲程曰兄既成進士而觀尊意似鬱鬱如鄙人者年踰三十頭尚着儒巾其困當如何余曰非敢躁進老親年高故寸草之心不能不急也程曰彼此一心也忽兩村鷄亂唱仍與程白聯枕余始入寐見吾人驛卒輩與舊面胡人握手

笑歡如同鄉故舊店中或對飯路上或聯鑣每見之
輒欲嘔之及今日與程白過迺半款話又與之同宿
彼既盡傾其中心吾亦不能無情不知彼之爲果類
也始知人情之固然矣○山海關城世傳皆謂秦蒙
恬所築或云唐太宗征遼時薛仁貴所築而明中山
武寧王徐達增築之北至角山合于長城南接于海
以塞水路之要衝也余嘗疑之攷山海關地誌又問
之居人始知其二說皆不然蓋秦之長城始於臨洮
直萬里踰角山而北迤過太黒山蒙古界尾止于遼
東又自角山東接于海只爲一字城矣至大明初徐

나졸是羅

達守燕始接古亭城周繞築城立関門設府鎮移
榆関于此名曰山海関又曰五花城古所在城周七
里西邊 나 城六里東邊 나 城三里南邊新城一里半
北邊新城一里城之東南有 고 山臨海邊角山峙其
北大海經其南誠夷華之要 사관 險燕京之咽喉也登高
望之長城自南接于 城服界所窮處則秦城周
遼隱隱遙見矣関門初昏鎖鑰平明始開官員則有
城守衛一員佐領七員 흥반 筆帖式四人皆管于瀋陽將 조관
筆地管于寧遠有 一人屬寧遠有 監督一
員掌此関門出入之稅矣稅銀二萬八千二百兩留

守軍三百六十四名也閭閻稠密帀肆繁華並於通州而但城堞往往頹圮內外城門譙樓雨漏傾側已久而全不修治不及瀋陽之完固矣○大明時所築烟臺至山海關而止山海關以內則設墩臺五里之間置二三所高廣比烟臺則減五分之四其狀下大上殺上築小垣如堞其中築一屋臺外四方塗白灰而畫龍虎臺前立高竿竿上懸黃旗旗上書識察路上伏兵非常八角呼竿傍築小屋藏軍卒列劍戟弓矢其臺與屋皆可藏十餘人蓋候望譏鎮之處自山海關至北京皆然軍卒見我使行皆於臺上起立而

見之矣聞明時關外置烟臺關内列小墩以備烽火建標以記道里矣今之墩臺蓋因其法而增設者也攷漢光武時備邊方緩急以土爲高堡置薪草其上有寇至使卽擧火蓋明時烟臺淸人之墩臺皆倣漢建武之法矣

○二十日辛丑晴昧爽起與程白相別白擧人贈七絶一首歸走筆以次韻留別焉○出城東門行十里登澄海樓蓋萬里長城距海而止城盡處有高阜阜上作二層高樓緣梯躡級而上樓本大明時所建而康熙時重修壁上有石刻重修記其畧曰秦長城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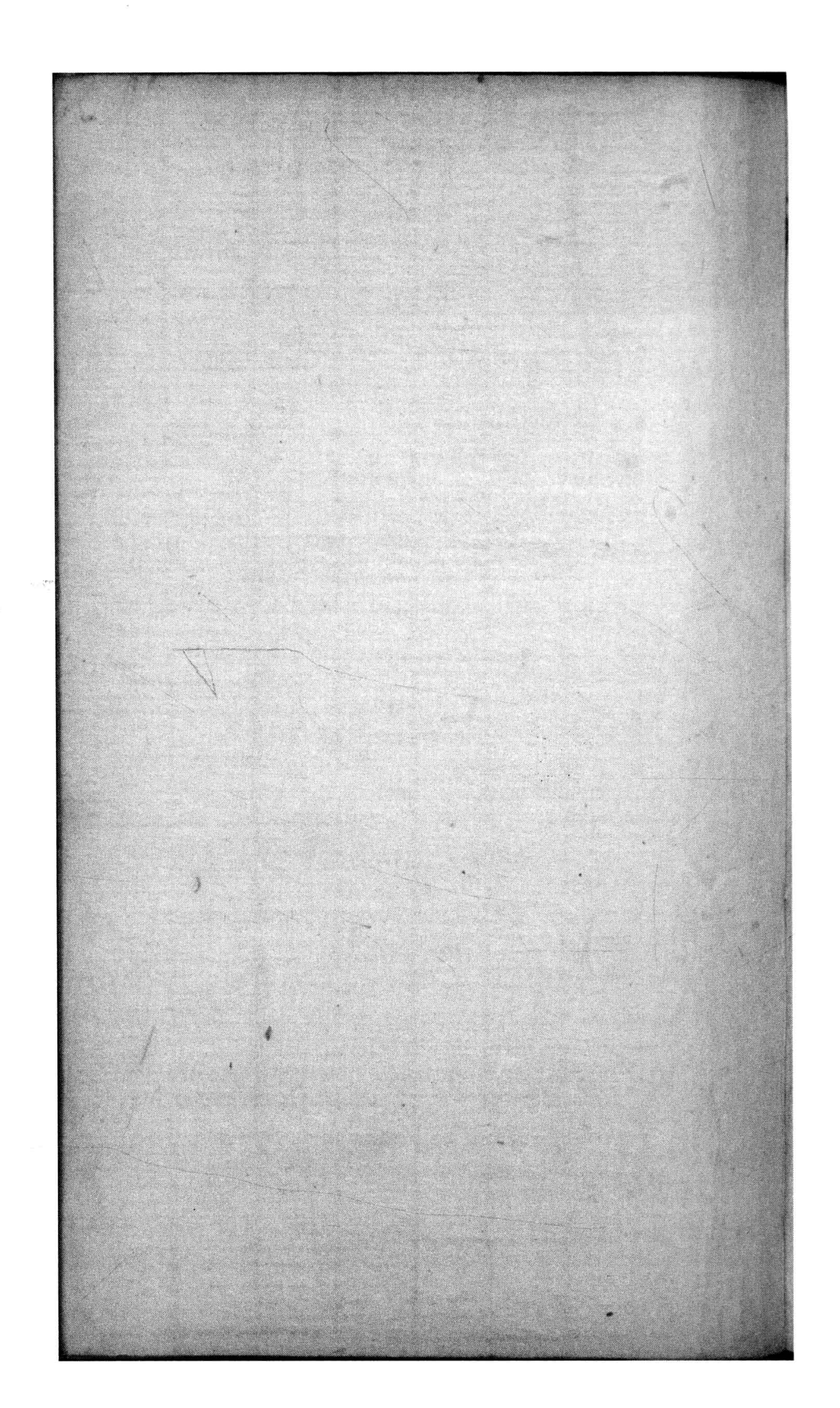
漢晉至宋元代循修築明中山王守燕依山阻海環
而築城設關爲千户所置官軍萬人屯田於其地名
山海關中葉内外多事乃鎮守備將風馳雲集關門
遂爲邊方要地甲申流賊李自成破都城大清世祖
章皇帝乃率六師破賊于石河之南乃定都于燕京
幾年之間南服混一關城爲向化之首地云世祖章
皇帝若謂汗也關城爲向化之首地云者謂吴三桂
毁城而納之也又曰秦長城之端又築石爲高阜入
于海若屹立爲者高可三丈餘長數倍於高曰盧龍
堆此則明將軍戚繼光所築又城上有樓明職方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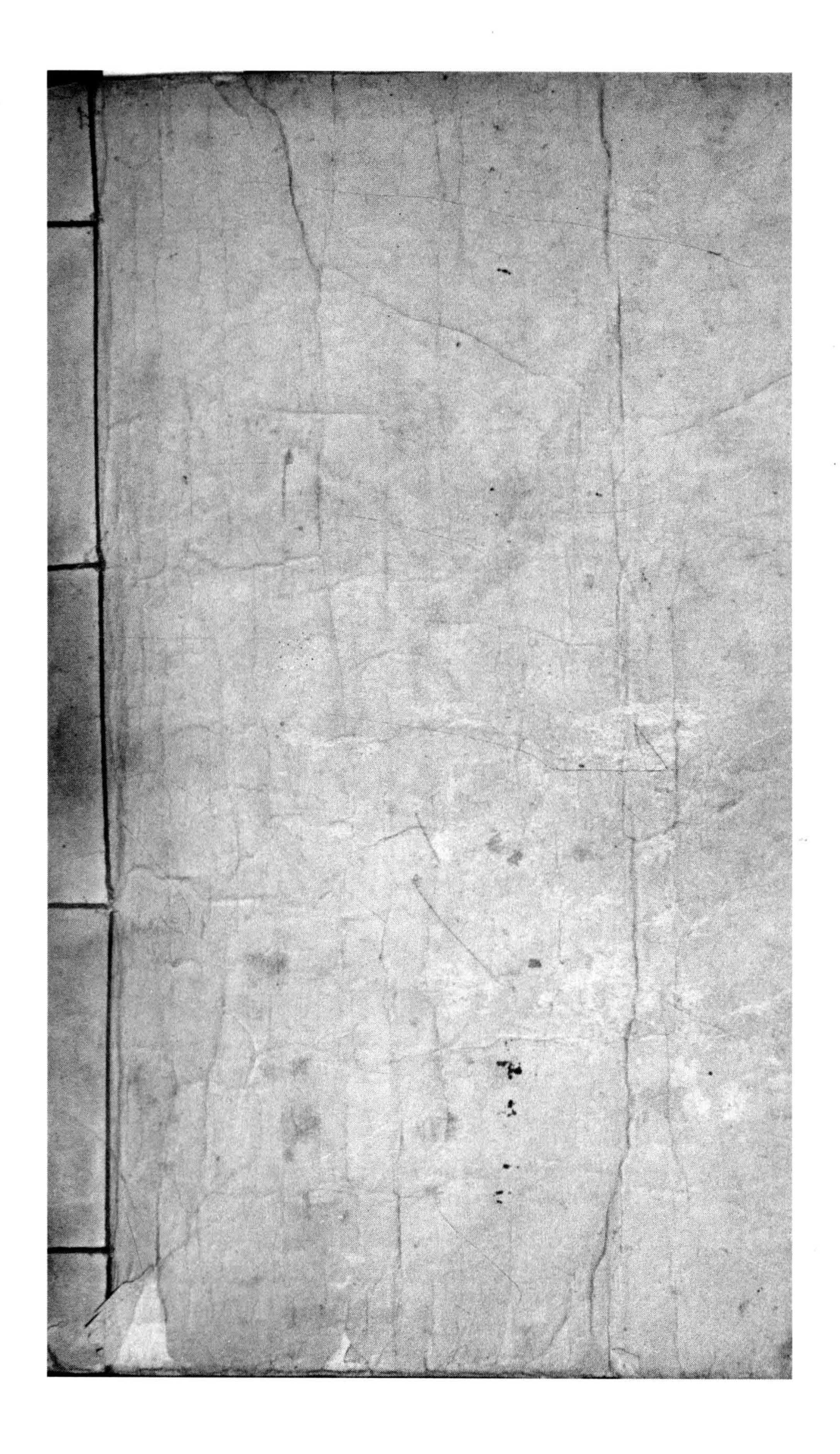
致中所建而亦頹敗哉不久支云又曰此樓前臨大
海背負高山高枕長城之上波清萬里峯疊千重又
阿匯〻彭蠡洞庭諸勝迮以比其雄壯云〻而無作
者之出焉壁上又石刻律詩一首其詩曰危樓壓立
海門西雲樹蒼茫望欲迷波接長天香島嶼帆懸孤
[illegible]繞虹霓 此一聯諺本亦録 共對
一觴頻祝彼但須尺縷係單于海南 号于 題云詩語
慷慨似有不平之意結句係單于云者意太露未知
大明時所題者則康熙重修之日宜不敢肆然付之
壁上若明亡後人所作則恥臣於虜者不但我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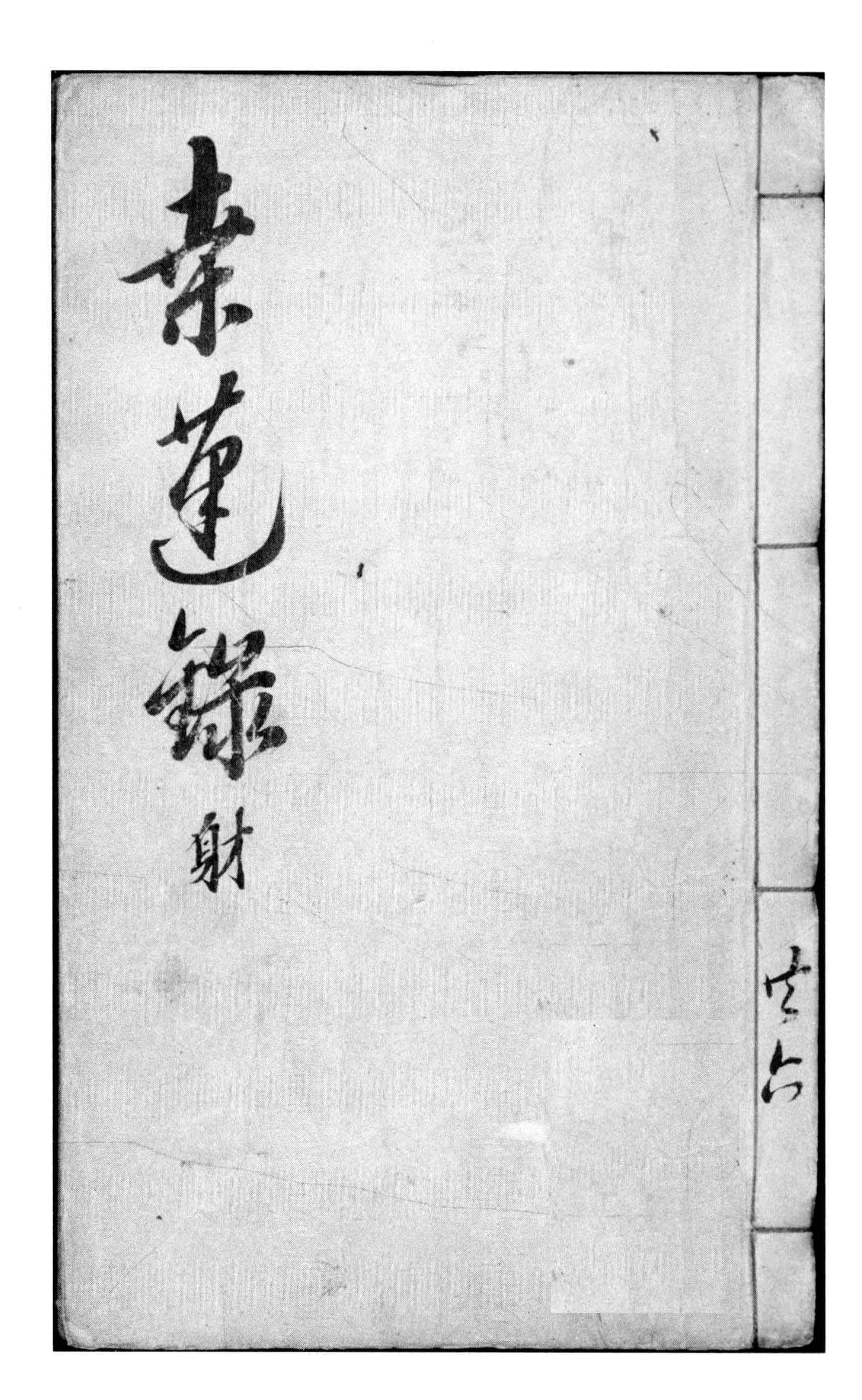
人復可貴也而又其放肆然題刻者可選矣此外詩
文甚多而忙未及遍讀庭有一古碑半埋於地字畫
亦剝不可讀樓下有墩臺一所爲海波所嚙傷頗頹
圮即重修記所謂盧龍堆也澄海樓勝槩不可以名
卒向筆端彷彿記其萬一而蓋日月浴於檻外鯨鯢
戯於簷下樓臺之雄偉城郭之宏壯冠於遼東燕京
及瀋陽漁陽之際眞宇宙間魁偉絶特之壯觀也兒
時見白沙集有曰朝燕京至山海關登澄海樓一行
畢竟不至此域（趣下添来字）虛過一生云云始知有所謂澄海
樓者而想如在天上不嘗意此生之得一登覽矣夢

外今得上擕樓放眼快覩覺胸次浩浩無邊然余意則以爲不可以一上澄海樓爲不虛度一生也聞之者以爲如何○西南行十餘里渡深河廣可數步行七里過紅花店行二十里過范家店行十里過大理店行五里抵鳳凰店朝飯村可百餘戶回行五里過望海店自北京東出至此始望見海故名之也行十里過深河堡有城周三四里雉堞尚完行十一里過網子店土蓋之屋爲一字長廊者幾四五十戶自此日氣陰矇白氣如霧接天覆地漸漸昏黑不辨咫尺衣服盡濕行中人言海近故此瘴氣也云而意者時

氣之変也人必受傷懍然惧矣行十里抵榆関店日已昏矣宿漢人趙坦家○榆関即古中原邊门也其西有渝河初名渝関矣秦蒙恬種榆為塞故易渝以榆因謂榆関至今榆柳蔚然成林猶存古俗矣自山海関大路左右皆種柳厚培其根蓋五步而種一株至北京千餘里間皆然不唯其俗好種樹且有國家令甲云矣渝河上有臨渝山隋文帝開皇中征高句麗時漢王諒率兵出榆関者即此地也榆関之北有海陽舊城々之北有梨坡山頗高峻為諸山之特矣






桑蓬錄
財

榮家即宋家

吳管營即吳宗家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五

○十二月二十一日壬寅晴鷄鳴發南行三里過榮家莊路左邨西松林蔚然蒲滿一阜渡江後未得多見松樹矣見此可喜也行五里過上下白石鋪蓋遼野周遶而畫于此自此從阜原行矣逾一峴行三里過吳管營東方始欲曙又西南行八里逾數岡登一峴有碑曰義塚未知何以爲義塚也行一里路左有巖頗奇詭峯上立石若碑碣者凡數三未知何時所立而意或表疆界者也良過東嶽廟而抵撫寧縣從城東門入門內有關廟廟門揭扁曰義在春秋念我

光祥

夫子之作春秋蓋斥夷狄而不進於中國也適見此亡
而俯仰古今復興志士之感矣城東西邊一里而城
堞皆毁僅譙樓頹圮閭閻櫛比人民絡繹而過城邑
皆虛舍市肆而獨此縣不然人家之設廨樓旌門者
相連而明嘉靖年間王 充皆 牌門鱗然尚存古人云
此縣自古多人才登高第履顯仕者繼出名人巨儒
孝子烈婦又往往而出云蓋撫寧山水明麗兎耳山
鎚子山大寨山 兒是 山等諸山環于縣之南北崒嵂
磅礴鳳飛鸞舞其氣之鍾於人宜其有英秀之姿允
知地理之不可誣而人之卜居當就好山水也撫寧

知縣名冠君現者其下官員有教諭訓導典史各一人矣○撫寧縣有朝鮮城皇明地圖綜要云撫寧朝鮮城即箕子受封命於武王處也有所據或者當時撫寧亦朝鮮界故箕子雖恥爲臣於武王而義不敢坐受王命來受封於境上歟或當時榆關爲朝鮮界故入中原初界而受王命歟三代前事無可攷疑者闕之可也○行二里渡羊河廣可數十步淸淺多白石惟夏間可以泛舟云路右北壁數里外有山雄秀傑特曰卧龍山忽起忽伏斷而復續其斷處有大潭深不可測廣數十步盈溢而流注即爲羊河云蓋

奇境也尹判書趾仁使燕時令畫員往圖其山及澤而歸今行副房馬頭姜忠信曾隨其時使行蓋登覽焉於路上為我指說如此路左南望十里外黛色一抹如彩筆點畫縹緲清秀曰昌黎山昌黎縣在其下其峰巒競秀枝葉疊生而一峯突兀直上接于雲際曰筆峰世傳退之祖墓在其下退之鍾此山而出又攷昌黎縣地誌退之廟在此山下云而但退之之父仲卿以上皆居於魏之河內河陽世葬其地則世之所傳云云固不敢信而第退之稱昌黎爲貫則昌黎山之鍾出退之者似非虛言姑記之以竢博古者昌

黎縣誌又曰孤竹城屬昌黎縣其註曰此伯夷叔齊讀書處未知遺蹟有可考者而乞然嶽蓋昌黎山妍而濃清而秀亘十餘里與卧龍山相對峙殆似爭雌雄而昌黎山以縹逸勝卧龍山以雄偉勝難以優劣定伯仲也從野中踰溪行五里過五里堡有山横遮前路曰天台山裏過其背環過其面亦縹緲可愛渾山背奇岩山腰松柏蒼鬱其中有寺曰天齊寺寺路左又有山逶迤臨道者幾一里全山皆石而石色麤頑無清秀氣然櫕隤乎元石也過蘆峰口村在兩山間而土蓋之屋無梁脊上平如盤者幾百餘户邨前有

小溪曰陽河其源出裂坡山矣過茶棚庵土屋只數户中有一寺有僧立寺門前躬身如揖口中喃喃有言蓋乞米云從山谷行五里抵背陰堡朝飯有車數十兩過去而一車各載數十櫃每櫃大可一抱長丈餘言自寧古塔進貢之物櫃中皆滿貯人蔘云又行五里過腰站土屋三數三户行十二里過郭落嶺右雕嶺也即一阜也嶺上有墩臺矣行一里有村東西各數十餘户前立牌門題曰盧龍縣盧龍縣即漢時肥如縣也行二里過十八里堡阜上有牌門題曰盧龍塞傍有墩臺蓋榆關盧龍塞皆中原古邊門也行

四里渡一溪路左有牌门書曰義讓古俗登盧龍即
孤竹國古地故指夷齊讓國事而表其地也行十三
里過驢槽村、右溪邊有巨石平鋪路斷若幾百餘
步其北原有大石如槽名石槽世傳唐張果道士秣
驢之槽云蓋唐開元時有張果者學延年術自謂年
數百歲玄宗召至果常乘白驢止則如紙摺貯入箧
中欲騎則噀以水即成驢騎而去懇辭還山玄宗賜
爵銀青光祿大夫号通玄先生遣之入常山不知所
終云村名之謂秣驢槽者以此也行三里過漏澤園
民家三僐舍一也行二里入永平府宿滿人黄天保

家永平知府送名帖於三使臣肥乃送果品以紙扇藥
丸荅禮焉永平即戰國時山戎肥子之地也秦始皇
為右北平郡漢因其名漢末為公孫度所據曹操改
為盧龍縣北魏為平州樂浪二郡元時改為永平明
清皆因其名山海關以內之雄府也閭閻市肆極殷
富城郭樓臺亦宏壯關廟及寺刹尤盛於他處牌樓
旌門亦往往有之盧龍山及首陽山列於左右灤河
及漆河帶於上下廣輿記所謂負山帶河四塞之固
云者誠然矣皇明時城中有所謂萬柳庄鴻臚李呂
家也亭閣兩三間臨溪上而爽以萬柳矣今但有餘

有射虎碑刻元
無射虎石宋閑
皆比類

址云縣南十里有李廣射虎石蓋一巖若虎踞今猶
有看箭痕云县十里外有墟謂李廣壘墟又有所謂
扶蘇泉蓋扶蘇監蒙恬軍時飲其泉故名之云城西
隅重修新築而但譙樓半頹矣知府即吳師端李守
道大邑則置兩太守若清人之法也教授二員征稅
銀七萬四十三百餘兩云　○　夕後有一秀才來見稱
業書示曰先生遠來良苦余曰枉歷感謝而但先生
之稱不敢當也且佯尊非禮也曰聞先生東國大儒
僕乃眇末鄙生敢不敬禮余曰僕在褻邦時最居人
下無所比數稱以大儒者人必有欺述下者也曰先

生何過謙也余曰吁之以先生何等尊稱而乃妄加
於人不但愛之者愧許之者非阿則妄足下若不辭
但以平交待之足矣曰不敢也余曰虛禮不可以偎
受鄙人不敢復言也曰尊命至此謹奉教矣余問劳
名為何答曰姓李名開冋曰劳年幾何答曰虛度三
十七歲余曰鄙人長於尊一年耳曾讀幾卷書曰未
能多讀略知之乎兩字耳蓋其意謙言所知者不過
幾箇語助字云爾也余問曰尊秀才乎舉人乎李曰
忝在生員耳余曰不聞貴國有生員之稱也李曰初
登為秀才則自謙稱生員也由此而升進一步曰舉

人由舉人而再升曰進士余曰貴國亦有顯達立朝者乎曰冷族數十人通顯者只二人問曰秀才舉人皆三年大比耶凡科舉十三省各設行耶驗試於北京耶李曰秀才歲試舉人進士皆三年大比而舉人試於各省進士皆會試于京師矣余曰山海關有白受采程璵二士足下知之乎李曰白受采即同學之友程璵未曾見面也問曰白舉人文章何如其看命之術何如也李曰白之科文可觀而看命則妙理甚邃未能深解也余曰白之術頗博而精何謂不深解也李曰其學近日或益有將進也歟昔年則未能知

矣曰此地亦有看命者乎李曰真理甚難知敝邑則
無知之者曰燕京則有精術數者幾人曰北京南门
内有特尚周朱天祥二人頗可論真理其外皆庸碌
曰二人果爲中不讓古人耶曰豈不聞古今人不相
及耶但於今世中講理最明白耳曰亦許外國人看
命耶曰彼既以此爲業學問内外余问曰尊之世系
出自何人先世亦有聞人耶李曰僕草野之人先君
忝在蔭職被令上一番恩賜聖祖仁皇帝時又蒙
一番覃恩矣余问曰敝邦之被史筆誣辱足下亦或
知之否曾許改者有之而刊行于朝報足下見之乎

李曰未知其事亦未見其書矣余曰其書已刊行於中外初非可秘之事僕以外國人而猶得見之足下何外待之甚也李曰敝邦之人不知事理之輕重多為利慾所誘使傳播國内之事俺雖愚劣非此輩類僕乃儒者非商人也不敢道國家政事也余曰惟儒者乃道國家政事若賈豎賤隸則何足與聞朝廷事哉甚矣足下之固也李曰朝政國事非讀書者用工處也余曰幼而學之欲壯而行之也為士之日若不熟講當世之務則一朝得志何以展布若如尊言則布衣讀書者於大學當闕治國平天下章於中庸不

見九經章耳今日大國之規模何若是迫隘李曰治
國之體當于拜寡君於階下時獻之今在草莽而道
之則豈非出位乎况先生在貴國都人在中國若言
内朝大事是言家事於鄰里也義不敢也余曰平日
禁不得講論則一朝見君雖欲倉卒强論言不預定
其不窘乎且齊之晏子晋之叔向皆古所稱賢大夫
而晏子之晋與叔向私語洞論兩國之事無相隱諱
彼二人皆不知家言告隣之嫌者耶當時不以爲罪
後人不以爲譏又何哉李曰今時與古時異何可比
論然先生所引者不合於今日也所以願附於下風

者但欲講論詩書矣今乃俯詢國事此非愚儒之所
敢知請辭今日之事豈與古同耶言罷赧然而愧有
不悦色余曰尊不以枉屈爲嫌儼然辱臨者其意豈
无以也此亦以我東方爲可貴也曰雖不言心宗相
照僕請一言以博辨蓋爲士者若論議朝政則誠不
可若但傳說而已則豈有不可且鄙人所向者若大
國深密事則尊之不肯道者固也而今此事則既布
諭於敝邦刊行於貴國是豈可以諱秘者耶今見大
國之俗惴惴焉有不敢相語之意是何彷彿於秦俗
也尊之固執不可回者亦風習然也置之勿復道且

為閒談可乎李不荅余又問曰曾聞貴國木德王而以五德終始之運推之木德於今日無所據今行又見色尚黑抑非水德歟李曰木德也曰然則尚黑何也李曰古事尚赤取木生火也常服之尚黑取水之生木也余問曰貴國凡婚喪用朱子家禮耶用俗禮耶李曰士大夫家學文公家禮而不能行常人則何足問哉所以見笑於隣國也因曰得受教勝讀十年書而夜深矣恐勞攪請辭乃賜一束紙二把扇以送之

清人之木德余嘗疑之今聞李閒之言而猶未破

疑蓋伏羲以木德王其後易世必取前代之所生若夏得金殷得水周繼殷得木德此則五行終始也史略曰夏得水德殷得金德是略於攷據而誤記也鄒衍以為周武王得火德蓋武王伐紂時以有火流王屋之瑞為周受命之驗又以色尚赤故也秦代周當以土行之而從其所不勝謂水克火乃為水德漢初以土行之亦取克水也後改行火德則於生克皆無當焉其後魏以土晉以金劉宋以水蕭齊以木蕭梁以火陳以土北朝元魏拓拔珪初以土至孝文帝既改姓元氏又改應水德以

後晉之金德後周以木隋以火唐以土後晉以金後漢以水後周以木宋以火元以土皆合相生之運至大明則未嘗見該備史籍而曾見芝峰類說曰皇朝以冬至後第三戌為臘云然則皇明以火德王也此於生克亦皆不當今清人木德云又無取為每題之矣今日問於李開其答如此亦不可知矣蓋以相生之運推之則明當為金德清當為水德以相克之運推之則明當為木德清當為金德而於二者皆不合今行見其尚黑意為水德李之言亦未敢信見臘日則可知其為何德也蔡邕

獨衛曰木德以未日為臘火德以戌日為臘金德以丑日為臘水德土德以辰日為臘云蓋臘日於當時所行五行用庫藏日也入北京後取皇曆考之而曆書不書以某日為臘使舌人探問臘以何日用之而舌人亦不能探知蓋恃譯官而欲探事情者皆如此矣我國則臘用未日蓋以東方屬於木故也

○二十二日癸卯陰大風酷寒平明發西行一里氷渡灤河廣可三十餘步又名青龍河與肥如河合流遶永平城西南流入灤河故又名護城河行二里過

南墟庄又行二里氷渡灤河廣比漆河幾乎倍焉其源出團山合 명칭 없음 二水北流過 고을 州南流入塞北開平界為此河至盧龍合漆河入于海矣由山欃過數村行十五里到孤竹城○故大明一統誌云永平府西十五里有孤竹國所封地其西北有孤竹國三君墓括地誌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皇明方輿誌云遼西地即古孤竹國古今所傳記者是的實無疑而城東李詹以人黃海道海州首陽山為古孤竹國者附會可笑也通鑑前編云湯既放桀十有八年乙未三月丙寅湯至東郊論諸侯功罪云夏

后之孫及古聖賢子孫封孤竹等國有姜云姓譜云孤竹君姓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名初字子朝其長子名允字公信即伯夷季子名智字公達即叔齊夷齊其謚也孔叢子云孤竹君姓墨台氏又曰墨氏名台初還史曰孤竹君愛叔齊欲立及死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之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殷亡夷齊隱首陽山餓而死唐玄宗天寶七年詔古之忠義孝烈史籍所載德行最高者於所在處宜建祠致祭遂遣義士八人以祭之夷齊與其中因今縣宰春秋擇日致

享自此始錄于祀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官致祭徽宗政和三年詔諸巡州邑欒縣孤竹廟贈封伯夷清節侯叔齊仁惠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詔曰蓋聞夷齊讓孤竹之封甘餓於首陽明長幼之序嚴君臣之分可謂行誼以達道殺身以成名者古所居北海之濱而遺祠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思清高之風以示獎崇之典嗚呼讓宗國而恥周粟豈可以公侯之爵榮之而揚義烈而激清塵期有補於世教爾可封伯夷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大明成化間從永平知府王璽奏聞每歲春

秋仲月以牲禮粢物祭夷齊製祝爲式至今行之矣
謹按公若韓進士後述書曰夷齊名典序出於後人
之杜撰所以採錄者非以爲信然蓋出傳疑之意蓋
殿以上所謂序者意者周人以孤竹城在灤河序
請事神故序以表德始起於周也
上古墟至今猶存小城環高阜周圍一里餘世稱
氏遺墟城門刻石以扁上層曰孤竹城下層曰賢人
舊居廟在城中廟門十步外立雙碑左曰忠臣孝子
萬曆時李州書右曰至今稱聖崇禎時진대어書兩
碑之間古有石牌樓今頹破廟門在其內右夾門書
曰古今師法左夾門書曰天地綱常門上爲層樓石
刻歷代褒崇祭祀之典內付諸四壁門內有屋三間

立三碑嗜書孔孟論夷齊語矣又有碑閣三而一以
黃尾蓋之迺康熙帝御製書也凡廟庭之碑數十而
十八九太明時所立廟庭二級而皆周以石欄廟宇
凡五間中安夷齊塑像冠服儼然王者儀而蹙眉若
帶不平底意麥秀之恨依然令人望之而惻愴矣初
入廟門副使令公望見塑像相顧謂之曰此非夷齊
眞面目是不宜瞻拜也上使曰然書狀曰吾意則不
然而不敢質言也余在其後告於副使令公曰七分
之像猶或有非其人之譏況此泥塑之像以妄想摸
摹虛中鑄出者誠有假而非眞之嫌然塑像本中原

法制宋時聖廟賢祠亦用此爲其不可謂之非眞而不致敬禮也明矣假使於此奠一拳之石立數尺之木相傳以爲夷齊神位尚宜敬拜之不暇以致吾慕仰之誠況像人而爲之者乎愚意則以爲不可不拜也三使皆曰諾君言果有理議遂歸一余遂從三使後踧踖屛氣趨詣廟前羅拜階下行中譯官輩或拜或不拜矣蓋古有木主自殷周已然馬遷所謂武王載木主云者可證也至唐亦然唐釋奠儀曰先聖神位設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云者知唐初亦用位板也至玄宗開元八年始改爲塑像凝土而肖

其形韓愈處州孔子廟碑所云新修孔子廟而又令匠人爲自顔子至子夏十人之形者是也自其後歷代皆因循承其謬以至于今明初宋濂作孔子廟論言塑像之非而不能改也見神像前卓子左右對懸長聯爲一聯曰求仁得仁萬古清風孤竹君以暴易暴千秋高節首陽山余謂同行曰中原若有具眼識者彼一聯豈宜貼在屋[壁]上也輕薄之人但求對偶之巧不覺自歸於侮聖可傷也以暴易暴者設使眞出於夷齊之口亦不免妄發況後之人乎其詩本不入於三百篇蓋見棄於夫子刪詩之日聖人之意亦有

以也馬遷小兒不識義理敢肆然載之於史眞所謂吠日而詬天也至於載木主稱文王之說誠欲以誣聖爲能事也故余嘗謂史遷伯夷傳與莊周盜跖篇無異也今見壁上之聯恨不能斧劈之也副使令公曰君言是也因問有一人曰作文之法各應其題爲夷齊而作之故引此句何慊之有君言太苛矣余不復辨爭爲其言之不足答也按其聯不但以暴易暴句歸於侮聖當句內皆不成語夷齊既非邪介君稱以孤竹君者謗矣以暴易暴下又接千秋高節不濟実語意蓋不相通直對偶而已乃不識丁人鹵莽語本不足與辨華人於聯對往〻如此卓上有華石香爐〻之前面鐫曰萬曆十年七月既望造其左刻曰萬曆

十年重修廟宇建敕諭牌樓及廡室東西兩院正堂各三間萸華右香亭畫屏燭臺立碑以垂永久云〻其物皆存而燭臺趺坐破傷焉訃今百五十餘年矣不但舊物爲可貴焉是皇明古器其寶重之心若周廟之天球赤刀也廟東西各立廡十四間其左廡门曰廉頑右廡门曰立懦廟後有閣五間扁曰揖遜堂左右齋室六間右门曰 지명 左门曰 관긘 廟後有臺隆然而高者曰清風臺〻上有翼然如飛者曰採薇亭臺高數丈亭子凡五間庭左右立门左邊貼高蹈風塵四字右邊貼大觀寰宇四字自其门與扉爲牖

堦緣之以上於臺〻下翠巖百丈壁立數里古木蒼藤縈于懸崖斜如龍蟠垂如蛇走灤河之水分兩派如鸞尾而其一派南流至崖下繞繚如帶人於臺上望之則落于水上水之北岸明沙平鋪而江流岸沙皆環十里水中一山爲島形妍而氣清橫臥波面而金山皆翠岩奇秀宜當廟宇之後正與清風臺相對其山上有孤竹君墓及廟宇其廟後蒼岩連數里忽然突起夾灤河而環繞一野江水隨其山内而迴究然如丹形坐採薇亭上遊矚周覽盡坐處環佛眼界曠朗而更兼蕭灑幽僻之趣誠天下絶勝之地也山

水如此清秀明麗無帖字如夷齊者之生於此處也
以二子之清節遺墟而兼有此種種奇景徘徊顧瞻
令人目眩心醉言若不能形盡若不能模狀似東阿
王夢中初見洛神時也余白副使令公曰此天下絶
奇勝處願分付行中畫員圖之而歸以爲奇觀公曰
最好即分付畫員趙萬興矣趙庸工也不能畫出余
意初計欲摹得一本歸家後付諸壁上每每賞玩矣
竟不能成可恨也一行譯官輩皆題名于採薇亭壁
上勸余亦題名余曰此亭不過百年頹圮重修矣題
之糊爲諸君知以傳之千年者乎行中人皆笑曰活

遠哉上舍之期也名傳百年亦云遠矣以百年知之以朝夕間耶這遠矣余曰千年尚不遠況百年乎有與天地同傳處則吾儕題名矣衆皆曰意思如彼則亦好矣有一處為盤巫閭山觀音窟絶壁天為上舍生出題名處而咄哉其未得上也余為之一笑廟前百步外城門之南有一山古今人相傳為首陽山其山雖不甚高且無奇處而亦可助夷齊廟幽絶之一景也

攷馬融曰首陽山在於魏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明王直夷齊十辨亦曰首陽山蓋晉地在

河東蒲坂曹大家註幽通賦謂首陽山在於隴西戴延之西征記謂雒陽東北有首陽山其上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史略云首陽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史記正義云首陽山在岐陽西北鳥邑裒齊餓死處唯元時王昇幸以為首陽山在遼東陽平縣西鳥軒轅氏採銅處云鳥指此山也此山之謂首陽者唯一兩已書籍之裸記者若是不同未知何說爲是而又考燕京鐵轄通志曰山川之名附會荒唐者如盤山之謂盤谷孤竹國傍之山謂之首陽之類皆改證云蓋以諸古籍折衷則此地

之為孤竹古城則无疑而此山之謂首陽者則附
會誤傳也
夷齊諫武王伐紂而不聽餓死首陽云者王半山
以為無其事作論以明之反覆辨難幾五百餘言
而其說證之以事勢推之以年代而已獨不以義
理斷之猶有未盡處何者夷齊避紂之虐居北海
之濱則夷齊眼中紂之為獨夫久矣且武王之伐
紂非武王伐之天伐之也以武王為不義則是毀
天也以夷齊之賢其果違人情背天理以沮其時
雨之師乎當其時銅柱之虐熇毒痛四海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無
不推惻怛心如在焚火之中使武王之師緩之數
年則人之類幾何其不盡劉也爲喪之孥來穢之暨
甚於夏桀之時天吏行罰何可一日而緩之哉夷
齊乃諫而沮之則是其心欲人之久陷湯火之中
莫之救而以死也仁人固如是乎殷之億萬生靈
待武王之出擧顒然望其生而從而止之繼賴太
公之扶遣得脫於左右之欲兵吾恐殷師倒戈之
日兵及於其身不待乎去隱首陽而死已久矣竊
譬之群生陷於洪水溢火之中奄奄瀕死有一人

力微救之方欲以手援之又有一人從其傍而止之則其所爭之是非姑勿論其能免不仁之譏乎請夷齊之諫伐紂者何以異此且不仁與不義同也以周粟為不義而不食則亦宜不食殷紂不仁之食其饑死又何晩也天下無兩是兩非既避紂不居其地又耻武王不食其粟則是在此適彼皆終無君也張南軒謂夷齊之心慮萬世之無君而夷齊之身已無君矣奚暇遠慮萬世哉使孔孟當其時則恐不為夷齊之所為何者孟子不尊周為使孔子易地則亦然矣以此知孔孟之不為夷齊

也且孟子曰伯夷不立惡人之朝渠使伯夷不立武王之朝至於餓死則孟子之言其不過於武王乎春秋爲賢者諱而孟子其不爲聖人諱乎孟子又曰伯夷當殷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武王之旣奠天下之清而反恥之則惡在其待天下清也顚於亞聖之二說可知其無其事矣或謂餓於首陽者夫子嘗言之矣子何不信孔子也曰夫子此言之意蓋有所指也謂齊景公有千駟之富而身死之日德無可稱夷齊讓國而逃甘爲匹夫餓死於首陽之下而民到今稱之也蓋名稱之有

無不係乎國之有無而在乎有德無德云爾也蓋景公本無國而有國夷齊當有國而無國齊莊公景公之兄而崔杼弑之景公爲杼所立固以杼爲相安其爲君而不問焉其比於夷齊之讓國雖餓而不怨其善惡正相反以夷齊對景公而言之正稱其讓國以深譏景公也人之所以不朽千古不在於富貴勢利其言餓者蓋猶匹夫之貧以對言景公千乘之富也豈必謂諫伐紂而餓死也此餓爲吾説之一助也不足爲不食周粟之證使夷齊果有諫伐之事則孔孟之論夷齊者不止一二而

矣偶不必縣論其失節也且讓國守行之高眞卓然千古豈可謂之不食周粟而後爲奇節也哉馬史之說多紕繆讀者裁擇可也蓋其謬戾致後人之惑者不可摟舉而姑以此一段觀之其記武王事伯夷傳則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周本紀則曰武王祭文王之墓於畢代紂至孟津載文王木主於車云蓋周公未制禮之前則本無墓祭祭於畢者已妄矣旣曰祭於畢又曰父死不葬其說之謬妄類如此其他又豈可據而盡信乎但朱夫子斷然取此事爲證以釋論語誣解是不敢知也或曰

君何右袒於安石執拗之見而反疑朱夫子之定論乎曰非敢然也嘗讀伯夷傳見馬遷之心惟在於誣辱聖人且諫伐之事似不當出於人情之常故無疑之及得安石之論喜其先獲我心而但讀書論事不能无疑者此末學之通病然豈敢疑朱夫子之定論者哉適過孤竹國感伯夷之事輒悉行役之勞操筆以記淺見以待賢焉

追論

余為慈氏譯此錄至此段覺得當時所論無以文人口氣舉子文體容易立言强說義理也蓋自

幼讀書時好新求奇之病橫在肚裏便成膏肓謂伯夷無諫伐之事者是亦出於好奇之過耳其事之有無姑勿論已經朱夫子之勘斷則置而勿言可也假令有疑於心而必欲言之則只據所見平平說去容或無妨而今其所論多有委曲附會之意使其言是也其心則固已病矣況其言多刺梗穿穴種種不中理乎是宜削其說不置而今故仍舊存之者將以懲昔見之謬以爲讀書者好新求奇之戒焉辛酉正月二十二日追書

謹按 公答韓進士書下雖此條屢數言而有

曰愚論二子但見武王之非而不見其是若庶幾得二子之心而高明以此謂小子夷齊不知其然也二子果見武王伐商之爲是則既知其是又從而諫止之未知其何說也若使其心雖知其是亦欲明萬古綱常而故爲此云爾則彼二子者不過爲打乖者流又何足爲聖耶既知武王之爲天吏爲義師而爲萬古綱常計乃諫沮之非斥之是心知其是而口斥其非也不幾近於商量計較有爲爲之而心口不相應耶竊恐高明於此本欲回護二子而反有以小之也

孔孟之一不及諫伐餓死者終有所不敢知者
以爲有是事則孔孟必言之矣以爲无是事則
朱子録其説於集註矣此所以不敢開口者也
云〻
釐廊外有權房數又其中朝飯買灤河魚膾食飯罷
仍發行既不能盡歸且行色悤忙草〻看過不能極
意遍覽可爲此生之恨矣余請于上使曰回還之日
復由此路從清風臺後絶壁而下登灤河島中之山
更見孤竹墓及祠則可以少恨爲言上使不决諾矣
行二十餘里過安河店蕭條草屋二數家而已又行

一里路右有牌門書曰盧龍縣西安河甫云而迴有
伏兵臺及草屋數家矣盧龍即春秋時畀(肥)子國也龍
山潤山雙子山周王山□(만산)　山(량)　山灰山筆架山等
諸山連綿迴抱亦一形勝地也又行十二里過野雞
坨舖舍亘半里此處所造麵席最佳云行八里過沙
河僅村家數十戶村南北樹木如麻連亘十餘里而
皆棗栗無他木幾轅通志曰有果園籍于國歲貢有
定式云蓋指此等處也過此凡行十餘里地皆細沙
人馬皆沒脛沙河之名蓋以此也雖無風而飛沙如
屑着人之面咫尺難行玉田之沙流河亦然焉行十

二里抵沙河驛甫朝鮮館有城周數里而雉堞皆圮只餘東西二門矣

○二十三日甲辰晴晩發行數里路左有山忽聳起石被其巓矣行十五里過七家嶺東方始明大明時此處有驛今廢爲村東北三十里外有都山蟒山圍山黃龍山늗현丨山曬甲山等諸山而都山尤高峻秀出矣行五里過新店有古城周一里餘今頹圮只餘東西城門城中人家亦蕭條矣行五里過乾河草牀家數十戶有儲舍三所矣又行五里過扛牛橋行七里過青龍橋高可六七丈跨大川橋上有關王廟又

小嶺即小鈴

有普濟堂扁曰潤澤生民楯橋下之水也行一里抵榛子店朝飯即古之灤州方輿記曰古無灤州唐末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府此州暴虐民不能支多逃亡者阿保機築此城處其逃民而據之明時改名灤州今屬豐潤縣城幾盡頹圯而內外城門獨完村直數里矣直南數十里外有石如柱立大海中世名之曰天柱橋此即碣石云行五里踰一峴全山被惡石石皆色黑而形露大者如獅虎小者如狗猿遶其前而行種種怪介矣行二十里過鐵城坎村東有石橋跨巨壑高五六丈橋下無水矣行一里過小嶺河

溪還艸屋只六七戶渡江後見村家皆高棟大樑而
惟此村始見如斗小屋也行七里過板橋村東有庵
庵前有乞米僧凡路邊有庵處往往如此行二十五
里入豐潤縣宿秀才答可成家其家立旌門書以金
字曰孝友可表答凡有兄弟三人皆稱秀才云余招
問曰旌表有光門閭心甚嘉歎先世有聞人乎答曰
漢諫議大夫谷那律爲遠祖也余曰谷那律乃唐時
人何謂漢也答曰孤陋寡聞偶失言爾余曰谷諫議
博學貫通羣籍故諸遂良稱爲九經庫尊亦不墜其
家聲耶角谷曰孱孫不肖全無學識盡墜先美也余曰

修行於家而聞于國旌表之恩踰於華袞未知何行而能致此也嘉嘆世德之光華也答曰謬被旌恩矣回問他事及此地古跡皆不能對且求假徵康無異高胡內行之純篤者恐不如是旌表之典可見粧撫道路而謂之伯夷者歟家舍壯麗周以長廊墻壁繇用役非私家貌樣而每人猶云比昔減半云豐潤即畿內名邑自古稱儒鄉多光顯者今則貿貿名能文者不能通大義或有讀書者而皆商賈樣子云前日文明之治掃地盡矣夫鄒魯絃誦之邑河洛讀書之鄉今雖未足躡其地而以茲推想三隅可反嗟乎風

與教移豈人之罪也然而燕京以北之以科舉出類
知名者尚多出於撫寧豐潤玉田三縣云皇明弘治
間於此地鑿得殷鼎重三百餘斤至今藏于縣校云
或云豐潤即晋時豐城縣雷煥掘地得寶劍處古器
之藏於地者何其多出於此地也可異也云云蓋晋
武帝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問雷煥煥曰寶劍之
精也在豐城矣華以煥爲豐城令煥掘獄中得兩劍
曰龍泉太阿送龍泉于華自佩太阿煥死煥子葉佩
而渡延平津劍躍入水見之但兩龍各長數十丈葉
曰先公言此劍終當變化張公亦二劍終必合果信

或言河北皆東流而此水獨西流 宋徽宗至此思鄉仍名還鄉

盧家即魯家

矣蓋指此也或謂梔鄉之豐城非豐潤也在豫章地其說似是矣豐潤有城而多頹圮處縣衙陛之頗雄偉壯麗而衙門外寂然无一人矣知縣張解蔡那二人教授典史各一人征稅銀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一兩城內外市閭亦大都會也

○二十四日乙巳晴平明發西行二里過趙家庄又一里渡還鄉河橋今死橋而水廣數十步行四里過盧家庄皆小村也行七里過高麗堡村在路右數十步外路下皆水田畎澮阡陌依然如朝鮮沓坪蓋燕俗皆耕種蜀黍及稷粟或種稻而皆旱田種秋而已故

渡江後不見一水田矣至此始見之蓋此村皆高麗人子孫也移舊俗墾水田故也未知何時以何事来居于此大抵遼東地多高麗人子孫而與本土人錯居雜此邨純聚高麗人故名高麗堡也村人見吾一行出路傍觀之者男女數十餘使譯者問之曰汝果高麗人子孫乎或點頭曰然或赧然愁回辟我也可笑行一里過草里庄草屋只數户行十里過軟鷄堡路南陸大木雜雜而立一帶成林横亘曠野遠見隱映蔽虧如障烟霧即所謂薊門烟樹乃北京八景之一也曾聞有波濤洶湧之狀云今見不覺其然副使

近有入燕者記薊門烟樹在燕京德勝门外二十里有土城古基乾隆時立碑其上曰薊邱此真薊門烟樹而世所稱薊門烟樹者即訛也云云未知是否姑録之以待知者

今公顧謂余曰吾於戊戌年往来時亦未見有波濤狀今亦然矣余欲細察之行十餘里之間注目詳看但青烟羃于樹端若浸雲合霧與眼力俱盡如畫圖中而已矣燕都八景者曰居庸積翠玉泉垂虹瓊島春雲薊门烟樹太液晴波西山霽雪蘆溝曉月金臺夕照皇明方輿勝記燕山八景者與此異曰薊门飛雨遼都春蔭太液秋風桃陵夕照其餘則同此矣行二里過恭棚庵有一庵而死村燕俗凡路傍稗莊名以茶棚者往往矣行十二里抵沙流河朝飯有古城今廢焉只餘其西门路左右村舍亘一里矣○今行

見中華古法掃地無餘而但女子服飾尚為華制可
喜詳問其制樣於譯官洪萬運〻〻曰閨閣女子則
長服不備見養漢的所着則當詳知之前路入養漢
的房奉請矣來見也余諾為數日前入站倅人請余
曰方坐養漢的房暫來見之余更思之足蹈青樓終
非士行遂以傳不能往辭之萬運慍來見曰約為故
費弊往養漢的房待之矣違約何為余曰為觀婦女
衣服製樣也更思則見之無所用入於娼樓可恥故
不往也萬運曰背約非士之過乎余曰既誤約則誤
約者過也棄其約而不行為改過非過也萬運謂見

欺於余其後每到有養漢的之站則来見余諭以無妨聽與偕往一見以踐約余謂儒者一舉足不惟係已身之得失抑亦関其時之風俗妨世人之瞻聆夫胡人所以慕仰我國者以有禮義也吾一入娼樓則胡人輩必曰朝鮮儒者亦入娼樓乎云爾亦不為國家羞乎終不許矣今日至此站萬運與一行會坐青樓相議欲詒余令軍牢傳語曰此有一奇觀何不臨枉而閱看耶稍緩則不及須促来也余問軍牢曰有何奇玩也軍牢已受萬運指矣對曰不知有何奇觀而第一行皆會團團圍坐小人不得闖見矣余信之

隨軍牢行至一處門有甲卒數人欲防余軍牢呵曰
我老爺也始許入〻三重門到一堂前同行譯官卞
昌華下來開門迎入〻門內異香滿堂臭太酷反嘔
職舉同視之同行十餘人與通官章京諸官胡分東
西而坐美女七人踏坐其間中設大卓列饌進酒余
始覺見瞞於萬運卽欲還出而門已自外鎖之亦同
行之預指也余瞪目不上卞昌華曰已到此矣毋太
見狹隘於異國人也仍挽余袖余久立炕下亦孱矣
又死奈何矣拂袖曰上矣勿迫也萬運麾席迎坐而
又欲困余故坐余於養漢的傍挾一座諸女見余入

門皆起之余上炕而坐然後始坐矣諸女大抵皆絶色而首坐二女子尤巧艶請余前坐手拍余膝擧手喋喋而言若有問説話若余卻坐不荅其女見余色即憮然不敢更睢諸洪萬運指余而問説聞萬運荅諸點頭頷可之余問萬運萬運曰彼女問這老爺近前則卻坐問言而不荅顔色甚烈何也荅曰活躁高尚之儒者故不欲與汝輩押也云尒則渠然之云其女見余手中毛扇問萬運以何物萬運曰寒日便面的東西其女向余跪坐請見之余不許乃遍諸同行諸人而説之要其必請於余而示之同行皆謂余曰

與之則必見奪矣余問何故皆曰吾輩所持之扇皆見奪於渠輩俄者上舍之僚尹碩士々尹獨不與扇矣上舍未及來前一場見困於渠今亦必見憚於上舍矣余笑曰必不敢諸君試見之遂擲毛扇與之諸女各遽傳擁面相絕倒而笑亦及通官諸胡而後再次輪回看之詳瞻其鍼線之迹後相顧啾啁竟訖而傳納于余同行皆々笑曰果如上舍言余強留之如唑鍼遽遂拂衣起尹々隨余欲出諸女執尹衣不肯捨竟奪其扇而後乃止尹々笑謂余曰吾今日乃知人不可以無所守君則可謂行於蠻貊矣○回發行十里

允䄉允禵皆雍正之弟

過兩水橋兩水夾村故名之也行五里過兩家店古
有城周數里今盡頹只有東西門行十八里到龍池
庵、子周以長垣、有貼榜文者其大略云二親王
即皇弟 貝勒或曰皇孫或曰駙馬 滿漢大臣等奏 야기나 소식 흥
允䄉允禵等自康熙時潛懷逆謀締結閹黨圖爲不
軌幸國有變侮嫚君上云、臚列其罪狀二十餘條
而上之雍正帝裁斷或囚或竄或殺云其末言以此
張榜布告天下使中外人明知其事云、聯大紙數
十幅細書之詳記其始終及議罪之辭不可勝錄槩
其兄弟欲爭奪悖倫鬩墻之變略可詳得矣過此後

薊州及三河縣官门外皆付此榜矣入其庭雖未壯
麗亦極齊修佛像及佛經列于左右者皆整緻涼堂
煖房各有處所東邊別堂壁上掛古畫佛像署曰吾
道子有一少年僧在其房誦經面壁者已屢年云其
蕭洒清淨之容溢於眉目語聲清潔如金石聲性亦
廉順渡江後每見僧徒頑戀貪婪多有甚於俗人者
其有禪家貌樣者惟見萬壽寺蒙古僧及此僧而蒙
古僧則驕蹇可憎而此僧則又能廉順矣行七里抵
玉田城入懷綏館朝鮮館名寓漢人吉迪時家有持東坡
墨蹟一軸來售者余平生甚愛東坡筆才逸氣豪少

無烟火氣矣今見此本亦遒豪詭奇若駿馬之脫羈
而不可制欲買取問其直曰非五十兩銀子不可買
云力不能辦還給之可恨城中人家太半以金字表
門蓋燕俗中一解登一科則表之做一官陞一資則
表之以至一藝一行皆然其中科舉者曰金榜魁甲
曰龍門點額曰成均高選曰藝圃揚聲曰蘭捷兩場者
曰捷報仕宦者則曰翰林妙選曰青雲高步曰經綸
高手曰玉堂名臣曰金臺俊傑儒士則曰經明行修
曰孔孟餘術曰華國高手武人則曰虎榜壯元曰干
城之璧曰將帥高才曰穿楊妙技孝烈則曰百行之

源曰孝友可諷曰柏舟矢心曰松柏貞節醫者則曰
扁鵲高手曰華佗神方如此之類不可勝記而皆郡
縣受朝命起牌樓扁金字以表旌其所題褒奬極盡
其美全以誇耀為務蓋自明時風聲習氣一以自矜
高作能事稍窺文章蹊逕則便已傲視漢唐粗解性
理糟粕則敝欲壓倒程朱如王弇州李崆峒王陽明
陳白沙之見者皆作俑焉遂浸浸以成一代風俗徒欲
以觀美為本如廣寧李成梁之牌樓寧遠祖大壽之
旌門亦其流也遺風餘習至于今日而濫為固无怪
也而以目前答家子觀之其與粧出無鹽唐突西施

縣北三十里有無終山即種玉處

者少無異焉通邑大都往往而然唯撫寧豐潤玉田三縣尤多矣有城周四里餘東西門外人家又亘數里市肆閭閻尤盛于豐潤西城東門刻興屯衛三字譙樓已壞獨有西門樓即古所云藍由門也城北有雍伯種玉田云蓋雍伯周敬王之孫春秋末居無終縣北六十里（虫吾）山耕田一頃種石得玉後又於其種石處四方立巨石柱各一丈餘者以識之其石柱之內即種玉田至今縣名玉田者以此也縣東北三十里有山曰無終其上有燕昭王墓玉田古屬漁陽故九州記云古漁陽之北有無終山山上有燕昭王

塚其墓前有千歲狐化爲書生往見張華々知之持昭王墓前華表木照之其書生復變爲狐云事雖恠誕可爲異聞也但異域也不敢擅出入不得一登其山敬拜昭王之墓以洩末世晩生之痛爲可恨但誦李白詩駿骨無人責呼天哭昭王之句中夜獨坐燭下修日記而吟哢之意思多感慨矣無終山下有無終國古墟藍水出其處漢武帝時徐樂生於其地云

小泉山 ㅇㄱ듣 山咍在縣之東北二三里内燕山在於西北而於縣爲二十餘里云即薊轍詩所謂燕山如長蛇千里界夷夏者也其山有懸崖々傍有石如鼓

按後漢書獻帝紀言孟益率公孫瓚討張純

去地百餘丈望之如列置石鼓數百焉其東南又有石如人操槌之狀望之若擊鼓然世傳此石鼓自鳴則天下兵起云無終縣有石門崇漢中平年間漁陽太守張純叛靈帝遣中郎將劉虞帥公孫瓚戰于石門大敗之即其地也其旁有龍門山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流水過其間而南下倒落于七丈餘斷崖犤激蕩擊之聲甚猛壯水衝瀉於巖而為井其深莫測白波素沫瀑濺四激窺之者神悸聽之者魄散方輿志云矣玉田知縣高鴻俊王師達典史一人教諭二人征稅銀七千六百九十八兩也

○二十五日丙午朝陰晩晴今日即立春也平明發臨發上房廚傳駄來卜馬軍旣卜駄牽馬出街上待使行之出軌違坐睡覺之則失其馬矣乃留商賈別將試今覓來仍發西行八里過八里堡村中有一廟最宏麗板揭曰圓通寺行八里渡彩亭橋橋下之水即無終山所發源乃藍水下流也邨閭夾橋亘二里而有廟宇三所曰香藥所曰三官廟曰觀音堂也行十九里過蜂山店 위시 又行二里過螺山店村後之山曰螺山

攷 土地記漁陽城南五里有螺山云而今所云螺山在漁陽城東二十里外豈名同而地異歟

行八里到蟠山店朝飯自過彩亭橋後凡行七八里後路東有山〻腰有石層〻若疊綫節〻如絛帶而其狀或如蜂或如螺或如蟠故名蜂山螺山蟠山也蟠山之巔有一庵踦巖間○路左一里外有方城曰宋家庄世傳大明末有宋姓人家甚饒聚宗族居一村環其村而築城以自衛一城內無他姓敦睦相愛有張公藝之風及建虜摽掠京東百般攻之而不能破蓋城既完厚其守城登堞者皆子弟軍也又善於臨機應變故也建虜既據有中原嘉其善守禦環一城皆給復至今一城皆宋氏云又或云宋氏至今皆不仕

有欲仕者則不敢居城中出居城外然後乃敢仕云而二說皆吾頗不信建虜之向燕京也鐵騎新飽兼銃長驅所向無前其眼下已無中原彼彈丸黑子之城直可以靴尖蹴踏亦足以倒之其終不能破者又何哉且城中人至今尚不仕於淸則一城中人皆代出王蠋龔勝之賢歟許魯齋乃宋之遺民也且稱萬學之大儒而尚不知仕於元之為恥今此城中人則其學識人人高於許魯齋者歟吾不敢知也同行譯官洪萬運前此燕行時嘗一見之其城渠堅固膠密異於他城又尚能勤於耕讀一城中皆然遂成規橅

云世所云〻未必其盡然而其得此名於世者亦必
有所以亦可嘉也又因此而可見大國規模之寬大
不似小國之挾隘也深氏私自築城而當時無所禁
孰謂明法之苛刻也凡民爲自守之計移得國家捍
衛之法私自深壍高圍而不之禁可不謂之寬乎若
使我東之人有私自築城者其不謂之強盜亂逆也
耶亦不夷其城而肆諸市也耶○行十三里路右有
山巋然蓋嶽山之支傍路西馳到此而復崛起也其
者深忠臣岳武穆廟古木蒼蔚環于廟宇距於路爲
一里有石人一雙像男女狀皆裸體面縛直當廟前

對跪于路傍形貌陋麤不忍見乃秦檜夫妻狀也既立岳王廟又作秦檜像以辱之若與屎于秦檜墓之意同也嘗見明歸震川文集有曰今岳王廟前爲檜賊狀縛而跪之門外云今見果然余以爲我東林將軍慶業氏祠前若倣此法爲自點狀縛而跪之則必可以快神人之憤也◯行八里渡一水廣可十步又行二里到漁陽橋世傳此橋安祿山所築云橋今太半沒於沙裏其下刻爲木橋以通行人廣可十步此水名龍池河又一名漁水源出漁陽郡東南〻流入至水橋下有舟半沉水中郡名漁陽以此水也或云

祿山繫殺顏杲卿於此橋我東柳夢寅亦言常山太守顏杲卿被殺於漁陽橋云蓋未攷也祿山既陷東京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欲降杲卿杲卿罵辱不屈故繫洛陽中橋柱銼殺之無乃以中橋錯認為此橋耶洛陽之於漁陽乃千里之遠不亦大謬乎以柳於于之博亦有此誤何哉○行一里抵薊州從東門入城郭極高峻完固譙樓扁曰古漁陽下扁石刻鐵東鎖鑰四字此城即杜子美詩所云祿山北築雄武城者謂此城也至北門復折而西入獨樂寺在市舍間法堂有金佛長三十餘丈大衆入圜面

大如塲耳大如槽鼻大如鍾指大如腰極雄壯異常
令人可驚殿宇上爲兩層樓緣梯而登最下層樓已
危眩矣又緣梯登上層樓始與佛面相對佛頭戴小
佛十軀而小佛之大如壯大丈夫環佛身四面而設
軒極宏高而亦黝邃白晝飛蝙蝠其制度隆崇傑特
若在半空使人魄怵神危如不容息者一行皆起立
以行而余則不能平步快行上使以下皆諸樓邊臨
門起立而頫視之余則不敢逼諸其邊稍遠立兩手
據軒躬身俯瞰猶不禁悚慄自覺氣魄之遜于人也
樓上南楹前大佛之左右有睡佛渾脫衣服裸臥榻上

長亦數十尺藉以絲褥覆以錦衾而跆若防風氏之
僵屍狀甚凶怪矣俗稱此寺爲卧佛寺者以此也吾
人及擧卒輩或謂卧佛即李白醉卧狀其無識可笑
不足辨也此寺自大明時已有之不知刱於何時而
蓋久矣未知糜幾萬金財而爲此無益之擧以驚愚
民之目抑何意也然而爲之者則必自以爲大事業
矣哉自樓上開西北門俯臨城中倉庫官廨佛宇
民舍之壯車馬市肆之盛一擧頭而皆在眼底儘雄
邑也殷富壯麗如此而虜皇公然委諸錦繡之兒以
資其席捲之勢可慨也◯宿漢人王貢書家◯薊州

即禹貢冀州地界秦漢爲漁陽郡唐高祖時廢而屬諸幽州玄宗開元年間取古薊門關名曰薊州天寶間還稱漁陽軍祿山亂後復爲薊州因而不改爲郡之西北有漢張堪廟張堪爲漁陽太守教民稼穡種樹有遺愛不褪至今建廟而祀之云郡之東北十里外有楊妃祠行中譯官嘗於夏日入燕當霖雨避水枉路行過其前入見之豐肥艷女子像又作祿山像並坐而尊奉之問其爲廟以奉之由居人曰當時若使玉環置之漁陽祿山之亂無由起矣爲其像而置於此則使此地長無逆亂之變爲言云中原之人

李多好事者可資一笑也○漁陽縣有桑乾水慕容儁所都處也盤龍山在西北崆峒山在東北韻書曰禹治水時九州之内無所不往其足跡所及之内崆峒山有三處爲黄帝問道於廣成子之崆峒在豫州地杜詩所云崆峒小麥熟之崆峒在臨洮地又其一在安定地云而薊州之崆峒山韻書不言而故陳子昂薊州懷古詩曰北上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空黄埃猶想廣成子遺跡白雲隈子昂必有所據而詠於詩如此蓋軒轅都涿鹿、、即今之幽州地幽州近薊州黄帝問道廣成之崆峒意者薊州之崆峒也又薊州有情

陸城古址漢武封霍光爲博陸侯之註文穎曰博陸
言大而安也取其美名也無博陸縣霍光所封之郡
邑北海河東兩縣云説纂曰漁陽城有博陸城故水
經可知云文穎之説似非也薊州又有宋竇儀古村
墟儀漁陽人父禹鈞仕於周爲諫議大夫生五男曰儀
儼侃偁僖宋太祖時相繼登第時人稱竇氏五龍○
城周廻八九里城東門通遵化州路蒙古韃子由其
路往來矣知州則黄驀高卓遠學正二員吏目一人
征税銀七千六百九十八兩○余素不能詩又不喜
苦吟而於路或爲人所強往往次人詩韻而稿塞之

性不能容忍憤慨長路所詠太半激感悲咤全無含蓄底意輒露罵辱之色危怕之辭與日記所書若槩同焉故副使令公每見詩輒戒之而不能改蓋氣質難矯不作則已作則必犯戒朝悔而暮復然想宋與金和後宋使入金則賦以詩若不直書往虜邦雖有感慨悲憤之思而不敢露焉但深文而藏蓄之不唯其謹慎於道理亦當然況余則遠踰此地而不擇言自知其非每欲學古人而不能詩出性情有難强也以此常戒之而懷惧詩艸與日記密封深藏納諸囊中須臾不離身矣今日至蘭州覓詩藁不得蓋於玉

田雞發時既憊痛且忿遽未及察念之而遺却也未想其失於何地而想已為胡人所獲嘗聞西坡吳判書以上使入燕時一詩略有不平語矣偶於中路失之一胡人獲焉持而至館咆哮曰誰也作之者吾將持往北京叅聞矣一行惶懼傾行中銀貨充千金以賂之萬般誘說堇得解云余之詩則不但不平語而已殆甚於豕視犬詬倘示諸虜目則其不憤怨而裂眦也耶其中又多有我國所諱之語是將貽禍於國吾身之為虀粉不足顧恤也平生憂患十八九識字為祟而今又自妄作其禍不知至於何境自作之孽

復何謂哉又念使為國家為皇明死於崇市則固將
含笑就死矣今乃不能慎樞機以至於此將不免為
妄人而已雖死孰憐之哉反覆商量此事決不但止
之矣吾其死矣清人書之於史曰朝鮮進士姜某作
詩觸忌諱故殺之云尒矣後世孰不以我為浪死也
今天下當遜言而出諸口書諸筆皆言也慎於口而
不慎於筆其可謂之慎言乎況入境問俗入國問禁
禮也吾其不免於君子之譏也歟心以為事發之後
則必不可遲緩不如先事預慮乃識書于老親略記
此事始末連其因不得還之由末段書曰不孝子又

作書于家弟靜叔以訣因點檢行裝招家奴寄生諭以故且分付曰不數日吾必不免大禍汝其預掌行裝如此〻〻也因出給件記寄生聽罷惝怳不能成語失聲號泣余禁止之曰不幸至此亦命也且此事終不可隱而未及發覺之前副使令公若先知之則必大慽寢食不安吾亦無可答之言姑秘諱之毋泄也而已廚房下人進夕飯余喫之自若同行李益華爲我憂之擲匙飭不能食余勸之而終未能食見余喫飯知之以木石人矣飯罷思亂悄然獨坐譯官吳綦寧來見余問有不豫色何也余答曰旅懷自然如

此也恭寧曰上舍每拘於庠儒常態不欲遊蕩故於中路酒肆會飲時不敢奉請矣今此郡則卽昔日燕市也當時荊軻高漸離之徒諸豪人俠士與拘儒共飲處卽此地也男兒過此安得不沽酒飲乎上舍獨不欲與酒客遊耶上舍何無男兒志氣也吾將向酒肆要請上舍來矣余方心亂聞其言頗豪爽有俠意可嘉且欲忘憂遂隨往與同行若干人聯袂遶市入酒肆中十餘間屋中設卓子與屋齊其長設椅於卓子左右各踞椅坐酒行每人前各奠盛饌矣酒半酣拂袂而還亦書生之一番豪舉也自古薊州以善釀聞

天下令甚味果甘烈異常又不甚醉人余酒戶本小平生不過一杯輒大醉矣今連倒四五杯欲以慰愁患也亦不甚大醉但覺醺然矣我使行到此必多沽酒載之以歸便成規例云○高實列將尋得所失卜馬於玉田城中夜半追到初馬蓋自逸而已非人盜之也又無匿之者風俗猶純矣

徐家店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六

○十二月二十六日丁未晴平明發從西門出城高倍於我國都城行半里渡石橋橋下之水廣可十五步色黝黝頗深矣又渡一橋行五里過五里橋路左之山巖石層疊聯帶又若蜂山然其下有岳王廟行七里過甶家店又五里過家店皆小小邨落也路左山腰有白塔屹然望之如石人自此閭閻撲地斷續連綿蓋京城漸近故人家稠疊也行三里過孫家庄直北有一峯聳峙縹緲插空即所謂盤山也譯官卞昌華前隨使行往見其山甚奇麗迴抱盤據者十

近世游燕者言盤山有三盤上盤石中盤以松下盤以水上盤罕有登者中盤以下使行恒所歷覽中盤之松亦可觀下盤水源淺鉤僅大不及我東高處寺下皇帝常行幸於盤中有滸曰千尺雪殿可清之皇親國戚詩處其限滿人不願婦此諸嬪出居于此閣肆截嚴雖孝粉不得入云

餘里中有所謂盤谷者環兩山之間勢阻而景出五里泉石曲曲可賞世稱為李愿之盤谷而盛京通誌辨其偉會訛傳其真假則姑勿論蓋亦天下絕勝處也云又曰其谷中有我國李月沙崔簡易題名處云夾盤山而行四里路右山上有一寺松柏蒼蔚而四周地高境幽蕭灑淨潔每見僧舍雜於城市閭閻間余始見此寺僻在巖際頗有蘭若光景寺前一里外有大郵依山臨野亦有幽僻之趣矣行五里路右有関王廟廟右有大路古人謂此路即去遼陽之直路自此直走二道井故我使先來必行此路云故皇明

史成化十五年以爲朝鮮貢使爲建州女眞所阻刼請改進貢之路兵部郎中劉大夏囬執不可曰朝鮮貢路自鴉鶻関由瀋陽廣寧過前屯衛入山海関使之迂路遶三大鎮者此祖宗深意也若使自鴨緑江直抵前屯衛山海関則路太徑出恐遺他日之憂朝廷從其言遂不許云以此觀之自鴨緑江至山海関有捷徑者信矣而今舌人之言則自此不由山海関而直走二道井云者甚不然蓋未知地勢故也向者山海関即以陸路入燕京之樞也倘由水路則之齊之魯不計陸程處雖棄山海関而皆可以之也若從

陸路則非有羽翼捨此而更無路焉若捨山海關而
更有路則蒙恬之長城㝠㝠乎破綱障無武意者此
路乃自此至山海關之捷徑也歟行二里抵邦均店
朝飯古有城今頹圮又餘東西门〻東西相距幾一
里城内外閭閻市肆亘數里餘而家〻立牌门大書
曰其家舊舖賣剛針所此地所產之針爲天下第一
云東门外一家门外對竪雙柱而縣以朱韭數家又
如之表登科者也行十一里抵白澗店村中有大寺
名香攀庵法堂凡三重後殿爲樓而樓高五丈樓上
安金佛大小合十餘樓下爲殿又安佛像中殿庭中

白皮松我國御城亦有之云

有白皮松二株全體皆白皮其色如銀而葉獨青狀如柏樹下無傍枝上有五六枝轇輵盤旋盖覆廣被青葉加其上望之如白龍之戴青盖亦奇觀也三重殿皆有左右廡廊亦皆安佛像制度極壯麗而無居僧只有十餘女僧居焉吾人言康熙皇帝嘗往瀋陽過此見一少年女子而悅之一夕薦枕仍棄而不近其女子守節不嫁乃爲尼居於此寺故僧徒不敢居其女今尚在云有一尼姑賣白松子吾人云屢買而試種之終不生或言不欲令人取種蒸而賣之云余試使寄生買取矣歸後種之果不生白松左右有碑

累數面皆記此寺重修之蹟而并萬曆間所立也行
八里過公樂店村夾於路亘二里樹盡處又有郵曰
段家嶺亦亘數里方開場市於路邊而賣者各以其
物貨置諸前以一字鴈行坐床上高唱箄塞路亘數
里而寂寂然少未聞喧聒聲路遇十餘車皆載大包
各插黃旗書曰陵用矣行十五里以木橋渡滹沱河
周禮職方氏所云虖池水也廣可五十步其源出
東流與易水合至文安縣入海河邊有古孝
飯亭馮異進麥飯處也今無其亭只有遺墟矣嘗讀
史時以滹沱河爲大水也見之乃小津也想光武時

氷合之異與我國翼祖大王赤島水退事前後一也
帝王之興誠有眞也謂天蓋高而其左右人如影響
者如此矣我翼祖大王襲穆祖爲元五千戶所達魯花赤威德漸盛諸千戶忌之將謀害翼祖使家人乘舟順流至蒲江而下期會赤島自與孫夫人至慶興後峴登斡東之野賊騎彌滿先鋒三百數追及翼祖與夫人馳至海岸自岸至赤島水廣六百步本無潮汐際不可渡所期舟亦未至忽水
退翼祖與夫人共騎一白馬而涉從者畢涉水復大至賊不得渡北方人至今稱之行五里
抵三河縣、在七渡河鮑丘河臨泃河三水之中故
名三河也縣有城新修築粉堞嵯峨譙樓煒煌壯高
不下漁陽城、門東西我三里山海關內諸城一是
頹敗或幾盡平夷蓋與不修山海關城似同意而欄

薊州三河通州三縣之城大修治極堅固蓋近於畿輔之地而然歟入山海關後至此見流丐纍纍成群跪於馬前悲號而乞彼亦天民也見之惻然問之居人曰去年關内歉荒破家流離者甚多云由東门入行一里餘南折行過朝鮮館入漢人馬治家日尚早矣就泥庵所付榜文忙未及謄見故既下馬少憩後騎馬出遍觀城中至縣衙门外果付其榜乃招同行中能書者五六人將分段謄之纔書數行守门卒以其官員之令禁之驅出無聊而返館门又貼一榜曰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封印來正月二十一日開印

受呈者也其法蓋自明時有之備見明律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百官休暇諸司皆封印停務此其遺法也我東高麗時亦正朝前後七日給暇至我朝無此法矣縣北十五里有靈山　山其西北有驪山兜兒山三河元時屬薊州明時爲縣今因之知縣何德基教諭訓導典史各一人征稅銀三千六百十九兩吾人聞自遼東追後來者言我使行發後大雨三日日寒無前云燕中則今冬日暖如春無一日雨雪而東方消息如此可樂也自昨日因失詩稿自分一死置之死可奈何之地更無他思心自泰然而夜臥轉

輾達宵以此神氣憒憒想古人臨死陽陽如平日者不能無媿然而想老親心事自然不成眠矣

○二十七日戊申朝晴夕微雪昧爽發從南門出半里有橋穹然如長虹所過之橋皆鏤石為欄而此橋尤精巧橋下之水即鮑口河廣可數十步又半里過店市肆頗盛行六里過棗林莊路左右閭閻栽一里而多屋壞牆頹者因此荒而流離也村後樹木被一阜而皆棗林故名之也又行十二里過白浮圖新店兩村皆蕭條草屋只八九戶路逢一胡拖紅袱封騎馬前行又二胡負黃袱封騎馬隨其後又一美少

年乘白馬兜上挿三点孔雀羽燕法惟王子王孫挿孔雀羽三點者云風采秀拔異於常人不顧眄有威儀問之則曰此皇孫也方受香趁正朝往薊州康熙帝陵者陞之卓然非他胡比彼亦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耶四人佩弓刀擁左右又一人隨其後而但不辟人騎馬者見之不下蓋燕法雖皇帝亦然云行六里過皇親店閭閻纔十餘戶蕭〻大野中或五里或十里閭閻相續不絕樹木垣屋在〻環繞其人民之殷富可知矣又行六里到夏店朝飯東西里門築之以甓如城門〻內店舍夾路亘一里而家〻墻壁又皆

麗絲其高如城蓋自瀋陽皆然而至此益壯焉○余與李益華尹丘方對飯寄生自外顛倒而入納吾所失詩稿帖受見之失其三之一矣問曰何以得之寄生曰得之於副房馬頭姜忠信也歸招忠信問其由忠信曰於玉田使行已出後心若有所失還入見之則此紙在窓前故持來而意謂無用之休紙與同行分用矣寄生適見之以爲老爺作詩者故使納之也問曰其半安在曰昨日已作火繩用之問曰無乃入胡人手乎忠信曰作火繩者盡燒燼餘者則只此也一字不入胡人手也余曰非汝則吾幾不免大禍矣

玉田雖散之際使汝心動還入者亦天也李益華怒
氣渤々罵忠信曰汝既得之何不即告數日黙々使
人焦心也汝罪當重笞即招軍牢欲治之余止之曰
得棄紙知以無用之休命若死怯不告之罪小拾得
之功大罪不可以掩其功吾爲思賞功君乃反欲治
其罪耶益華猶固執余又力言曰非此漢吾不免矣
雖無心之事其功何可小也益華始釋怒笑謂余曰
使我當上舍之地則藏在而死久矣薊州見其頓與
飯上舍可謂鐵肝木膓也因令退食案余曰再昨日
不能食或無怪也今日又何爲不食也益華曰喜極

心滿腹若以飽不能食矣余笑曰甚矣君之悖也憂
亦不能食喜亦不能食何必不食而後始爲憂人憂
樂人樂邪吾以兩日廢不能穩寢愧爲君反以爲鐵
肝木腸邪益華即入見副使令公詳白其事公驚愕
變色者久之乃息爲覓余詩艸納于渡轎內謂之曰
出納時必告余毋擅持去也又謂曰此後則愼勿吟
詩拙詩何處用之秖取禍耳○因發行六里過柳河
屯破屋頹垣陡陡焉行七里過馬起舖亦然路有一
胡騎黃韉馬高可仰看者來誇于使行欲賣之馳於
廢路以衒之瞬息往五里餘復瞬息馳還行如流水

烟郊即燕郊

三家庄即方家庄

鄭家庄即滕家庄

騎者不動毫髮眞駿馬也見之豪快爲行三里路左有石碑大書義塜廣野中有童山在路北十里外望之如土阜其上有護天塔即通州高山也行五里過烟郊堡〻有城門東西袤二里東門上石刻曰古燕市此眞古所稱燕南市也今日正感慨悲歌之時又安知無昔日狗屠之侠哉至今城中以賣酒爲業其味不讓於薊州云城外人家又數里矣行五里過三家庄又三里過鄭家庄皆寂寥數三家又四里過胡家庄村亘數里焉又三里過孫家庄村比胡家庄爲半也行二里氷渡白河一名潞河一名|遂河又一名

東潞水土地記曰潞城有潞河潞城通州別号也水
經曰浦口水過潞縣會沽水潞水過安樂縣俗謂之
東潞水云其水廣不及我國漢江三分之一皇明時
鑿渠引水入于皇都納宮垣內由金門橋為太液池
與玉河下流相合云或謂元世祖時郭守敬為都水
監白世祖鑿渠通〻州漕運於燕京名通會河云至
今漕運北京者皆由此水河迴抱通州城東北東西
南北海船及南京商船千餘隻來泊通冬氷塞固留
焉蓋江南船人以船為家船中為房室載全家到處
留止云 自水邊距通州城西門幾數里餘而人家櫛

通鑑元[illegible]
[illegible]
玄宗[illegible]
[illegible]幽都

桃屋樓墻連市肆之繁華人民之殷盛自遼東而来
所未見也既入城壯麗雄偉生理豪富物貨委積左
右列肆亘十里于城之内外五彩炫目如畫圖内城
譙樓新加丹艧爲入城行一里市門上榜曰進貢雜
色香鋪過其前香臭襲人過數里不絶蓋通州之香
爲天下最北京之香次之云城周回不知爲幾里而
似大於我國都城世謂燕京以北比諸江南極蕭條
處呈云而尚如此者益見中國之富天下之大矣通
州即三代時冀州界秦時爲上谷郡唐高祖時爲燕
州玄宗時爲廣德郡憲宗時廢屬幽州爲幽都縣元

時改名爲通州屬順天府至今因之矣曹操伐烏桓
時袁紹之子袁尚之徒自潞河入上作云此地是
也郡西有　山高梁水出其處東流至通州入浦口
水其山上有燕易王墓云郡界有鄧隆古營陣處漢
光武使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潞縣彭寵叛光武遣鄧
隆討之隆陣潞水之南光武聞之竟其必敗果爲寵
所敗至今有古壘墟云又有通路亭古址王莽爲通
路亭於此地矣一行入館中副使行入漢之程文英
家通州官員管漕餉按察使高廣知縣判州及吏目
各一人學正二人地丁稅銀六千一百八十兩

終

○二十八日己酉晴平明發行七八里始出外城西
门〻外有橋曰太平橋自此至燕京四十里之間人
家連續幾不斷絶非人家則有墳墓矣行十里渡八
里橋長百餘步廣可方五軌高十餘丈大艑張帆往
來于其下蓋自白河鑿之導水由此而納諸皇城者
也又行十餘里到大王庄朝飯行六里至紅门路右 흥도리
有石牌樓三间製度工巧其上刻曰一等功
之墓其内刻曰一品夫人覺羅氏之墓 흥도리 康熙 희
帝之外祖覺羅氏其配也周以粉墻其墻内節家
之孫山也凡十一墳而石碑十三第一碑曰覺羅氏

生康熙皇后　爲將數立大功故封一等勳云
他碑皆刻詔勅褒獎之辭而頌其功德極其隆盛而
太半今史局揔裁官張廷玉之筆也墳皆高丈餘形
圓而隆其腹廿殺其上下如覆甕然如立鍾然而全
體皆塗之以灰其色白墓前樹檜柏凡六行成列井
々而不齊墓後累土爲山長數百步高數十丈其上
樹雜木墓庭左邊彩閣彌滿一阜金碧照耀其中安
神主即祭室也行十八里過彌勒院路北有門如虹
蜺即所謂東嶽々廟其壯麗雄偉則倍勝於北鎮廟而
精巧似不及矣廟宇十七重最後二殿凡五十餘間

而皆作兩層樓、上有玉皇殿羅漢殿世尊殿爲玉
皇殿即正殿也扁曰岱宗寶殿奉男女塑像所謂玉
皇稱爲天帝世傳元昭文館學士倪원手作云玉皇
上天之靈而爲人形而象之者於理甚悖況被爲男
女之像尤豈不褻慢耶元與今清人則無足責也而
大明時中國之人亦未有、眼識者耶其前東西廡
廊列風雲雷雨之神或仙官或鬼使或婦人或童子
或騎馬而其數殆不可勝記而其列像之義亦未可
詳知也此廟元仁宗延祐年間始建重新於皇明時
廟庭碑可攷而忙未及見可恨也殿前左右有八字

閣二而飄然若飛覆以黃尾蔵康熙帝御製碑者也殿庭內外所立諸碑不可勝數前後左右樓殿廊廡重〻疊〻深邃廣闊雖數日覩之殆不可盡矣東嶽泰山也在於魯而廟於此未可知也明時廟中道士常居者萬餘人朝夕焚香誦經矣今無存者又明時我使行至此則守海東館者前期來候於此設酒饌以待之今亦不然矣三使臣自此具冠服下轎騎馬以入于北京例也行二里過新橋廣可三四十步此水即引白河而納于宮城者也行一里入朝陽門即北京都城東門也城門及甕城門皆爲三層樓城門

上石刻朝陽门三字其右段又以淸書〻之矣旣入
城内閭里市肆之壯人物車馬之盛振地接天左右
輝煌如入畫圖中光彩奪目不可勝記眞天下壯觀
也偏邦小眼孔卒然遇之不覺怳惚魄炫而神迷譬
如匍丐生而食藜藿一朝見富貴人羅珍饌而據大
桌驚怳失節不知其爲何等饌也觀光之胡塡街塞
路不能疾驅按轡徐行七八里入乾魚衚衕新定之
館此屋故廣東總督滿人之家而有罪籍之爲
公家云屋制極壯麗皆雕函彩户廳事居中而凡十
間東西殆三十步南北亦二十步中間北邊出大户

안비

前設板门以障其户長數丈刻畫日月風雲以金塗
其上者凡四板若屛障殆象人君之負扆然島燕俗
然也而盖僭矣一行卜物及歲幣方物屢百駄皆儲
其廳事中而猶若空虛真所謂宰相廳事也又有外
廳事其大與此同焉接使之提督官入處内舍正堂
上使入處其後舍又有一内舍副使書狀分入東西
房於是一行各約伴引類一房入數人余與尹正同
入一房蓋行中士族惟君及余故也其屋周以大墻
又為複垣重门南北三重東西五重一行徹處其中
而幾不能相尋此屋之宏麗尚不得為北京之最云

而割其半給貰於民只以其半接我使行而一行上下三百四十六人馬百四十七匹足以容接而有餘裕其宏傑可知真高明之室鬼瞰其居者其敗而籍也不亦宜乎但無廐閑馬皆露繫矣○我使行舊嘗入玉河館矣今大鼻㺚子百餘人先來入處聞大鼻㺚子自去年納銀於禮部大修玉河館盡拓其境而廣其制又作大寺於其中以供佛請因為渠入貢時所處之所禮部依其願別為奏聞大鼻㺚子重修之後則他國使臣多率人馬來者勿許入處云云故我使行自去年移迄館所於此屋云我國使行入館則

例出提督一官使之監捧法也而今番則加出一員而提督來云未知何由也各處館舍後一行相賀曰何年無此行而未有如今行之便音也何也此行每年必臨冬至離京趁臘晦入燕京故朔漢勁風窮陰積雪手足龜坼面體皴裂十人九病驛卒物故者比比或得風捲于曠野則塵沙接天咫尺不辨人面貌聞聲而後始相識爲誰其或雺霾晦冥不得作行相扶驟而坐少待風息而後乃行或迷失道不得趁站徊徨曠野經夜待天明而行者往往焉今行則渡江後一未遇風且不見點雪而日暖如陽春無事到燕

渭水
恐誤

京使此行每〻如此孰謂燕行之難也云余所入之
房在廳事之右上使房之左而未及修理破窓風射
廢炕氷凝寒慄以經宵◎燕京地理形勢昔人比諸
長安洛陽畧採見聞條列于下
北京按天文志屬尾箕二星與我國分野同焉堯
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即此地初爲冀州地也蓋
中原本九州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舜以爲冀
州南北廣大分渭水爲并州分北京以北爲幽州
以青州越海割遼東地爲營州爲十二州禹平水
復並幽并合于冀州復合營州於青州爲九州武

王伐紂封堯之孫於薊州封召公奭於燕今之北
京為召公之都秦滅六國以燕京為上谷郡項羽
封臧荼都於薊漢時為涿鹿郡漢獻帝時遼東人
公孫度係據燕地曹丕命司馬懿討公孫淵平之
晉惠帝後沒于後趙石勒、敗慕容儁據焉秦苻
堅奪其地後復為慕容垂所得又歸後魏道武帝
為燕郡隋文帝廢郡以其地合涿郡唐高祖合燕
地為幽州總管府玄宗改為范陽軍安祿山以燕
自稱王祿山滅肅宗後為幽州後劉仁恭據燕地
被擒於後唐莊宗及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割此薊

等十六郡以賂遼以報援立之功遼改幽州為南
京幽都又改燕京金滅遼遷都焉元滅金為燕京
路摠管大興府後移都焉大明滅元初都汴京太
宗都燕京清得天下因都焉
都城即元順帝至正四年甲申所築大明太宗永
樂十九年辛丑營作宮闕拓元舊城基而改築之
周四十里城門凡九南曰正陽曰崇文曰宣武東
曰朝陽曰東直西曰阜成曰西直北曰安定曰德
勝重城則大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環都城南隅
屬之東西隅而築焉南重城設五門東西重城各

一门内城九门皆為甕城以蔽護又周而築之為
兩重门矣都城内又有宮城〻〻内有園〻後有
太液池〻内有島名瓊華島萬歲山在太液池上
世傳大明時築土為之者蓋訛也社壇在宮城長
安门南六部百司各以次列為城闕村閭皆因明
時之舊而不改焉

運河元時所鑿也鑿河以前則江南福建及四海
九州進貢之船皆會大江浮海泊通州潞河輸入
北京矣元順帝時始鑿運河引潞河納于都城使
漕船直到北京而納河處兩邊築石如削成使不

歸過洪

浮顛把又爲門內名之曰퍼솨싑過洪內水少則閉閘使不衝出外水多而將溢則亦塞住令不納其制度極奇巧而錄之元所用放閘而不錄焉

玉河其源出宛平縣玉泉山即爲大湖曰裂帛湖又東流至都城西北隅分一派帶繞於都城曰닏河又一枝自城西北隅流城內曰水關再會於東南曰北海子自此穿宮城而入曰裏河因納于皇極殿前繞闕而流復向東南而出曰玉河橋自正陽崇文二門之間從城下水門而出與城河合即玉河復東流繞出重城東門傍城下有大橋跨之

奉聖

曰大通橋流橋下直至通州与潞河合以通漕船又流至高麗庄与桑乾河皆入白河焉又有河兩水河內頗小於玉河矣又有二壕一在宮城西三四里衆水之所會也一在城南卽養獸處也○易水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外東流過于安次縣○蘆溝河其源出代地又名曰小黃河自奉聖州流過宛平縣至都城四十里外 둥마 谷元順帝時鑿吕子爲兩水云（按一統志蘆溝河源出山西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山入宛平縣流出橋下至看丹口分爲二派一流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小直沽入海）

三關曰龍井關曰古北口關曰居庸關天壽山在北一百里自北京至山云其山下有永安城城內有

大明憲宗皇帝陵云覺山仰山香山盧師山平坡山獲天山玉泉山五華山菩薩山翠峰山等諸山皆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內鳳舞龍飛拱揖燕京明解縉有曰北京地形之强儘天下雄偉險要之地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南有大陸之利北有重関天設之險云者是矣

歷代帝王廟在都城西阜城門內大明時則以遼元為胡虜而黜之順治二年添入遼太祖以下本十六位而為二十一位祁享帝臣本三十四人而為三十九人春秋二仲遣官致祭或親臨祭之伏

羲炎帝黃帝爲一室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一室夏禹殷湯周武王漢高帝光武爲一室唐太宗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爲一室宋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爲一室東西廡配各代功臣內風后皐陶龍伯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参周勃爲東廡第一段力牧夔伯伯夷伊尹周公太公方叔蕭何陳平鄧禹爲西廡第一段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許遠韓世忠斛羅斡離不伯顏劉基爲東廡第二段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張巡曹彬岳飛粘沒喝木華黎徐達爲西廡第二段 其享

祀祝畧云年月日皇帝恭遣某謹以牲幣酒醴致
祭于某帝之靈仰惟諸皇帝奉天繼世作爲治法
以安百姓不忘報功享以春秋云云
先聖先師則康熙二十四年始别奉十一位于文
華殿東傳心殿内而祀之伏羲炎帝黄帝帝堯帝
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九位列一行南向周公
左邊西向孔子右邊東向 其享祀祝有曰兩儀既
闢開治道之源千聖同歸立君師之法五帝啓天
回地而繼運三王繼世尚異而功同制禮大備於
周公刪經集成於孔子承修明之後仰想謨典攷

道德之詳述纂學則美墻如見會列聖於一堂烜
至既纘繼炳文於萬世永賴開繼不述陟降肅奠
明禋以冀歆格云、
所謂宗廟則後殿肇祖元皇帝及后中一室興祖
真皇帝及后左一室景祖翼皇帝及后右一室顯
祖宣皇帝及后左二室以上四主皆追崇者也中
殿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中一室太宗文皇帝
孝端文皇后孝章文皇后左一室世祖章皇帝孝
康章皇后右一室康熙帝未及録東西廡配享武王武公
東廡配享者四公三王西廡配享者四公一王宗

廟自正月初七日晝夜燃燈至十七日始滅燈而
廟内殿门則燈一雙兩廡各一燈外大门及左右
门亦然门外又有红门而齋如之前後中殿皆同
東西门亦各點燈蓋佛法也
所謂陵寢肇祖興祖同塋一山在興京西北十餘
里順治八年封為啓運山景祖顯祖同葬一山在
瀋陽東南一百二十里封為積慶山順治十五年
還景祖顯祖之陵葬興京尊興京陵為永陵作綵
宫於陵下以還陵之意立碑紀之太祖陵在瀋陽
東北二十餘里曰福陵封為天柱山太宗陵在瀋

陽西北二十里曰昭陵封爲隆業山世祖陵在遵
化州鳳臺山曰孝陵封爲昌瑞山凡各陵皆有畫
界〻內禁樵牧設寢殿於祭宮之內御榻屛帳衾
褥椅龕凡百器用自工部一依宗廟例備送陵官
則自吏部設郎中一員〻外郎二員讀祝官二員 갈
낟다 讃禮官四員筆帖式八員自兵部設揔管一員
二員八旗章京十六員軍卒八十人又設部
將一員守備二員千揔二員把揔四員軍卒六百
人自內務府設郎中一員〻外郎二員 후의대 二
員太監二十人司茶膳人十三人自鑾儀衛設校

尉二十四人自戶部設마범二人받습고一人各
色軍卒三百二十人云
廟陵兩祭鄙不足記而所以錄之者欲知僭據
中原之跡与夫傳代之次第
祭汴鄭廟皆用樂而皆有樂章冬至祭天於圜丘
宗廟則四時孟月爲時享臘月晦日祫祭墓祭則
各陵臘月晦日淸明日中元日冬至日爲四大祭
又月朔有奠獻萬壽節各陵遣大臣一員上香燭
奠酒果讀祝致祭又於萬壽節遣官致祭于諸神
祠及四嶽廟蓋重其生日而遍祭之者亦胡虜之

本朝也歷代帝王廟及曲阜孔廟皆有享祀之定法又以長白山寧古塔（在白頭山北）之南爲肇起之重地倣五岳禮每年春秋令寧古塔將軍設幕陞祭焉喪禮則皇帝崩則即日百官成服而官員則兜上除纓子婦女則去首飾凡動樽宴必作樂王公以下各員自初日每日再入上香陳饌酒三獻叩頭而出三日而止祭日諸王貝勒貝子公侯妃嬪等各退齋宿於府閣撤無官者使於篤恭殿前齋宿十八日矣後改以二十七日而止王公以下文武官不得舉樂不得嫁娶凡百日在京人民除纓衣

永壽一作寧壽

白二十七日而除不婚姻一月不舉樂百日不得殺雞犬牛羊凡四十九日不得禳禱祭祀凡二十七日

宮室則太和殿正宮外又有乾清宮景仁宮崇乾宮永壽宮並在宮城內而皆順治十二年所建又有離宮在於圓明園暢春而皆在都城外四五十里矣

古跡則周宣王石鼓在於都城內東北崇教坊國子監廟門內而高二尺廣一尺餘其數十其字籀其文頌而字皆漫漶可識者三百二十五字唯一

皷無字云

黄金臺墟在朝陽门内巋然一土阜故上谷郡圖經曰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昔燕昭王置千金臺上以迎天下之士遂名臺曰黄金後人慕其名故燕京亦築此臺在古城内云以此觀之此非燕昭王所築之址矣

簡儀臺在東门五里内元世祖時耶律楚材與郭守敬為觀天之具星辰日月經緯躔輸之度不違分寸神巧奪造化云

宋文天祥之祠在學宫中其地曰教忠坊亭文丞

相死鄰之業市者也

古銅人在太醫院內相傳海潮湧出所獲其中空虛灌以水則水從鍼穴出故尋鍼灸穴時用以考驗者古色蒼然光彩射目云

元時松在國子監彝倫堂前元許衡手植云

古藤在吏部之右藤本蔓延者而此藤獨抽幹直上高千尺廣覆一庭方夏花開則爛若貫珠紅色爛爛清香遠播皇明吏部侍郎吳寬所手植云

元世祖時所作玉皇廟在城中云

兵制則京城內外巡邏參將三員游擊三員東南

西北內外各處守將二十二員左右千摠六員內
城九門、有城門校尉千摠各二員重城七門又
有城門尉城門校各一員千摠各二員每城守卒
都合九百八十名掌巡三府軍合三千三百名內
步兵一千一百騎兵一千二百守京軍兵都合四
千二百八十名漢時南軍北軍唐時府兵衛兵宋
時禁軍廂軍皇明時五軍都督凡軍額摠數皆不
下數万今以四千兵決無守護都城之理或八旗
之在都城者多而但謂此禁軍之數歟八旗外又
有魚皮韃子矣

官制則大槩皆因明制而但名号陞〻多用胡制
有百官志可考繁不可盡記
郡縣則初明太祖都南京即金陵也太宗徙都北
京而治南京如舊南京畿内應天府等十八府皆
有所屬州縣北京畿内順天府等十一府亦皆有
所屬州縣而南京州縣及北京州縣皆屬於京師
六部又分天下為布政司十三省曰山東河南陝
西浙江〻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以統諸府州縣又置都司衛如我國兵使營將等稱府一百
四十州二百十八縣一千一百又有宣慰司招討

司宣武司安撫司之職皆明制而今皆因舊焉
科制則各邑舉子三年一次各會于其布政司試
取皆於八月内定日使者先之大府集其府屬縣
人士試選其文被選者送于布政司試取而一省
所往試者殆至六七千人被選於布政司者謂之
合格登其名於榜謂之舉人各省所選有定數明
年二月各省舉人會北京試于禮部十五日試三
塲畢合試券不下二萬餘定數選三百人始為進
士此本法而今則漸減進士之數不過一百五十
餘人不得參會試者罷歸以待後番會試又有武

進士試才之場選一百人此与皇明科制槩同而其中有選旗下進士旗下舉人之法順治辛卯年間創開使順天府學士者取八旗子弟再選於鄉試及會試定額數出榜矣

風俗則正朝百官入闕朝賀民間趍者禮天地祭祖先往見尊長姻親納刺相拜禮曰拜年爆竹撒之懸燈於空中婦女戴彩勝正朝前後觀燈夜戲飲酒金吾撤巡不禁民間擊太平鼓婦女招朋作羣壽橋而行曰走百病以詩謎貼于壁曰賞燈謎夜以小盞燃燈撒置井竈户閾曰散燈立春前一

日迎春於東郊翌日曉出土牛鞭之作小芝鳩而入屋曰進春自初八日至十七日商賈以花彩珠玉錦綺作燈而賣之謂之燈市二十五日多作餅餌及薏苡飽喫之曰塡倉○二月初二日家〻各羨葱蒜煎油餻以食曰薰虫兒十五日市肆所賣之花自窨中是日始出而列于市則已爛開矣家〻往買之曰花朝○三月三日載酒適野遊讌水邊而歌之男女皆插柳枝而出祭於墓又作紙幡而插於墓○自四月初一日至初八日尋遊寺刹謂之浴佛會自十日至十八日往遊於高梁橋草

橋　云也

橋等勝地○五月端陽日懸艾門上插蒲頭上稱女輩以紙畫符帖之插柳條于頭上曰女兒節是日午時作角黍浸於菖蒲酒合家飲之以雄黃屑塗耳鼻以避虫毒又往祭天壇下馳馬爲戲○六月初六日國家則曬鑾駕民間則晒衣服此月海邊蓮花盛開就花飲酒採蓮而賣之者絡繹焉○七月七日婦女酌水置日下以錦線作針投諸水鍼浮水上察水底鍼影巧則喜不巧則悽焉十五日僧寺則列燈道鬼名盂蘭會民間則祭墓如清明焉○八月十五日祭月而設果餅削瓜

作蓮花狀剪紙作月形向月拜而焚其前撤祭饌
計家中人數而分給焉○九月九日載酒挈榼登
名園陟高阜以遊樂曰登高鄰出嫁女其父母家
卄日迎寧歸故又謂女娘節○十月初一日載五
色紙製男女衣服曰具寒衣又具饌祭其祖而雕
紙楮焚之曰送寒衣或有祭於墓者是日多出錢
鈔銀貨錦布就寺檀施○十一月冬至日百官朝
賀退祭其先祖又懷刺相拜如正朝焉○十二月
初八日藏氷而前期鑿氷卄日納窖以豆果雜穀
作粥早起食之曰臘八粥二十四日祭竈神晦日

拜祭其先世畫像長幼皆就尊長拜之曰辭歲畫鬼貼門上曰桃符燃明松於庭撤祭饌而合家食之曰守歲

婚禮則納幣曰行小茶禮納徵曰行大茶禮其日郎家送花冠首飾彩綺禮幣釵釧羊酒果實之屬貧富隨其勢婚之前日新婦家送粧具婚日親迎同牢婚之翌日見廟婦家就郎家設宴以示新婦供饌之意云今日燕俗唯婚禮近古法矣

喪禮則不待四日而成服不待三月而葬葬之三日祭墓曰煖墓亦虞祭之意也葬畢喪人遍往見

弔者及會葬者家而拜謝之爲死者供僧讀經而
一番費千百云清人則皆火葬或委柩於野過數
三年待其盡朽而燒之云服喪以日易月未有服
三年者廬必寢以白席弔者以白布裹頭矣
蓋自晉惠帝後五胡亂華中原少有釁則外夷敵
生心侵掠之蹂躪之小則據一隅大則奪全幅與
華人混雜或相婚嫁而遺其種或相交遊而染其
習雖世或豁淨而其遺臭餘腥終未能洗掃此末
世所以浸浸然不覺漸入於夷狄之俗也況北京
自晉懷帝時輒爲胡地始於石勒成於元魏濫於

遼金滔天於元至大明雖一洗之而餘風未衰閭
閻之間尚鬼神而崇道佛師儒之席背程朱而尊
釋迦爲朝士者或躬執役事爲軍卒者或踞坐胡
床衣服無等尊卑無辨在府則威儀嚴整在軍則
號令明白而其外則未有次序紀綱小民之喪則
略用斂襲棺槨而不葬埋或棄之水濱或置諸原
上令白骨暴露娶婦之家諸男子嘲戲新婦其容
止也言必搖手點頭怒必蹙口而唾其飮食腥臊
無貴賤尊卑而共啜一器或環坐而食頭無衣無
或嚼而吮之旋磨而使驢行者肩擔而不背負人

々皆以商販爲事雖高官者袖銀秤而親競分釐
此皆明時之俗染於昔日吏狀昔因而不革故也
至於戲新婦之習明楊升庵有曰抱朴子疾謬篇
云世有戲新娘之俗必於衆賓親屬會中以褻語
問新婦而責其答其鄙褻不可忍言或以杖鞭撻
毆迫之或係其足而倒懸之醉客酗酒戲謔不知
限節或有至破傷流血骨肉毀折者可歎之抱朴子言止
此今此俗猶多於世娶婦之家新郎則避匿諸甥
子爭相戲嘲以謔新婦名曰謔親或褰裳而針其
膚或脫履而考其足夫以見于廟之婦把作渏核

市之娼負所謂娛俗也云以上并處說以抱朴子之說觀之不但明時為然自晉時已如此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其俗可怪也中國時猶如此況今日真是胡虜世界復何有可言哉此後雖真天子出若不能痛革丕新一變至道則數千年膏肓之疾未易祛也嗚呼傷矣

中原教俗之未絶者猶多焉稍知禮者則尊長之前必侍立不跪婦女首飾衣服及纏足之法也行必乘車坐必踞椅也逢人問寒暄必擧手而揖也謝必頓首也迎客必先進茶也獻羞略如設饌之

序也言語皆以文字也市肆皆懸旗以表之也屋
樑皆五而制度宏闊也此等類猶有中原昔日威
儀之可證者不可盡記○婦女纏足乃華制也人
家凡生女無貴賤三日既沐浴即以絳帛裹其足
而堅束之到死不得解故女子雖年老其足如孩
兒樣中原遺民至今守其法真㺚則不然矣余因
陋不知此法出於何時問諸舌人舌人曰此法皇
明中葉以後清人猖獗比歲入寇掠去人畜而擄
中女子尤貴所欲者必在於是故作此法使不得
行步以防清人驅去之路云而嘗見楊慎譏俗儒

之拘於禮法者有云近日論者言婦女宜不傳粉不纏足爲是而此則拘於古法故也以此觀之纏足之法似出於皇明以前也且使婦女雖不能行步儻人獨無車馬可以馱去耶爲是而作此法則其計之淺甚矣每見華女其行跉跰若雀步家内咫尺之行甚遲緩公然若被大刑焉無論其始於何代決非先王之美法中華之古制也

中原字音似多可怪者其訛傳明矣今中國字音無入聲又一字多有二字音讀之者恐似非作字辨音之本意也嘗聞先輩儒者之言中原字音廣

虞集歐陽玄

被胡人翻譯太半失真我東字音自崔致雲入華而歸得三代正音蓋崔之入華時正值李唐文章全盛之際其學於而濡染者必不差於古字矣及牧隱入元久在虞道園歐陽圭齋之門學爲文章受其奬譽及還東時有文章送外國之語道園圭齋雖生胡元時而皆文章巨擘兼有學識又皆有中原文學淵源則其教與學也必不謬矣云云蓋我東文章自牧隱傳來其字學亦應不違於古昔然吾東人所讀字音又多有與古韻反切相左者亦安保其全然無訛而意者吾東字學之失真者

尚、不如中原字音之屢被虜譯而訛誤者之爲愈
多也記管見以待知者
地勢則由北京而西南不可詳矣而其三方則略
可領畧天壽山環其北其西支連王屋太行以至
河南界其東支則東走過三河薊州至玉田縣北
爲燕山又東過豐潤至榛子店又分爲兩支其南
支則東過灤州及昌黎縣至碣石山直抵于海其
北支則連燕山之支東過永平至撫寧東直抵山
海關自山海關外連綿東至廣寧西北爲醫巫閭
山自北京至此山皆童濯無草木其間大江以北

太行以東燕山醫閭以南數千里之間爲一大野四面平然東通大海延入廣寧以東海州衛以西遼東以北而曠漭焉即古所云鶴野者也海州衛之東始有鞍山者蔓而之南爲千山自此後重峰疊嶂如列劍豎戟如圍屛環帳東南至鴨綠江東入野人之界蓋自石門嶺之南山多樹木水亦澄清矣自鴨江其名之以河者皆小川也雨則漲旱則涸唯滹沱河灤河三义河爲大其次遼河白河大凌河小凌河太子河八渡河也自北京至通州土色微黃雜細沙而稍生地也過通州後則大

抵皆沙土而自到河以南多水田種稻秔土且膏腴自徐州以北則無水田云遼東以東天氣晩熱早寒五穀不成唯黍与蜀黍可成且截中其山則赭其川則濁其地則沙而田縣瘠薄故穀貴人物之繁盛樓榭之宏壯市肆之殷富自皇明時不及南京蘇州萬萬云

法制則燕法嚴密不泄固不可詳探而但內實緩刑罰輕徭役薄稅斂規模頗寬大而外則嚴秘積密惴惴若有不得相語之風殆如嬴秦之法此真未可知也但有一法頗好十月初一日這秋市直

三月初一日定春市直而隨其年之豐凶穀之貴
賤以酌定之故無太貴太賤之弊焉
凡大夫士禁殉葬而唯婦女願殉其夫者又許其
正妻因即旌其門而褒之妾則不許殉焉
頒曆于十月朔日欽天監設黃卓子於各殿門外
百官朝服序立而受之
兵力則真達外雖壯健強悍而其勁強精猛實不
及漢人〻〻中江南兵尤強云雖以性行風習觀
之清人則箇〻壯實初似暴悍其實虛怯江南人
則纖小精緊狡猾險毒不待兩陣相臨交鋒刃決

勝負而其氣像可知矣○天下強兵惟朝鮮及日本爲最中原則四川兵最勇敢不減朝鮮兵而臨戰愚而直故猶不及我東兵之審形勢識緩急倭子兵則最死謀而但其決勝敗非專係於士卒之勇怯只在用兵者之工拙如何耳我東方內服人心則畏胡虜而西北居民輩則視胡虜甚輕易之若犬羊焉今行每見驛卒馬頭輩待胡人欺侮之少無忌憚能橫行於異類中胡人每陷於其謀其主客大小之勢頗殊而猶如此風氣之強弱於此亦可知自古中國人稱高麗人善戰者蓋有以也

又聞天下之巧詐暴恣未有甚於朝鮮人云地在
天東其亶稟木氣仁弱之性而反常如此又何哉
其性氣之強勁如此若少善訓鍊使為敵死之卒
則以如此之兵何適不克庶可以横行天下而莫
能禦者惜乎我 聖考有志而未展也嗚呼痛矣
嗚呼痛矣
皇帝名允禛康熙帝第四子也初封雍親王乘康
熙帝喪改遺詔自立云蓋癸卯十一月初七日康
熙帝自海子返暢春苑初八日感寒有疾而癒不
甚篤自以享天子位七十年下詔書以十一月十

二日連續頒布于天下十三日朝与內閣大臣等
議畢氣忽昏迷不省大學士以下問疾因問國事
而擧目不能言酉時崩秘不發喪二更以回蹕樣
還于闕十五日大學士 마졔 九門提督及十二王
等相与謀議謂有遺詔扶立新君即雍正帝也始
擧哀二十日頒皇帝即位詔以是多有人言皆謂
改詔奪位十四王允禎者康熙帝之愛子且有民
譽辛丑將兵征 서달 壬寅四月入朝康熙帝復親
給重遣征 서달 癸卯冬康熙帝遘疾之初日以密
詔召之未及入來而康熙帝崩雍正帝即位允禎

因將其兵在外雍正帝慮其不受國命僞爲康熙帝詔書使之入朝既入來謂其違限不即來執而爲罪不即召見使陪留康熙帝所殯景山傷且康熙帝前所給玉璽及密詔允禎並不納言亦不避諱削王爵廢爲庶人云又聞康熙帝時皇長子方因在長安雍正帝既即位即遣十二王放出之皇長子彎弓欲射之十二王惡避以免焉云又言初康熙帝遺詔以十四王嗣位而雍正帝與其黨抹去其十字改以皇字遂自立後因操絕十四王搆以罪不相容云異國秘事得之傳聞者固未可

專信而以龍池ㅈ庭所貼榜文見之其同氣間爭位
相鬩之變則蓋有其苗脉而不可隱也歟○康熙
帝遺詔略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古帝王之治
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爲本務而敬天法祖之
實能懷遠撫邇養育蒼生以同四海之利爲利以
一天下之心爲心保國於未危成治於未亂日夜
孜孜不遑暇逸爲久遠之期而後庶幾近之矣今
朕年至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實賴天地祖宗之默
佑非朕凉德所致歷觀史策自黃帝甲子至今四
千三百五十餘年合三百一帝而如朕久於位者

甚斷朕臨御至二十年時不敢預料至三十年至
三十年時不敢預料至四十年而今已為六十一
年矣洪範稱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列考終命於五者誠以
難得也今朕年躋壽考富有四海子孫一百五十
餘人天下安寧朕之福可謂厚矣即如有不諱心
即泰矣念朕自御極以來雖自謂行教化易風俗
令家給人足而非敢曰上比三代之聖君粗欲致
海內升平人民安樂孜孜汲汲小心恭敬日夜不
遑未嘗少息屢十年盡心竭力如一日焉是豈以

勤勞苦三字所能形容者哉前代帝王或享年不長則史論惟以酒色所致歸咎此皆書生輩好譏議雖能君哲辟亦必求其疵故也今朕爲前代帝王而昭釋之其或不壽者蓋有天下則多事不勝其勞憊之所致也昔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人臣者唯亮能如此爾若帝王則其負重而無可諉任者豈臣下所可比哉臣子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年老則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自可優樂而爲人君者則勤勞一生無少休息之日如帝舜者雖云无爲而治然崩於蒼梧夏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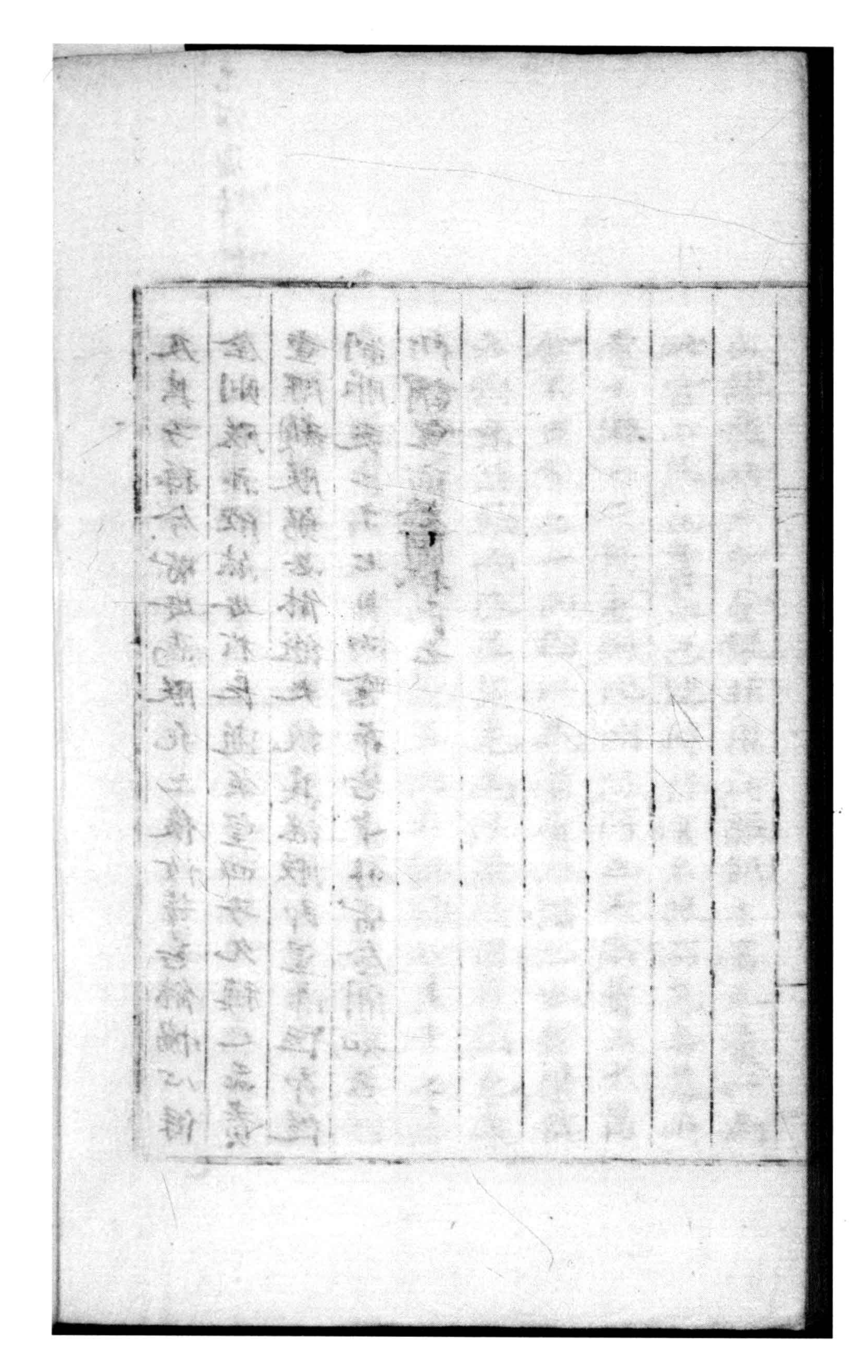
氏手足胼胝竟崩於會稽此皆勤勞政事巡狩四方不遑安處者也豈可謂尚無為淸淨而已而自便宇我易之遯卦論避世隱居之事而六爻之內未嘗語及人君之事可見人君則無休息之地退隱之時也鞠躬盡力者蓋為此也從古得天下以正者無如我朝念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將兵及京城諸大臣皆謂當取而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本非和好今欲取之則頗甚易而但念中國人陛係焉不忍取也還出焉後海賊李自成破京城崇禎帝自縊臣民相率來迎於是誅闖寇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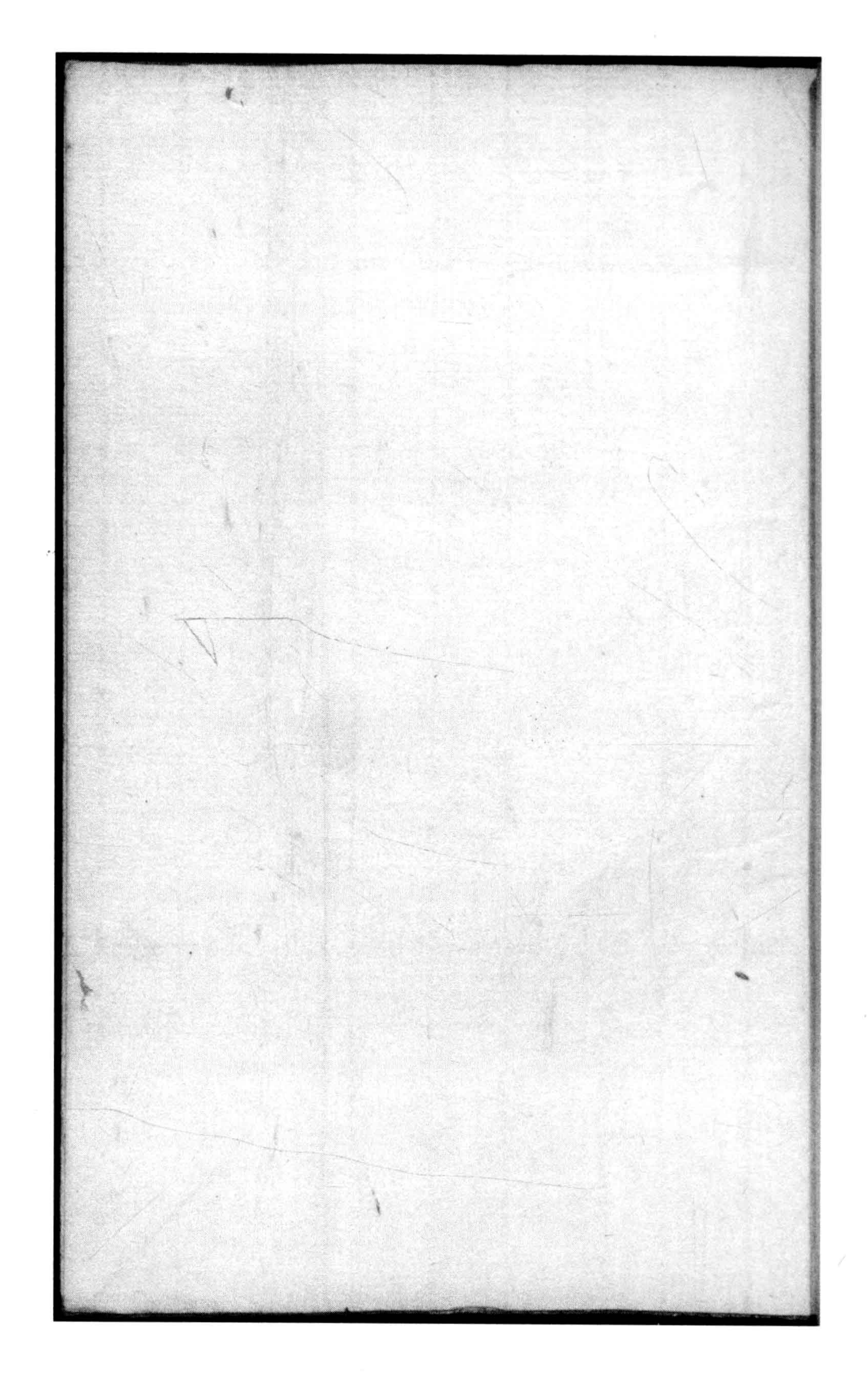
承大統攷典禮而葬崇禎帝昔漢高帝泗上之亭長也明太祖皇覺寺之一僧而項羽起而亡秦天下終歸於漢元末陳友諒之徒蜂起而天下終歸於明我朝則承先代之烈應天順人繼有天下以此觀之亂臣賊子未有不爲眞主驅之者也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也朕幼而讀書略能通識古今之理又年力少壯時能彎十五石弓射三寸握矢臨陣用兵之事皆所易爲者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淸漢北而皆自我心

出謀發輅户部金銀非用兵賑飢未嘗妄費以為
此皆小民之膏血也巡狩行宫不設彩色每處所
費不過一二萬金則比諸防河之工歲費三十萬
金不百分之一而猶以為靡費而惜之也昔梁武
亦創業英雄而後及年老為侯景所困有餓死臺
城之禍隋文亦創業之主而不能預知其子之惡
竟不得考終此由辨之不早爾朕之子孫百有餘
人朕之年已七十矣大臣諸臣庶官軍民以至宦
寺無不愛惜朕年老近死之人而朕今享壽考以
天年終甚樂而恍焉太祖皇帝之子壽親王
立叶

允作後上下之皆當改王

及其子孫今皆安焉朕死之後汝輩若能協心保
全則朕亦欣然安於長逝矣皇四子允禛人品貴
重深類朕躬必能繼大統其繼朕即皇帝位即從
制服喪二十七日而除布告中外咸令聞知云
所謂皇后綦阿[illegible]氏云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